

談虎集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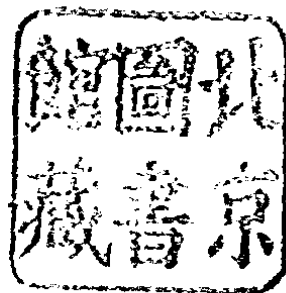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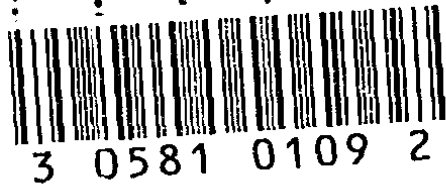
周作人著



848
830-54
3:2

談虎集目錄

雙十節的感想	二九九
酒後主語小引	三〇五
士之盤筵小引	三〇七
小書	三〇九
古文秘訣	三一
新名詞	三一五
牛山詩	三一七
舊詩呈政	三一九
諷理斯的詩	三二三
馬太神甫	三二七



206775



道學藝術家的兩派·····	三三一
風紀之柔脆·····	三三五
薩滿的禮教思想·····	三三九
鄉村與道教思想·····	三四三
王與術士·····	三五五
求雨·····	三六一
再求雨·····	三六五
半春·····	三六七
野蠻民族的禮法·····	三七一
從猶太人到天主教·····	三七五
非宗教運動·····	三八三
關於非宗教·····	三八七

尋路的人·····	三九一
兩個鬼·····	三九三
拈鬪·····	三九七
我學國文的經驗·····	三九九
婦女運動與常識·····	四〇七
論做雞蛋糕·····	四一九
北溝沿通信·····	四二七
抱犢谷通信·····	四三九
訶色欲法書後·····	四四七
訶色欲法附·····	四五三
讀報的經驗·····	四五五
關於重修叢台的事·····	四六三

關於兒童的書	四六七
讀兒童世界遊記	四七三
評自由魂	四七七
希臘人名的譯音	四八三
新希臘與中國	四八九
日本與中國	四九五
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五〇三
日本人的好意	五〇九
再是順天時報	五一五
排日平議	五一九
裸體游行考訂	五二五
希臘的維持風化	五三三

清朝的玉璫	五三七
李佳白之不解	五四一
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	五四三
支那民族性	五四七
支那與倭	五五一
李完用與朴烈	五五七
文明國的文字獄	五六三
夏夜夢	五六九
真的瘋人日記	五八九
雅片祭灶考	六〇五
剪髮之一考察	六一三
後記	六二一

雙十節的感想

本年的雙十節我同一個友人往中央公園去看光社展覽會，一路上遇見好幾件事情，引起了一點感想，現在列記於下，不知讀者中有和我同感者否？

今年的雙十節在北京特別鄭重，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從八日起就挂旗，一直挂了三天，雖然仍舊是些骯髒破爛的五色旗，究竟也表示得鄭重，比平常的國慶日熱鬧得多了。這頗令我喜歡。我初來北京的這一年，正遇見張辯帥，親眼見槍彈從頭上飛過，不知道差了幾個米里密達。今年呢，大家對於這個國旗知道這樣尊重了，即使市民們沒有詩人的熱情，叫牠做情人或阿嬤，總是要挂牠三天了；無論是什麼軍閥，也聲聲口口叫我中華民國了。這樣看來，中華民國——至少

中華民國這個名稱總可以保存，我所最怕的復辟這件事不至於再會發生的了。這是我所以喜歡的原因。

我們走進了中央公園的大門，我很吃了一驚，（我的朋友也說吃了一驚，雖然他的吃驚的原因與我的有點小小不同，）在出入口的中間擺了幾張桌子，上邊堆滿了印刷品，有三位女士（我記得其中有一位是斷髮的，）和兩位先生，在那里很忙地揀集各種印刷品，遞給在旁邊攤着手等着的人們。人類是富於模仿性的，而且老實說，貪得的性又是誰會沒有呢，所以我也走近前去伸出手來，我的朋友自然也伸着手。等了一刻，總算各抓到一把，欣欣然地走進鐵欄門，右邊站着一位警察，吩咐道，「好好兒地收起來，不要丟在地上！」我只答應了一聲「喳！」却不明白他吩咐的意思是在敬惜字紙呢，還是爲什麼。我們既拿到了這個東西，便不去看光社，先找一家茶攤坐下，一

面喝着龍井，把那些紙片細細地研究，纔知道這是三四方面軍團宣傳部的出品，種類甚多，我最運氣，得到十種，我的朋友却只有八種。我的十種可以分作三類，計雙十節類四，閩錫山類五，以及告農民類一是也。關於宣傳文現在且按下不表，單講我吃驚的理由是什麼呢？這並不爲別的，我只覺得這幾位青年似乎都是我的熟人，正如我的朋友所感到的那樣，彷彿覺得這兩位女士說不定就是我們的學生。這當然未必會是真的，總之或者是坐冷板凳太久之故，有點頭腦胡塗了，所以如此錯覺罷，——是的，我後來坐在茶桌傍看走過的一個個的青年又覺得似乎就是在大門口的幾位，於是可以見我老眼的昏迷了。我的朋友說他初看見的時候，想到有一年有青年學生們在太和殿發給傳單之事，所以吃了一驚；不過這一層我却沒有感到，固然是因爲我沒有到太和殿去，一半也因爲我較多世故，知道這是截然兩件事，連聯

想都不想到了。老實說，這是我比我的朋友還要較為聰明的地方。

末了還是去看光社的照相展覽會。在那里與好些藝術家點了頭，剛看到 Dr. Shen 的作品的時候，偶然回過頭去，却不意忽然地「隔着玻璃看見」了牠！（依據嚴侯官英文漢話，「最凡之名」Collective

Noun 爲「罔兩」屬，獨用單數。）從董事會的後窗望出去，在端門的西邊，甬道旁的幾間小屋面前，有一羣人在那里正用晚餐，大抵都穿着長衫，有的帶呢帽，有的頂着瓜皮帽，而流品不齊，看去大都像是店舖的夥計，却來這個處所野餐，這也奇了！難道是趁了國慶節來「辟克尼克」的麼？——非也，有本地的朋友告訴我，這乃是政府的公僕，國民的監督，上海灘上所謂包打聽，而中古英文稱曰 S.D. 者是也。喔，喔，我今天真好運氣，見了好些世面，好物事，而光社展覽品不與焉！原來這是這樣的，下次我在馬君的屋裏遇到書店掌櫃，就

不免要神經過敏，言動要特別謹慎些也不可不知，在書店掌櫃們或者是有點不敬，但我實在覺得有如兩顆蠶豆之不可辨別，爲做明哲起見不得不爾，至於在街上走時滿眼皆是此輩，尤其不敢妄談國事等等，那更是適當的了。

日子過去了，感想也漸淡薄下去了，特別是不愉快的印象，雖然總不會淡薄到沒有。但是好的一方面却比較地長久留存一點：張少帥部下的女宣傳員是剪髮的，宣傳文是白話的，覺得很有一番新氣象，北方的禁剪髮禁白話的政令大約只是所謂舊派的行爲，不見得能夠成功，想到這里彷彿又可以樂觀起來了罷？民國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夜。

回家之後，把宣傳文全套研究了三日三夜，不怕宣傳部列位疑心我要奪佞們的飯碗，我實在覺得不很出色，不很有力。說到這一點，倒不能不推重那日本人的北京漢文報——Notorious的願

天時報。大家知道順天時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機關報，專替本國軍閥政府說話，但爲日支共存共榮計，也肯爲別國反動勢力盡義務，充當名譽（？）宣傳員，到底因爲有教育有訓練的緣故，這些忠義的「外臣」的工作有時竟比內臣還要切實有效。照這幾天的報紙看來，登載「某方消息」多麼起勁，浦口各處據牠說都已克服了，此外某處某處也都「將」佔據了，這都是官報所未見的，而忠勇的順天時報獨能如此竭力效命，豈不殊堪嘉尚麼？該報社長及主筆實在應該各贈勳五位，照洪憲朝某博士例，列爲外臣，與「入籍教授」相對，未始不是熙朝盛事，只可惜袞袞諸公沒有見到，未免有功高賞薄之恨罷了。——我又想到宣傳部招考條例，月薪是二十至七十元，那也未免太少，難怪宣傳成績不很有力，不能與該順天時報相比了。

十四日附記。

酒後主語小引

現時中國人的一部分已發了風狂，其餘的都患着痴呆症。只看近來不知爲着什麼的那種執拗凶惡的廝殺，確乎有點異常，而身當其衝的民衆却似乎很麻木，或者還覺得舒服，有些被虐狂（Masochism）的氣味。簡單的一句話，大家都是變態心理的朋友。我恐怕也是痴呆症裏的一個人，只是比較的輕一點，有時還要覺得略有不舒服；憑了遺傳之靈，這自然是極微極微的，可是，嗟夫，豈知就是憂患之基呢？這個年頭兒，在風狂與痴呆的同胞中間，那里有容人表示不舒服之餘地。你倘若有牢騷，只好安放在肚子裏，要上來的時候，唯一的方法是用水上好黃酒將他澆下去，和兒時被老祖母強迫着吞仙丹時一樣。這個年頭兒真怪不得人家要喝酒。但是普通的規則，喝了酒就會醉，醉

了就會喜歡說話，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只要說的不犯諱，沒有違碍字樣，大約還不妨任其發表，總要比醒時所說的胡塗一點兒。我想爲語絲寫點文章，終于寫不成，便把這些酒後的胡思亂想錄下來，暫且敷衍一下。前朝有過一種名叫茶餘客話的書，現在就援例題曰酒後主語罷。

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燈下記。

土之盤筵

燕巢爲屋木，和土作盤筵。路德廷孩兒詩

有一個時代，兒童的遊戲被看作犯罪，他的報酬至少是頭上鑿兩下。現在，在開化的家庭學校裏，遊戲總算是被容忍了；但我想這樣的時候將要到來，那刻大人將莊嚴地爲兒童築「沙堆」，如築聖堂一樣。

我隨時抄錄一點詩文，獻給小朋友們，當作建築壇基的一片石屑，聊盡對於他們的義務之百分一。這些東西在高雅的大人先生們看來，當然是「土飯塵羹」，萬不及聖經賢傳之高深，四六八股之美妙，但在兒童我相信他們能夠從這裏得到一點趣味。我這幾篇小文，專爲兒童及愛兒童的父師們而寫的，那些「蓄道德能文章」的人們本

來和我沒有什麼情分。

可惜我自己已經忘記了兒時的心情，於專門的兒童心理學又是門外漢，所以選擇和表現上不免有許多缺點，或者令兒童感到生疎，這是我所最爲抱歉的。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

沙堆 (Sand Pile) 見美國霍耳論文，在兒童生活與教育之各方面內。

小書

寒假中整理舊稿，想編一種苦雨齋小書，已成就兩冊，其一是冥土旅行及其他三篇，其二是瑪加爾的夢。重讀冥土旅行一過，覺得這桓靈時代的希臘作品竟與現代的瑪加爾夢異曲同工，所不同者只因科羅連珂會當西比利亞的政治犯，而路吉亞諾思乃是教讀的「哲人」(Sophistes)而已。在人性面前，二千年的時光幾乎沒有什麼威力。然而我們青年非常自餒，不敢讀古典文學，恐怕墮落，如古代聖徒之于女人；有人譯一篇上古詩文，又差不多就有反革命之嫌疑。我想，這其實何至于此呢？據我看來，有些古典文學作者比現在的文士還要更明智勇敢，或更是革命的；我們試翻閱都吉迪台思的歷史，歐利比台思的戲劇，當能看出他們的思想態度還在歐戰時的霍普忒曼諸人之

上，就是一例。中國青年現在自稱二十世紀人，看不起前代，其實無論那一時代（不是中國）的文人都可以作他們的師傅，鍼砭他們淺薄狹隘的習氣。舊時代的思想自然也有不對的，這便要憑了我們的智力去辨別他；倘若我們費了許多光陰受教育，結果還連這點判斷力都沒有，那麼不是這種教育已經破產，就一定我們自己是低能無疑了。

十六年二月十日。

古文秘訣

明陶爽齡著小柴桑誦誦錄兩卷，據自序上說乃「柴桑老人錄所以訓子姪之言也。」其書彷彿模擬顏氏家訓，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著述，十年前在鄉間，很有點「鄉曲之見」，喜歡蒐集明清越人的著作的時候，因為這是陶石梁的著書，又是崇禎八年（1635）刻本，所以從大路口的舊書店裏把他帶回家來了。今天偶然拏出來翻閱，在上卷第五葉看見這一節文章，覺得很有意思。

「元末閩人林鈺爲文好用奇字，然非素習，但臨文檢書換易，使人不能曉，稍久，人或問之，併鈺亦自不識也。昔有以意作草書，寫畢付姪騰錄，姪不能讀，指字請問，佇視良久，恚曰，何不早問？所謂熱寫冷不識，皆可笑。」

我于是想起徐文長的話來了。我見過明刻湯海若的選集兩卷，名曰問棘郵草，是徐渭批釋，張汝霖校的。牡丹亭文章的漂亮大家都是知道的，「良辰美景奈何天」這幾節我幼時還讀熟能背，現在看他的正經詩文却是怎樣地古奧不通。上卷裏有一篇感士不遇賦，都是些怪話，徐文長在題目下批上「逼騷矣」三字，表示稱贊之意，于末後却註上這幾句：

「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語易今語，如論道理却不過只有些子。」

但這決不是什麼貶詞，實在只是發表怎麼作古文的奧義罷了，因為他在篇首眉批中這樣地說過：

「有古字無今字，有古語無今語時却是如此。」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作出古文的人的幾項意見，（1）此刻作文也須如此，因為古時如

此；(2)作文重在古字古語，道理不打緊；(3)其方法則在于以古字易今字。我雖是不會作古文的，却深信這確是向來作古文的不傳之秘法，現在偶然在兩部四庫不收的「閑書」上碰巧發見，從此度得金銀，大家想去逼騷逼杜都沒有什麼困難了。我並不想註冊專利，所以公布出來，聊以嘉惠後學。

末了我因此又得了一個副產物的大發見，便是做古文的都是在作文章而不是說話。我當初以為作古文也是說話，如我們作文的樣子，不過古文家把「噉，劉二，給我拿飯來！」這一句話改作「姿汝劉仲姿盛予」而已，現在纔知道不然：他們如這樣說，並不是真叫是拏飯來，（這樣說時劉二本來也不會懂，）實在只因古人有過這一類的話所以也學說一句。第一個說是說話，是表現意思，無論他用怎樣的詞句；第二個說即是做文章，是猴子學人樣了。我們能夠鑑賞真的古

文，不管他怎麼古，但是見了那些僞古文便滿身不舒服，即使不至于惡心，就是這個緣故。

（十四年三月）

新名詞

革命家主張文學革命，把改造國語的責任分配給文人，其實他們固然能夠造成新文體，至於造出新名詞却大半還是新聞家的事，文人的力量並不很大。然而世上的新聞家大抵與教育家相像，都是有點低能的，所以成績不很高明，有時竟惡俗得討厭。例如「模特兒」與「明星」這兩個字，本是很平常的名詞，一個是說人體描寫的模式，一個是說藝術界的名人，並不限於電影，而且因了古典文學的 *model* 的聯想，又別有一種優美的意味，但經上海的新聞家一用，全然變了意義，模特兒乃是不穿褲的姑娘，當然不限於 *Artistic*（美術習作室）裏，明星則是影戲的女優，且有點兒惡意了。在我們東隣文明先進國的日本，關於這一點也不會表示出多大的進步。十七八年前文學上的

自然主義這名稱，即因道學家的反對而俗化，後來幾乎成爲野合的代名詞，到近來這幾年始漸廢止。一方面英語譯音的新名詞忽然盛行，如新式婦女不稱 *Akarusiki Onna* 而曰 *Modan Gailu*，殊屬惡劣可笑，其他如勞動節之稱 *Meedee*，情書之稱 *Tabuletta* 之類，不勝枚舉，有一種流行的通俗雜誌，其名卽爲 *Kineta*，（大抵是說雜誌之「王」罷？）此種俗惡名詞在社會上的勢力可以想見了。有本國語可用而必譯音，譯又必以英語爲唯一正宗，殊不可解：學會英文而思路不通，受了教育而沒有教化，日本前車之鑒大可注意。近來東大的藤村博士主張中學廢止英文，我極表贊同，雖然這不是治本的辦法，但治本須使大家理性發達，則又是一種高遠的理想，恐怕沒有實現的日子也。

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牛山詩

志明和尚作打油詩一卷，題曰牛山四十屁，這是我早就知道的，但是書却總未有見到，只在履園叢話卷二十一中看見所錄的一首。近來翻檢石成金的傳家寶，在第四集中發見了一卷放屁詩，原來就是志明的原本，不過經了刪訂，只剩了四分之三，那履園叢話裏的一首也被刪去，找不着了。我細看這一卷詩，也並不怎麼古怪，只是所謂寒山詩之流，說些樂天的話罷了。裏邊也有幾首做得還有意思，但據我看來總都不及履園叢話的一首，——其詞曰：

春叫貓兒貓叫春，聽他越叫越精神，
老僧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

我因此想到，石成金的選擇實在不大可靠，恐怕他選了一番倒反把較

好的十首都刪削去了。

(十六年三月)

舊詩呈政

北京近來又有點入於恐怖時代了。青年們怕受無妄之災，皇皇不可終日，只有我們這班老人，不但已經「不惑」，而且也可以知天命了，還能安居于危邦亂世，增加一點閱歷。正想乘天氣陰沈的時候寫一點短文，表示滿足感激之至意，奈腰痛未愈，不能如意，只好重錄七年前的一首舊詩，改換題目上的一個字，算作閒話，聊以塞責云爾。

十六年四月九日。

智人的心算

「二五得一十，」

別人算盤上都是這樣，

算數學上也是這樣。

但是我算來總是十一。

難道錯的偏是我麼？

二十四史是一部好書，

中間寫着許多興亡的事跡。

但在我看來却只是一部立志傳：

劉項兩人爭奪天下，

漢高祖豈不終於成功了麼？

堵河是一件危險的事，

古來的聖人曾經說過了，

我也親見間壁的老彼得被洪水沖去了。

但是我這回不會再被沖去，

我准定抄那老頭兒的舊法子了。

十一年六月二十日舊作。

藹理斯的詩

承衣萍君贈我一本藹理斯小傳，係戈耳特堡 (Isaac Goldberg) 所著，他另有一部大的，這是小藍皮書之第二一三冊，雖只有六十頁，說的頗得要領。我們現在只知道藹理斯的研究批評，他却還做過一部小說，和許多詩。南非女作家須拉納爾 (Olive Schreiner) 曾說藹理斯是在基督與山魈中間的一個交叉，戈耳特堡更確切的說，在他裏邊是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這便是那個在心裏的叛徒，使他做這一首詩紀念俄國女子蘇菲亞貝洛夫斯奇亞 (Sophia Perovskia) 的，蘇菲亞因暗殺事件于一八八一年四月十六日「正法」。詩大意曰，

「她不欲與那些人共其命運，
那些將世界進成罪惡之窩的人們，

但她願意接受他們的報酬，那奇異的王冠的棘刺；
她敢于劈開生命之自由的麵包，
倒出生命之酒來，與人們共飲；
努力賠償了歷代所欠的負債，
直到置了一個札爾於死地，
她死了，爲了生命的緣故。

英雄與烈士仍在愛，在受苦；
正如從地裏的鐵廠出來的火花一般，
他們被投在天空去照那最黑的暗夜。
這歷來如此，也將永久如此，
在這憂患世界的鐵砧上
上帝擱上人心加以槌擊的時候。」

在新民叢報時代，因了世界十女傑的小冊子的傳播，蘇菲亞之名曾膾炙人口，但在近來似乎很少人知道了。記得董秋芳君所譯爭自由的波浪中似有一篇講到蘇菲亞的文章，但也懶得去查了。

十六年四月十日。

馬太神甫

我自己知道不是批評家，同時對於中國的許多所謂批評家也不能有多大的信任。他們只是胡說霸道，他們一無所知，單有著一個「素樸的信仰」(Simple Faith)。讀捷克人揚珂拉夫林所著戈歌里評傳，見記戈歌里晚年迷信馬太神甫的一章裏有這一節話：

「戈歌里從巴勒斯丁回來後，就去親見馬太神甫。伊凡謝格羅夫對於這個名人曾有研究，紀錄二人初見的情形很是奇異，幾乎令人難信。

「你是什麼教？」神甫見戈歌里後嚴厲地問。

「我是正教。」

「你不是新教麼？」

「不，我不是新教。的確不是。我是正教。……我是戈歌里。」
「在我看來你只是一隻豬。你不問我請求上帝的恩惠和我的祝福，你這是算什麼正教徒！」這虔敬的馬太神甫如此回答。

這種記載我們不能無條件地相信。但是，經過謹慎考慮之後，我們可以說，這種情形大抵是會有的。雖然關於馬太神甫傳說不一，我們總結起來可以這樣地說，他是那種原始性格，是用整塊所造成的，他向着一方面走，就只因爲他的內生活遠未分化，還是單純的緣故。這正是他的褊狹，使他的意思與道德方面都能強固。他的意思與道德確是嚴酷的。他獨斷地相信自己，在他的嚴厲的生活上是堅忍的，但他的禁欲主義說不定即是精神上的權力要求的變相。」

這所說的是宗教的狂信者，但在思想文藝方面也同樣地有這種人。馬太神甫對戈歌里所說的幾句話差不多就是現代所謂批評家們共

同的口吻。我真疑惑，是不是當來的文藝與學術真要信仰了。

(十六年二月)

道學藝術家的兩派

我最愛那「不道德」的詩人惠耳倫 (Paul Verlaine)，尤其是法朗西 (Franco) 小說中所描寫的那個老罪人，我真想發命令說，「葛思達斯，進天堂來！」倘若我有這個權力。然而我因此很討厭那道學家，以及那道學的「藝術家」 (Pharisaic "Artists")。這種道學藝術家可以分作兩類，却是一樣的討厭：我所最討厭的東西除了這個之外只有非戲子而喜高聲唱戲的人們了，(但在我耳目所及之外唱着我也不去管他。) 這兩類如具體的說，可以稱作 (1) 情波記派與 (2) 贈嬌寓派。

情波記的著者是什麼人，現在可以不說，因為我們不是在評論個人，只是「借光」請來代表他這一派的思潮。這一派的教條是：假如男女有了關係，這都是女的不好，男的是分所當然，因為現社會許可

男子如是，而女子則古云「傾城傾國」，又曰「禍水」。倘若後來女子厭棄了他，他可以發表二人間的秘密，恫嚇她逼她回來，因為夫為妻綱，而且女子既失了貞當然應受社會的侮辱，連使她失貞的也當然在內。這些態度真不配說有一毫藝術氣，但是十足地道學氣了，道學云者即照社會公衆所規定許可而行，自覺滿足，併利用以損人利己之謂也。所謂拆白黨的存在之理由也即在此，不過他們不自稱藝術家，稍有不同耳。這類情波記派的思想如不消滅，新的性道德難有養成的希望，因為他是傳統的一個活代表。

賄嬌窩的妙詩想大家不會忘記罷？他是傳統的又一個活代表，所以也是真正的老牌道德學家。大家或者要問，那樣猥褻的詩怎樣會是一道學的呢？我說，猥褻我是決不反對的，而且還彷彿有點歡迎的樣子，但是要猥褻得好，即是一則要有藝術趣味，二則要他是反道學

風紀之柔脆

我有一個馬糞紙糊成的小匣，內藏從報紙上剪下的各種妙文，長篇鉅製如聖心主筆之孫文真死矣評，吉光片羽如「該辜鴻銘」之小脚美論，搜羅俱備，以供無聊賴時之消遣與動感情時之取材。今日無事不免又打開來看，却發見了一片不知何年何月的上海報上的小新聞。其文曰，

「查禁女孩入浴堂洗浴」

淞滬警察廳昨發通令云，案據保安隊長陳偉報稱，竊查淞滬城一帶各浴堂，每有十歲上下之女孩，入內洗浴，雖屬年齡幼稚，究屬有關風紀，應請飭區查禁等情據此，除分外，合行通令知照，仰卽油印佈告分貼各浴堂內，一律查禁，仍將辦理情形，具復備查云。」

在咱們「七歲不同席」的禮義之邦這是平常不過的事，本不值得特別剪下保存，但我所佩服者是陳偉隊長的那篇文章：「雖屬年齡幼稚，究屬有關風紀，」說的多麼老鍊圓穩，雖然屬字重出，開紀兩字也失粘，須得改作「究爲紀有風關」纔好。這原是講文章，至於意思則我本來不很懂，因爲風紀是怎樣的東西在我的粗腦裏完全不明白，是屬於物理學的呢，還是屬於化學？真是「黑漆皮燈籠」，胡里胡塗之至。我以前只聽人家說，「某人與某人相好，……：……出了風化案件，」知道男女相好與社會風紀有密切的關係，——怎麼那一面剛配好這一面（即在風紀上）就立刻出毛病這個微妙的感應理由自然終於不大了解，——現在纔知道更神秘了，只要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進浴室去洗澡，於風紀上就發生危險；彷彿這個風紀比以前變成更嫩更脆更易損了。這是什麼緣故？難道風紀經了淞滬警察廳保安隊的嚴密保

護，所以像驕養的小兒一樣愈加怯弱下去的麼？

友人三放君是個老實的紳士，他見我不明白便告訴我說，「這公文的意思並沒有什麼難懂，無非說浴堂裏的男人們看了十歲左右的女孩未免動情，將使他們出去多做壞事，於是而風紀有關了。」我相信他所說是真話，然而這一來却更使我迷惑，因為我還不大相信中國男子墮落至於如此。（這恐怕是我樂天太過之一種毛病。）十歲左右，這豈不是說以十歲為中心，或左而少一歲為九，或右而多一歲為十一乎？雖準之古聖王的禮法已多二以至四歲，早非列入「易損品」內不可，但以常情論之，則渠們實在只是「孩」而女者，並不是「女」之孩者，在常人決不視為性的對象；今使保安隊長之言而信，事實上確與風紀有關，是即證中國人之變態，乃有此種「嗜幼」(Paedophilia)之傾向，如此病的國民其能久於人世乎？吾願此僅係道學家張皇之

詞，其結果只是一個人有點變態，於民族前途尙無大妨礙耳。然而我們上稽古人之傳統，傍考同胞之言行，殊不敢使一人獨負其責，終乃不能不承認中國人之道德或確已墮落至於非禁止十歲左右女孩入浴堂不能維持風紀矣，嗚呼，豈不深可寒心乎哉！

（十四年四月）

薩滿教的禮教思想

四川督辦因爲要維持風化，把一個犯姦的學生槍斃，以昭炯戒。湖南省長因爲求雨，半月多不回公館去，即「不同太太睡覺」，如京副上某君所說。

菲來則博士 (J.G. Frazer) 在所著普須該的工作 (Psyche's Task) 第三章迷信與兩性關係上說，「他們(野蠻人)想像，以爲只須舉行或者禁戒某種性的行爲，他們可以直接地促成鳥獸之繁殖與草木之生長。這些行爲與禁戒顯然都是迷信的，全然不能得到所希求的效果。這不是宗教的，但是法術的；就是說，他們想達到目的，並不用懇求神靈的方法，却憑了一種錯誤的物理感應的思想，直接去操縱自然之力。」這便是趙恆惕求雨的心理，雖然照感應魔術的理論講來，或者該當反

其道而行之總對。

同書中又說，「在許多蠻族的心裏，無論已結婚或未結婚的人的性的過失，並不單是道德上的罪，只與直接有關的少數人相干；他們以爲這將牽涉全族，遇見危險與災難，因爲這會直接地發生一種魔術的影響，或者將間接地引起嫌惡這些行爲的神靈之怒。不但如此，他們常以爲這些行爲將損害一切禾穀瓜果，斷絕食糧供給，危及全羣的生存。凡在這種迷信盛行的地方，社會的意見和法律懲罰性的犯罪便特別地嚴酷，不比別的文明的民族，把這些過失當作私事而非公事，當作道德的罪而非法律的罪，於個人終生的幸福上或有影響，而並不會累及社會全體的一時的安全。倒過來說，凡在社會極端嚴厲地懲罰親屬姦，既婚姦，未婚姦的地方，我們可以推測這種辦法的動機是在于迷信；易言之，凡是一個部落或民族，不肯讓受害者自己來罰這些過

失，却由社會特別嚴重地處罪，其理由大抵由于相信性的犯罪足以擾亂天行，危及全羣，所以全羣爲自衛起見不得不切實地抵抗，在必要時非除滅這犯罪者不可。」這便是楊森維持風化的心理。固然，捉姦的愉快也與妬忌心有關，但是極小的一部分罷了，因爲合法的賣淫與強姦社會上原是許可的，所以普通維持風化的原因多由于怕這神祕的「了不得」——彷彿可以譯多島海的「太步」。

中國據說以禮教立國，是崇奉至聖先師的儒教國，然而實際上國民的思想全是薩滿教的（Shamanistic 比稱道教的更確）。中國決不是無宗教國，雖然國民的思想裏法術的分子比宗教的要多得多。講禮教者所喜說的風化一語，我就覺得很是神祕，含有極大的超自然的意思，這顯然是薩滿教的一種術語。最講禮教的川湘督長的思想完全是野蠻的，既如上述，京城裏「君師主義」的諸位又如何呢？不必說，都

是一窟隴的狸子啦。他們的思想總不出兩性的交涉，而且以爲在這一交涉裏，宇宙之存亡，日月之盈昃，家國之安危，人民之生死，皆繫焉。只要女學生齋戒——一個月，我們姑且說，便風化可完而中國可保矣，否者七七四十九之內必將陸沈。這不是野蠻的薩滿教思想是什麼？我相信要了解中國須得研究禮教，而要了解禮教更非從薩滿教入手不可。

十四年九月二日

鄉村與道教思想

(1)

改良鄉村的最大阻力，便在鄉人們自身的舊思想，這舊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

所謂道教，不是指老子的道家者流，乃是指有張天師做教主，有道士們做祭司的，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平常講中國宗教的人，總說有儒釋道三教，其實儒教的綱常早已崩壞，佛教也只賡了輪迴因果幾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還流行民間，支配國民思想的已經完全是道教的勢力了。我們不滿意于「儒教」，說他貽害中國，這話雖非全無理由，但照事實看來，中國人的確都是道教徒了。幾個「業儒」的士類還是子曰詩云的亂說，他的守護神實在已非孔孟，却是梓潼帝君伏魔

大帝這些東西了。在沒有士類來支撐門面的鄉村，這個情形自然更爲顯著。新隴雜誌裏說，在陝西甘肅住的人民總忘不了皇帝，「你碰見他們，他們不是問道，紫微星什麼時候下凡，就是問道，徐世昌坐江山坐得好不好？」我想他們的保皇思想，並不是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或「三月無君則弔」這些經訓上得來的，他們的根據更只在「真命天子」這句話。這是玄穹高上帝派來的，是紫微星彌勒佛下凡的，所以纔如此尊重！中國鄉村的人佩服皇帝，是的確的，但說他全由儒教影響，是不的確的。他們的教主不是講春秋大義的孔夫子，却是那預言天下從此太平的陳搏老祖。

我常看見宋學家的家庭裏，生員的兒子打舉人的父親，打了之後，兩個人還各以儒業自命，所以我說儒教的綱常本已崩壞了。在鄉村裏，自然更不消說，鄉間有一種俗劇，名叫目連戲，其中有一節曰

張蠻打爹，張蠻的爹說，「從前我打爹的時候，爹逃就完了，現在他打我，我逃他還追哩。」這很可以表示民間道德的頹廢了。可是一面「慎終追遠」却頗考究，對於嗣續問題尤為注意，不但有一點產業的如此，便是「從手到口」的窮朋友，也是一樣用心。新生活二十八期的「一個可憐的老頭子」裏，老人做了苦工養活他的不孝的兒子，他的理由是「倘若逐了他出去，將來我死的時候那個燒錢紙給我呢？」孔子原是說「祭如在」，但後來儒業的人已多回到道教的精靈崇拜上去，怕若敖氏鬼的受餓了。鄉村的嗣續問題，完全是死後生活的問題，與族姓血統這些大道理別無關係了。

此外還有許多道教思想的惡影響，因為相信鬼神魔術奇跡等事，造成的各種惡果，如教案，假皇帝，燒洋學堂，反抗防疫以及統計調查，打拳械鬥，煉丹種蠱，符咒治病種種，都很明顯，可以不必多說

了。但有一件事，從前無論那個愚民政策的皇帝都不能做到，却給道教思想製造成功的，便是相信「命」與「氣運」。他們既然相信五星聯珠是太平之兆，又相信紫微星已經下凡，那時同他們講民主政治，講政府爲人民之公僕，他們那里能夠理解？又如相信資本家都是財神轉世，自己的窮苦因爲命裏缺金，那又怎敢對於他們有不平呢？項羽亡秦，並不因他有重瞳異相的緣故，實在只爲他說，「彼可取而代之！」把自己和秦始皇一樣看待，皇帝的威嚴就消滅了。中國現在到處是大亂之源，却不怕他發作，便因爲有這「命」的迷信。人相信命，便自然安分，不會犯上作亂，却也不會進取；「上等社會」的人可以高枕無憂，但是想全部的或部分的改造社會的人的努力，却也多是徒勞，不會有什麼成績了。

以上是我對於鄉人的思想的一點意見，至于解決的方法，却還沒

有想出。就原始的拜物教的變遷看來，有兩條路：其一，發達上去，進爲一神的宗教；其二，被科學思想壓倒，漸歸消滅。所以有人根據了第一條路，想用基督教來消滅他，這原是很好的方法，但相差太遠，不易融化，不過改頭換面，將多神分配作教門聖徒，事實上還是舊日的信仰。第二條路更是徹底了，可是灌輸科學思想的方法很有應該研究的地方，須得專門的人出來幫助，這一篇裏不能說了。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新生活第三十九期）

(2)

上文是六年前所寫，那一天正是長辛店大戰，槍砲聲震天，我還記得很清楚，至于這是誰和誰打，可是忘記了，因爲京畿戰爭是那麼多，那麼改變得快。什麼都變得快，新生活也早已停刊了，所沒有改變的就只是國民的道教思想。我以前曾指出禮教的根本由于性的恐怖

之迷信，即出于薩滿教，那麼現今軍閥學者所共同提倡的實在也就是道教思想。我擊出舊稿來看，彷彿覺得是今天做的，所以忍不住要重登他一回，不過我的意思略有變更，覺得上文末尾所說的兩種辦法都是不可能的。我要改正的是，「澈底」是決沒有的事，傳教式的科學運動是沒有用的，最好的方法還只是普及教育，訴諸國民的理性。所可惜者，現今教育之發展理性的力量似乎不很可信，而國民的理性也很少發展的希望。我不禁想起英國菲來則（FELTON）教授著普須該的工作（Psyche's Task）裏的社會人類學的範圍文中的話來，要抄錄他幾句。

社會人類學亦稱文化人類學，是專研究禮教與傳說這一類的學問，據他說研究有兩方面，其一是野蠻人的風俗思想，其二是文明國的民俗。他說明現代文明國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蠻風之遺留，也即是現今野蠻風俗的變相，因為大多數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裏還依舊是個野

燈。他說：

『我現在所想說明的是，爲什麼在有可以得到知識的機會之人民中間，會有那各種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迷信遺留著。這理由是如此：那些高等思想，常是發生於上層，還未能從最高級一直浸潤到最下級的心裏。這種浸潤大抵是緩慢的，到得新思想達到底層的時候，（倘若果真能夠達到，）那也已變成古舊，在上層又另換了別的了。假如我們能夠把兩個同國同時代但是智力相反的人的頭揭開來，看一看他們的思想，那恐怕是截不相同，好像是兩個種族的人。有一句話說得好，人類是梯隊式地前進，這就是說，他們的行列不是橫排的，但是一個個的散行進行，大家跟着首領都有若干不同的距離。這不但

是民族中間如此，便是同國同時代的個人中間也是這樣的。正如一個民族時常追過同時的別民族，在同一國家內一個人也不斷地越過他的

同僚，結果是凡能脫去迷信的拘束者成爲民族中的最先進的人，一般走不快的則還是讓迷信壓在他的背上，縛住他的脚。我們現在丟開譬喻，直說起來，迷信之所以遺留者，因爲這些雖然已使國內的明白人感到憎惡，但與別一部分的人的思想感情還正相諧合，他們雖被上等的同胞訓練過，有了文明的外表，在心裏還仍舊是一個野蠻。所以，例如那些對於大逆及魔術的野蠻刑罰，凶惡的奴制，在這個國裏，直到近代還容許著。這些遺風可以分作兩類，卽是公的或私的，換言之，卽看這是規定在法律內，或是私下施行，無論是否法律所默許。我剛才所舉的例是屬於前項的。沒有多久，巫在英國還是當衆活焚，叛逆者當衆剖腹，蓄奴當作合法制度，還留存得長久一點。這種公的迷信的真性質不容易被人發見，正因爲他是公的，所以直到被進步的潮流所掃去爲止，總有許多擁護這些迷信，以爲是保安上必要的制

度，爲神與人的法律所贊許的。

普通所謂民俗學，却大抵是以私的迷信爲限。在文明國裏最有教育的人，平常幾乎不知道有多少這樣野蠻的遺風餘留在他的門口。到了上世紀這才有人發見，特別因了德國格林兄弟的努力。自此以後就歐洲農民階級進行統系的研究，遂發見驚人的事實，各文明國的一部分——即使不是大多數——的人民，其智力仍在野蠻狀態之中，即文化社會的表面已爲迷信所毀壞。只有因了他的特殊研究而去調查這個事件的人，才會知道我們腳底下的地已被不可見之力洞穿得多麼深了。我們似乎是站在火山之上，隨時都會噴出烟和火來，把若干代的人辛苦造成的古文化的宮闕亭院完全破滅。勒南（Renan）在看了巴斯多木的希臘廢廟之後，再與義大利農民的醜穢野蠻相比，說道，「我真替文明發抖，看見他是這樣的有限，建立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上，單

依靠着這樣少數的個人，即使是在這文明主宰的地方。」

倘若我們審查這些爲我國民所沈默而堅定地執守住的迷信，我們將大吃一驚，發見那生命最長久的正是那最古老最荒唐的迷信，至于雖是同樣地謬誤却較爲近代，較爲優良的，則更容易爲民衆所忘却。

……

夠了，抄下去怕要太長了。總之，照他這樣說來，民衆終是迷信的信徒，是不容易濟度的。弗來則教授又說：

「實際上，無論我們怎樣地把他變妝，人類的政治總時常而且隨處在根本上是貴族的。（案我很想照語源譯作「賢治的」。）任使如何運用政治的把戲總不能避免這個自然律。表面上無論怎樣，愚鈍的多數結局是跟聰敏的少數人走，這是民族的得救，進步的秘密。高等的人智指揮低等的，正如人類的智慧使他能制伏動物。我並不是說社

會的趨向是靠着那些名義上的總督，王，政治家，立法者。人類的真正的主宰是發展知識的思想家，因為正如憑了他的高等的知識，並非高等的強力，人類主宰一切的動物一樣，所以在人類中間，這也是那知識，指導管轄社會的所有力。……

這或者是唯一的安慰與希望罷。

民國十五年十月二日，時北京無戰爭。

王與術士

在「此刻現在」這個黑色的北京，還有這樣餘裕與餘暇，拿五六塊錢買一本菲來則（J. G. Frazer）的古代王位史講義來讀，真可以說有點近于奢侈了。但是這一筆支出倘若于錢袋上的影響不算很輕，幾天的燈下的翻閱却也得了不少的快樂。這是一九〇五年在坎不列治三一學院演講的稿本，第三板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說的更爲詳盡，其第一份法術與王的進化兩冊，即是專講這個問題的，但那一部大書我們真是嗅也不敢一嗅，所以只好找這九篇講義來替代，好像是吞一顆戒煙丸。他告訴我們法術（Magic）的大要，術士怎樣變成會長，帝王何以是神聖不可侵犯：簡單的一句話，帝王就是術士變的。這一點社會人類學上的事實給予我們不少的啓示，特別是對於咱們還在迷信奉

天承運皇帝之中華民國的國民。君是什麼東西？我們現在比黃宗羲知道得更明確了。他本來是一個妖言惑衆的道士，說能呼風喚雨，起死回生，老百姓信賴他，又有點怕他，漸漸的由國師而正位爲國君，他的符牌令旗之類就變了神器和傳國之寶。無論如何克聖克神允文允武的皇帝，一經照出原形，也就只是賽康節一流人，雖然或者還可以做軍師，總覺得不配做君師了。君爲臣綱，現在已經過時了，至少在知識階級總要明白這一點。皇帝這東西的發生本來不是偶然的，于當時的文化過程上正是必要而且還很有益的，不過這正如嬰兒的襁褓，年紀稍大的時候便縛手縛脚地不好穿了。著者在第三講裏會這樣說。

「法術的職業既影響及于野蠻社會之制度，大抵統治之權遂歸于最有才能者之手中，此即將權力從多數移轉于一人，亦卽由民衆政治——實乃老人們的少數政治移轉于獨裁政治，蓋野蠻社會率由元老會

議而非以壯年男子全體管理之也。此種改變，無論原因如何，或上代主宰的性質如何，總之是很有益的。君主之興起，在人類脫離野蠻狀態上殆爲一必要的條件。世上更沒有別人像你們所謂民主的野蠻民族那樣爲習俗與傳統所束縛者，也沒有別的社會那樣的進步遲緩困難者。以爲野蠻是最自由的人類的舊說，正與事實相反，野蠻人雖不是一個看得見的主人的奴隸，但對於過去，對於先祖的鬼魂，他是一個完全的奴隸，他們跟住他從生到死，執了鐵棍統治著他。凡他們所做的都是模範，不文的法律，他須得盲目地無言地遵從。所以有才智的人絕無機會可以去改革一點舊習慣。最能幹的人被最弱最笨的拉倒，因爲一個不能升高，一個却可以跌倒，自然以低等的立爲標準。……人羣發展之勢力一旦開始發動，（這是不能永久追壓的，）文明的進步就比較地急速了。一個人崛起握了大權，他便可以在他的一生中成

就好些改革，這在以前就是若干代的時光也還不能做成的；而且假如他是一個特別有智慧精力的人，他也自然會利用這些機會。就是暴君的胡爲亂想也有用處，足以破壞那沉重地壓在野蠻人身上的習慣的鎖鍊。……

這並非過言，上古的專制政治是人類的良友，而且又是，雖然聽去有點似乎古怪，自由的良友。因爲在最絕端的專制，最厲害的暴政之下，比那表面似乎自由，而個人的景况自搖籃以至墳墓全由習俗的鐵模鑄好了的野蠻生活，更有自由行動的餘地，即自由地去想自己的思想，定自己的運命。」

哈利孫女士 (J.F. Harrison) 在她的希臘宗教研究結論中「法術與神皇」這一節裏，也簡單地說及，

「這個改變似乎是一個損失，因爲成人的民主團體的統治換了一

個獨裁君主了。但是歷史到處證明，真的自由在有才能的個人崛起占權時同時發生，全部落的民治只是一個空名，實在乃是元老專政（Gerontocracy）的暴政，幾個老人爲青年們授戒，強迫他們承受部落的傳統。」

元老政治比專制還要有害，在現今高唱聖教，以若干老人統治中國的時代，這句話不出的覺得很是刺耳。在現今我們當然不再夢想明主，但族長更不見得可喜，國民大會也是別一種的元老專政，因爲最弱最笨的正是老人的正統孫子。事實與科學決不是怎麼樂觀的。我讀這本小書也不禁悵然，覺得彷彿背上騎着一個山中老人，有如亞拉伯的水手辛八。

十六年四月二日。

註，水手辛八（Sinbad）的故事見天方夜談，又有單行譯本，名航海遠奇，上海

廣智書局發行，辛八名本此。

求 雨

北京軍民長官率領衆和尚求雨，各報均有記載，順天時報還附有官紳排班長跪的照相，不知意思是美是刺，但總令我聯想起日前該報的衛道特刊卽春丁祭孔的照片來，覺得中日兩國的帝制思想的濃厚了。

宗教的情緒或者是永遠的，但宗教的形式是社會時代的產物，是有變化的。上古時代只有家長是全權的人，那時的宗教也只是法術，他自己便是術士，控制自然以保障生存都是他的事，其中重要的一件也就是「致雨」。帝制成立，致雨的職務歸於酋長，（因為他原是術士變的，）再轉而屬於祭師，宗教代法術而興起，致雨不復全憑「感應術」的原則去搗鼓撒水以象徵雷雨，或用令牌符咒強制執行，却跪

下去叩頭如搗蒜，請求玄穹高上帝開恩，於是由自力的致雨一變而爲完全他力的「求雨」了。當初是家長的觀點，覺得自然或其鬼（*ghost*）都是同他平等的，他有力量可以指揮抵禦他們；後來的觀點乃是臣民奴隸的，鬼神是皇帝的老子，不然也是他的伯叔兄弟，總之都非以主子論不可。帝制在有些地方還存在，有些地方已經廢去了，但牠的影響還是很大，這種主奴關係的宗教觀念十分堅固地存著，日本不必說了，在中國大多數也還相信天帝的攝理與跪拜的效力，——中華民國對於天廷還嚴謹地遵守帝制。（有些青年在名片上印一小制字，那是別一問題，只是小疏忽罷了。）正如中國向來的「會黨」制度大半是在補償崩壞的家族主義的要求一樣，民國以來勃興的同善社一類的東西，據我看來，也多是對於帝制的追慕之非意識的表現，因復辟絕望，只能於現世以外去求滿足，從天上去找出皇帝及其所附屬

的不測的恩威來。我不是非宗教派，但對於這些君主制度的宗教儀式覺得不大喜歡，無論屬於那一教派：這不能應時改善些麼？不能由主僕隸屬而變爲情人似的關係的麼？或者說，宗教的要求第一是卑下。這自然是，但我想情人間卑下有時豈不也很充分，而且還比君臣更天然更澈底。是的，男女間的專制恐怕甚於暴君，但這是兩相情願的，故沒齒無怨；人如有喜歡專制的本能，那麼很可以在這方面去消納，減少社會上帝制的空氣，不亦善哉。

附記，末後所云專制，只是說 *Sadistic* 與 *Masochistic* 之傾向而已。合併聲明。

十六年六月一日。

再求雨

六月三十日世界日報載長辛店通訊：「入夏以來，天旱不雨，弄得秋收無望，昨天長辛店紳商等便聯合各界，求雨三天。求雨的形式，是用寡婦二十四名，童男女各十二名，並用大轎抬了龍王游行，用人扮成兩個忘八，各商家用水射擊他，鼓樂喧天，很是熱鬧。」

前回北京也求過一回雨，形式是用許多紳商排班跪在地上，許多和尚作樂念經，這回所用的更是奇妙了，是寡婦雨打，童男女各一打，忘八一雙，雖然他們的用法未曾說明。案紳商是貴重的東西，長跪乞恩，自是感動天廷，錫予甘霖，理由很是充足，但長辛店的那些傢伙是什麼用意呢？水淋甲魚，大約是古時乞雨用蛇醫的遺意，因為他是水族，多少與龍王放廣有點瓜葛，可以叫他去轉達一聲。那個共

計四打的寡婦童男女呢？我推想這是代表「旱」的罷？經書上說過，「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或者用那一大批人就是表示出這個意思來的？希望江紹原先生於暑假之中分出一部分工夫來研究一下求雨與性的問題，一定會得到很有趣的結果。

十六年七月三日。

「半春」

中國人的頭腦不知是怎麼樣的，理性大缺，情趣全無，無論同他講什麼東西，不但不能了解，反而亂扯一陣，弄得一場胡塗。關於涉及兩性的事尤其糟糕，中國多數的讀書人幾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見女字便會眼角挂落，現出獸相，這正是講道學的自然的结果，沒有什麼奇怪。但因此有些事情，特別是藝術上的，在中國便弄不好了。最明顯的是所謂模特兒問題。孫聯帥傳芳曾禁止美術學校裏看「不穿褲子的姑娘」，現在有些報屁股的操觚者也還在諷刺，不滿意於這種誨淫的惡化。維持風教自然是極不錯的，但是，據我看來，他們似乎把裸體畫與春畫，裸體與女根當作一件東西了，這未免使人驚異他們頭腦之太簡單。我常聽見中流人士稱裸體畫曰「半春」，也是一證，

不過這種人似乎比較地有判斷力了，所以已有半與不半之分。最近在天津的報上見到一篇文章，據作者說，描畫裸體中國古已有之，如雜事祕辛即是，與現代之畫蓋很相近云。我的畫史的知識極是淺薄，但據我所知道却不會聽說有裸體畫而細寫女根的部分者。在印度的瑜尼崇拜者，以及，那個，相愛者，那是別一個問題，可以不論；就一般有教養的人說起來，女根不會算作美，雖然也不必就以爲醜，總之在美術上很少有這種的表現。率直地一句話，美術上所表現者是女性美之裸體而非女根，有魔術性之裝飾除外，如西洋通用的蹄鐵與前門外某銀樓之避火符。法國文人果爾蒙（Remy de Gourmont）在所著戀愛的物理學第六章「雌雄異形」之三中說，

「女性美之優越乃是事實。若強欲加以說明，則在其唯一原因之線的勻整。尚有使女體覺得美的，乃是生殖器不見這一件事。蓋生殖

器之爲物，用時固多，不用時則成爲重累，也是瑕疵；具備此物之故，原非爲個人，乃爲種族也。試觀人類的男子，與動物不同而直立，故不甚適宜，與人扭打的時候，容易爲敵人所覬覦，在觸目的地位，特有餘賸的東西，以致全身的輪廓美居中毀壞了。若在女子，則綫的諧調比較男子實幾何學的更爲完全也。」

照這樣說來，藝術上裸女之所以爲美者，一固由於異性之牽引，二則因線之勻整，三又特別因爲生殖器不顯露的緣故。中國人看裸體畫乃與解剖書上之局部圖等視，真可謂異於常人，目有X光也。報載清肅王女金芳磨患性狂，大家覺得很有趣味，羣起而談，其實這也何足爲奇，中國男子多數皆患著性狂，其程度雖不一，但同是「山魈風」(Satyriasis)的患者則無容多疑耳。

(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野蠻民族的禮法

三年前的筆記裏有這樣的一條，係閱英國第來則所著普須該的工作 (Frazer, *Psyche's Task*) 時所記之一：

『野蠻禮法對於親屬有規避之例。非洲班都諸部落男子避其妻母，併及妻黨，不得相見；此外瑪撒等諸族亦然。美洲加里福尼半島及智利土人，英屬幾尼亞之加列勃人等亦同，妻黨之外併及中表，唯以異性爲限，蘇門答臘土人亦避妻黨；其意蓋以防微杜漸，著者故以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解之也。班都族之亞康巴人又父避其女，自女成人時始，至嫁後乃止；蘇門答臘之魯蒲人翁媳不相見；加羅林羣島土人則父女母子兄弟姊妹互避，不同坐，不共杯盞，男子長成則外宿 (未婚男子公共宿所) 中；黑島羣島之少年亦居外舍，避其母及姊

妹，互避名字，併名之部分（非名字而中含有其一部分的一切言詞）亦諱之，母子食不授受，置地令自取；又蘇門答臘之巴爾達人規避之例亦同。著者引其所著族徽與外婚（Totemism and Exogamy）云，「巴爾達人規避之俗，非出于道德之整肅，正由于道德之頹弛；巴爾達人以爲男女獨遇，卽成私通，……荷蘭教士報告中曾云，此種規則雖跡近荒謬，但在其地實爲必要。」案中國古時所定男女七歲異席，授受不親，併考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文，禮俗亦正相近，又今婦女亦尙多諱言其名，當亦因名爲身之一部，准感應魔術由偏及全之律，易于因緣爲奸耳。」

這篇筆記我本來沒有發表的意思，近來看見浙江省議會裏什麼人的一篇查辦第一師範男女共學的計畫的議案，竭力主張男女的隔離，我所以將各地規避的成例介紹給他們，以供參考。倘若他們承認這辦

法在中國「實爲必要」如荷蘭教士所說，那我也不同他們多辯，不過最後要重複申明一聲，那些實行男女隔離的模範禮法的是蘇門答臘的土人們呵。

以上是民國九年冬天所寫，登在新青年八卷五號上面，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到了此刻現在，在寫筆記的十年之後，覺得這種禮法在中國實是必要，所以不辭重複再行公布一次，——這回却是一點都沒有諷刺之意，確是老老实實地，因爲，我想，中國人豈但只是蘇門答臘的土人們而已呢？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從猶太人到天主教

「她走到她父親的園裏，

摘下一個又紅又綠的蘋果，

擊這誘那可愛的休公子，

誘他進到屋裏。

她引他走過一重暗門，

一重重地走過了九重，

她把他放在一張棹上，

像一隻豬似的宰了他。

最初流出濃濃的血，

隨後流出了那稀薄的，

隨後流出心裏的鮮血，
裏邊再也沒有餘留了。

她用一餅鉛箔捲了他，
叫他好好地睡着，

她把他拋在聖母井裏
有三十丈深的井裏。」

這是英國敘事民歌休公子 (The Hero) 的第六至九節。全篇共十七節，說林肯地方有童子二十四人在那裏拍球，球落在猶太人家裏，你進去，被猶太人殺死，其母求得死體葬之，寺鐘自鳴，空中聞誦經聲云。第十三節敘老母覓子處，語頗淒楚，最爲世所知：

「她走到猶太人的園裏，

猜他在採摘薺菜，——

倘若你在這裏，我的休兒呵，

請你對我說話。」

據說這是一二五五（南宋理宗寶祐三年）的事情，英詩人屈塞（Chaucer）在坎忒伯利故事中又借了尼公的口講過一遍，更使他有名了。這篇故事常作文學看，頗有趣味，但裏邊却含有一個極野蠻的迷信。猶太人謀殺休公子，到底爲什麼呢？有人說是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以侮弄基督，但普通則說是殺了童子瀝取鮮血，當作逾越節的羔羊用。大家知道埃及記上說起，耶和華除滅以色列人的仇敵，叫他自己的人民用羊血塗門爲記，他就逾越過去，不加災害，以後每年舉行這個節日，這一回不過輪到休公子身上，做了無辜的羔羊的替身罷了。這小小一件事不打緊，在事實上却發生了不少之悲劇，歐洲有些半開化的地方如何加利俄羅斯之類，直到近來還相信猶太人要攬去

基督教的童男女瀝血祀神，引起許多次反猶太的慘殺行爲。猶太人在上古時代究竟是否用人于社，我不知道，或者用過也難說吧，但中世紀以來似乎沒有這回事，至少在被虐殺的這幾回總沒有證據，這個責任是完全在迫害基督教徒的人的肩上。

基督教是博愛的宗教，但他有一個古老的傳統，上帝有時候還很嚴厲，而且同戲劇上缺少不得淨丑一樣，又保存着一位魔鬼，于是而邪術與聖道對立，變成文化上的一個大障礙。出埃及記二十二章十八節說，「行邪術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相信有邪術，自然就有反邪術之運動，然而其實他的醜惡也並不下于邪術，倘若說世界上真有邪術。據英國勒吉（W. E. Lecky）說，法國宗教審問所曾在都魯思將行邪術者四百人同時正法，義大利珂摩省內一年內計共殺一千人，日內瓦地方則在三個月內將行邪術者五百人活焚云。從這一筆總賬上看起

來，相信猶太人要刺休公子的血而加以私刑這一件事不但很不重要，而且也還可以算是當然的了。

世界總是在進化的，近二三百年來思想解放，學術發達，宗教上的迷信也消散，發現其博愛的本色，現代的基督教已經與中世紀的很有些不同了。但是運命是最奇妙的東西，以前說鄉下的低能老婆子或猶太人行邪術去搜來燒死的人現在却反被指為行邪術，引起極大的反對了：「洋鬼子」挖心肝眼珠做藥的傳說在中國流傳了幾十年，直到現在還發出福州天主教士殺孤兒熬藥的新聞，不但本地學生界都相信以至發生直接行動，就是北京的新聞界也似乎深信不疑，登載紀事以及論說，表示憤激之意。這件事實在太妙了。我們如回想基督教在中世紀的狂信的迫害，看到現在翻過來倒受了不白的惡名，正合于「請君入甕」這一句老話，或者也覺得好玩，但是以我的常識（這自然也

有失敗的時候）看來總不能相信現代基督教徒真會有蒸「孤兒露」的事情！一面因為同胞還相信人肉可以做藥，又使我感到滿身的不快。相信有邪術的人纔會去處死行邪術者，自己說人家用人肉做藥亦即是自己相信人肉可以做藥。無論「國粹」的醫書上怎樣地稱道天靈蓋紫河車紅鉛等的功用，無論斯威夫忒（Swift）如何勸貧窮的父母把週歲孩子賣給「盒子舖」去而梁山泊也有人肉包子，但我總不相信在現代醫術上孤兒肉會有什麼治病的效力，——如我們外行話不能信用，可以去請問專門的醫學博士。挑了十幾個死尸要進福州城去到底爲什麼，這些死尸到底是否是被謀死的，這些事須得由本地合法的機關切實查明，纔能明了真相，此刻不能速斷，但是拳匪以前的迷信到現在還是通行，而且還能得到一部分智識階級的信用，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現象，或是不祥之兆。這種故事用作文藝的材料，如希律時代

的「嬰兒殺戮」一樣，未始沒有意思，倘若當作事實，一點不懷疑地
去信用他，中國智識階級的頭腦如不是太幼稚，或者也是太老了罷。

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非宗教運動

這個運動我不知道現在還在否？倘若是有的，我們可以來談談牠；倘若沒有了，我們也不妨來談談牠，反正總是有過的。

他們若是非一切宗教，那也還有風趣，還說得過去，正如哲學的無政府主義一樣，雖然我不明白人的宗教要求是否有一天全會消滅。

他們若是只非一派的宗教，而且又以中外新舊爲界，那麼這只是復古潮流的一支之表現于宗教方面者罷了。

我們最近在北京接到有光紙排印的唐時國師印度密宗不空和尚奉旨所譯護國般若波羅密多心咒，其詞曰，（京音）「阿拉代咖拉代阿拉大咖拉代嗎哈普拉經娘八拉密特蘇哇哈。」據說，「每晨至少虔誦一百另八遍，展轉勸導，免難獲福，功德不可思議。」頒發這些有光

紙傳單的善人居士自然不會含有資本家的色彩，但說合于科學竊恐也是未必。非宗教者對於這些不加一點非難，是否因爲牠（佛教）古而寬容之，雖然本來也是外國的異端。

同善社等等「道教」——非李耳先生的教派，乃用作 Shamanism 的忌義——的復活是大家知道的事實，也不見非宗教者以一矢相加遺。「孔教」也將復活起來了，公私立學校內不久將如教會學校的強迫做禮拜，不但設一兩組「查經班」，還要以經書爲唯一的功課，自小學以至于大學：非宗教者亦有所聞否？羣強報上已記載的很明白，關外已在那里這樣辦了；凡事必由關外而至關內，歷史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這是漢族的醜奴性，）所以孔教也將重由山海關進來無疑。非宗教家與反孔先生于意云何？——吾過矣！使吾言而信，中國的所謂非宗教實卽復古潮流之一支，然則其運動之（非意識的）目的原不過

執戈前驅爲聖教清道，豈有倒戈相向之事耶！中國的非宗教運動卽爲孔教復興之前兆，吾敢提出此大胆的預言與民國十四年內的事實挑戰。

（十四年四月）

關於非宗教

一九二二年春間中國發生非宗教大同盟，有「滅此朝食」等口吻，我看了不以爲然，略略表示反對，一時爲世詬病，直到現在還被……等輩拏來做影射的材料，但是我並不諱言，而且現在也還是這個態度。我以爲宗教是個人的事情，信仰只是個人自由的行動之一，但這個自由如爲政治法律所許可保護，同時也自當受他的節制。一切的行動在不妨害別人的時候可以自由，出了這個範圍便要受相當的干涉，這是世間的通例，我想宗教也就是如此，固不必因爲是宗教而特別優遇，也無須因爲是宗教而特別輕視他。譬如一個人信仰耶和華，在自己的教堂裏祈禱，當然應該讓他自由，但他如在道旁說教，恐嚇誘惑，強勸人入教等，警察就當加以禁止：一個人在家吃三官素，拜

財神菩薩，也可以不問，但他如畫符念咒，替人家治病，或者在半夜三更祭神大放爆竹，那就應帶區究辦了。因為我不是任何宗教家，所以並不提倡宗教，但同時也相信要取消宗教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只想把信仰當做個人的行動之一，與別的行動一樣地同受政治法律的保障與制裁，使他能滿足個人而不妨害別人。前回江紹原君批評馮友蘭博士的人生哲學的時候，我也對紹原說過，我倒是頗贊同馮博士的意見的，所不同者馮博士是以哲學為根據，我只是憑依我這最平凡的一點兒常識罷了。

非宗教者如為破除迷信擁護科學，要除滅宗教這東西本身，沒收教會，拆毀寺廟，那我一定還是反對，還提出我的那中庸為主張來替代這太理想的破壞運動。但是，假如這不算積極的目的，現在來反對基督教，只當作反帝國主義的手段之一，正如不買英貨等的手段一

樣，那可是另一問題了。不買英貨的理由，並不因為這是某一種貨，乃是因為英國的貨，所以不買，現在反基督教的運動如重在當作反帝國主義的手段，並不因為是宗教的緣故而反對他，那麼非宗教的意見雖仍存在，但在這裏却文不對題，一點都用不著了。我們雖相信基督教本身還是一種博愛的宗教，但理論與事實是兩件事，英國自五卅以來，在上海沙基萬縣漢口等處迭施殘暴，英國固忝然自稱基督教國，而中外各教會亦無一能打破國界表示反對者，也係事實，今當中國與華洋帝國主義殊死鬥之時，欲憑一番理論一紙經書，使中國人曉然于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之本係截然兩物，在此刻總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吧。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對於基督教固然不能不說是無妄之災，但是沒有法子，而且這個責任還應由英國負之，至少也應當由歐洲列強分負其責。

我所說的反對基督教運動，是指由政治的見地，由一種有組織的負責的機關破壞或阻遏外國宗教團體的事業進行而言，若福州廈門一帶的反教事件，純係愚民的暴動，當然不算在內。說教士毒死孤兒，或者挖了眼睛做藥，都是拳匪時代的思想，現在却還流行著，而且還會佔這樣大的勢力，實在可為寒心。在這一點，現在做政治的反基督教運動的人或者倒不可不多加考慮，這劑劇藥裏的確也不是沒有餘毒。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尋路的人

贈徐玉諾君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現在纔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着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着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着往那裏去，也便是到那裏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我曾在西四牌樓看見一輛汽車載了一個強盜往天橋去處決，我心裏想，這太殘酷了，爲什麼不照例用敞車送的呢？爲什麼不使他緩緩的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走過應走的路程，再到應到的地點，却一陣風的把他送走了呢？這真是太殘酷了。

我們誰不坐在敞車上走著呢？有的以爲是往天國去，正在歌笑；有的以爲是下地獄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們——只想緩緩的走着，看沿路景色，聽人家談論，儘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至於路線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樓往南，或是由東單牌樓往北，那有什麼關係？

玉諾是於悲哀深有閱歷的，這一回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只有他的父親在外邊，此外人都還沒有消息。他說，他現在沒有淚了。——你也已經尋到了你的路了罷。

他的似乎微笑的臉，最令我記憶，這真是永遠的旅人的顏色。我們應當是最大的樂天家，因爲再沒有什麼悲觀和失望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兩個鬼

在我們的心頭住着 *Di Daimone*，可以說是兩個——鬼。我躊躇着說鬼，因為他們並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與惡神，善天使與惡天使。他們或者應該說是一種神，但這似乎太尊嚴一點了，所以還是委屈他們一點稱之曰鬼。

這兩個是什麼呢？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據王學的朋友說人是什麼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們也說憑著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只是那兩個鬼，在那里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却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

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爲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卽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並不走遠，只在街頭街尾探望，他看紳士領了我走，學習對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于擺臭架子，于是他又趕出來大罵道，

oh dansungtzr keh niangsaeh, fauletongz tsern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ung

yuachu 1”（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無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

譯，大意是說「你這混帳東西，不要臭美，肉麻當作有趣。」）這一下之子，棋又全盤翻過來了。而流氓專政卽此漸漸地開始。

諾威的巨人易卜生有一句格言曰，「全或無。」諸事都應該澈底纔好，那麼我似乎最好是去投靠一面，「以身報國」似的做去，必有

發達之一日，一句話說，就是如不能做「受路尼」的無賴便當學爲水平線上的鄉紳。不過我大約不能夠這樣做。我對於兩者都有點捨不得，我愛紳士的態度與流氓的精神。紳士不肯「叫一個鏟子是鏟子」，我想也是對的，倘若叫鏟子便有了市儈的俗惡味，但是也不肯叫作別的東西那就很錯了。我不很願意在作文章時用電碼八三一，然而並不是不說，只是覺得可以用更好的字，有時或更有意思。我爲這兩個鬼所迷，著實吃苦不少，但在紳士的從肚臍畫一大圈及流氓的「村婦罵街」式的言語中間，也得到了不少的教訓，這總算還是可喜的。我希望這兩個鬼能夠立憲，不，希望他們能夠結婚，倘若一個是女流氓，那麼中間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來，給我們作任何種的元首。

(十五年七月)

拈 鬪

近日檢閱舊稿，有我最這一篇小文，前半已經過了時，沒有用了，但後半却還有意思，想保存他，今暫且改錄在這里，作爲一節閒話。

今日在抽屜底裏找出祖父在己亥年（1869）所寫的一本遺訓，名曰恆訓，見第一章中有這樣一節：

「少年看戲三日夜，歸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爲下賤戲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後逢歌戲筵席，輒憶前訓，卽託故速歸。」

我讀了不禁覺得慚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多同無聊人糾纏似的。無論去同正人君子或文人學士廝打，都沒有什麼意思，都是白費精神，與看戲三日夜是同樣的昏愚。雖然我不是什麼賢孫，但這一節祖

訓我總可以也應該身體力行的。讓我離開了下賤戲子，去用我自己的功能。

我的工作是什麼呢？只有上帝知道。我所想知道一點的都是關於野蠻人的事，一是古野蠻，二是小野蠻，三是「文明」的野蠻。我還不曉得是那一樣好，或者也還只好來拈鬮。拈鬮，拈鬮！……不知道是那一樣好。倘若是他的意思，叫我拈到末一個鬮，那麼南無三寶！我又得回到老局面裏去，豈不冤哉。……這且不要管他，將來再看罷。拈鬮，拈鬮！等拈出鬮來再看。我總希望不要拈着第三個鬮，因為那樣做是昏愚。

這是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的話，到現在已經是一年半了。鬮呢，還得重拈。這回我想揀出那第一個來，若是做得到。

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我學國文的經驗

我到現在做起國文教員來，這實在在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古怪的，因為我不但不會研究過國文，併且也沒有好好地學過。平常做教員的總不外這兩種辦法，或是把自己的賅博的學識傾到出來，或是把經驗有得的方法傳授給學生，但是我于這兩者都有點夠不上。我于怎樣學國文的上面就壓根兒沒有經驗，我所有的經驗是如此的不規則，不足為訓的，這種經驗在實際上是誤人不淺，不過當作故事講也有點意思，似乎略有浪漫的趣味，所以就寫他出來，這給孔德月刊的編輯，聊以塞責：收稿的期限已到，只有這一天了，真正連想另找一個題目的工夫都沒有了，下回要寫，非得早早動手不可，要緊要緊。

鄉間的規矩，小孩到了木歲要去上學，我大約也是這時候上學

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燈籠，上書「狀元及第」等字樣，挂生葱一根，意取「聰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課，先生必須是秀才以上，功課則口授鑑略起首兩句，併對一課，曰「元」對「相」，即放學。此乃一種儀式，至于正式讀書，則遲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那一年起頭讀的，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從過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個號叫花騰，是老秀才，他是吸雅片烟的，終日躺在榻上，我無論如何總記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個號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試帖詩云，「梅開泥欲死」，很是神祕，後來終以風狂自殺了。第三個的名字可以不說，他是以殺盡革命黨為職志的，言行暴厲的人，光復的那年，他在街上走，聽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黨進城了！」立刻腳軟了，再也站不起來，經街坊抬他回去；以前應考，出榜時見自己的前一號（坐號）的人錄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沒有

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裏的一株小桂花都拔了起來。但是從這三位先生我都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到了十一歲時往三味書屋去附讀，那才是正式讀書的起頭。所讀的書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約從「無憂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讀起。書房裏的功課是上午背書上書，讀生書六十遍，寫字；下午讀書六十遍，傍晚不對課，誦唐詩一首。老實說，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寬容的，對學生也頗有理解，我在書房三年，沒有被打過或罰跪。這樣，我到十三歲的年底，讀完了論孟詩易及書經的一部分。「經」可以算讀得也不少了，雖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總不會寫，也看不懂書，至于禮教的精義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話，以前所讀之經于我毫無益處，後來的能夠略寫文字及養成一種道德觀念，乃是全從別的方面來的。因此我覺得那些主張讀經救國的人真是無謂極了，我自己就讀過好幾

經，（禮記春秋左傳是自己讀的，也大略讀過，雖然現在全忘了，）總之就是這麼一回事，毫無用處，也不見得有損，或者只耗廢若干的光陰罷了。恰好十四歲時往杭州去，不再進書房，只在祖父旁邊學做八股文試帖詩，平日除規定看綱鑑易知錄，抄詩韻以外，可以隨意看閒書，因為祖父是不禁小孩看小說的。他是個翰林，脾皮又頗乖戾，但是對於教育却有特別的意見：他很獎勵小孩看小說，以為這能使人思路通順，有時高興便同我講起西游記來，孫行者怎麼調皮，豬八戒怎樣老實，——別的小說他也不非難，但最稱賞的却是這西游記。晚年回到家裏，還是這樣，常在聚族而居的堂前坐着對人談講，尤其是喜歡找他的一位堂弟（年紀也將近六十了罷）特別反覆地講「豬八戒」，彷彿有什麼諷刺的寓意似的，以致那位聽者輕易不敢出來，要出門的時候必須先窺探一下，如沒有人在那里等他去講豬八戒，他才

敢一溜烟地溜出門去。我那時便讀了不少的小說，好的壞的都有，看紙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現的意思，這是從此刻纔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記等漸至三國演義，轉到聊齋志異，這自從白話轉到文言的徑路。教我懂文言，併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實在是這聊齋，並非什麼經書或是古文析義之流。聊齋志異之後，自然是那些夜談隨錄等的假聊齋，一變而轉入閱微草堂筆記，這樣，舊派文言小說的兩派都已入門，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叢書裏邊去了。不久而「庚子」來了。到第二年，祖父覺得我的正途功名已經絕望，照例須得去學幕或是經商，但是我都不願，所以只好「投筆從戎」，去進江南水師學堂。這本是養成海軍士官的學校，于國文一途很少緣分，但是因為總辦方碩輔觀察是很重國粹的，所以入學試驗頗是嚴重，我還記得國文試題是「雲從龍風從虎論」，覆試是「雖百世可知也論」。入校以後，一禮

拜內五天是上洋文班，包括英文科學等，一天是漢文，一日的功課是，早上打靶，上午八時至十二時爲兩堂，十時後休息十分鐘，午飯後體操或升桅，下午一時至四時又是一堂，下課後兵操。在上漢文班時也是如此，不過不坐在洋式的而在中國式的講堂罷了，功課是上午作論一篇，餘下來的工夫便讓你自由看書，程度較低的則作論外還要讀左傳或古文辭類纂。在這個狀況之下，就是並非預言家也可以知道國文是不會有進益的了。不過時運真好，我們正苦枯寂，沒有小說消遣的時候，翻譯界正逐漸興旺起來，嚴幾道的天演論，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傑，可以說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時的國文時間實際上便都用在看這些東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譯小說爲最喜看，從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錄止，這其間所出的小說幾乎沒有一冊不買來讀過。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學裏去，一方面又使我漸漸

覺到文言的趣味，雖林琴南的禮教氣與反動的態度終是很可嫌惡，他的擬古的文章也時時成爲惡札，容易致壞青年。我在南京的五年，簡直除了讀新小說以外別無什麼可以說是國文的修養。一九〇六年南京的督練公所派我與吳周二君往日本改習建築，與國文更是疏遠了，雖然曾經忽發奇想地到民報社去聽章太炎講過兩年「小學」。總結起來，我的國文的經驗便只是這一點，從這裏邊也找不出什麼學習的方
法與過程，可以供別人的參考，除了這一個事實，便是我的國文都是從看小說來的，倘若看幾本普通的文言書，寫一點平易的文章，也可以說是有了運用國文的能力。現在輪到我教學生去理解國文，這可使我有點爲難，因爲我沒有被教過這是怎樣地理解的，怎麼能去教人。如非教不可，那麼我只好對他們說，請多看書。小說，曲，詩詞，文，各種；新的，古的，文言，白話，本國，外國，各種：還有一

層，好的，壞的，各種：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學與人生的全體，不能磨鍊出一種精純的趣味來。自然，這不要成爲亂讀，須得有人給他做指導顧問，其次要別方面的學問知識比例地增進，逐漸養成一個健全的人生觀。

寫了之後重看一遍，覺得上面所說的話平庸極了，真是「老生常談」，好像是笑話裏所說，賣必效的臭虫藥的，一重一重的用紙封好，最後的一重裏放着一張紙片，上面只有兩字曰「勤捉」。但是除滅臭虫本來除了勤捉之外別無好法子，所以我這個方法或者倒真是理解文章的趣味之必效法也未可知哩。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

婦女運動與常識

現在的中國人民，不問男女，都是一樣的缺乏常識，不但是大多數沒有教育的人如是，便是受過本國或外國高等教育的人所謂知識階級的朋友也多是這樣。他們可以有偏重一面的專門學問，但是沒有融會全體的普通智識，所以所發的言論就有點莫名其妙，終於成爲新瓶裏裝的陳「的渾」酒。這樣看來，中國人民正是同樣的需要常識，並不限於女子，不過現在因爲在「婦女運動號」上做文章，所以先就女子的方面立說罷了。

婦女運動在中國總算萌芽了，但在這樣胡里胡塗，沒有常識的人們中間，我覺得這個運動是不容易開花，更不必說結實了；至少在中國的男女智識階級沒有養成常識以前，這總是很少成功的希望的。婦

女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呢？大家都知道，因為女子有了爲人或爲女的兩重的自覺，所以纔有這個解放的運動。中國却是怎樣？大家都做着人，却幾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爲是「萬物之靈」的人，却忘記了自己仍是一個生物。在這樣的社會裏，決不會發生真的自己解放運動的：我相信必須個人對於自己有了一種了解，纔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當的人的生活，希臘哲人達勒思（Thales）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已」（Gnothi seauton），可以說是最好的教訓。我所主張的常識，便即是使人們「知道你自己」的工具。

平常說起常識，總以爲就是所謂實用主義的教育家所提倡的那些東西，如寫契據或看假洋錢之類，若是關於女子的那一定是做蛋糕和繡眼鏡袋了。我的意思却是截不相同。女子學做蛋糕原來也是好的，（其實男子也正不妨學做，）但只會做蛋糕等事不能就說是盡了做人

的能事了，因為要正經的做人，還有許多事情應該知道。倘若不然，那麼只能無意識的依着本能和習慣過活，決不會有對於充實的生活的要求了。正常的人生的常識，據我的意見，有這幾種是必要的，分爲五組，列舉於下，併附以說明。

A 具體的科學

○第一組 關於個人者

甲 理論的

乙 實際的

一 人身生理

一 醫學大意

特別注意性的知識

二 心理學

二 教育

○第二組 關於人類及生物者

甲

乙

一 生物學

進化論遺傳論

一 善種學

二 社會學

二 社會科學

文化遠發史

三 歷史

○ 第三組 關於自然現象者

甲

一 天文

實業大要

二 地學

乙

三 物理

四 化學

B 抽象的科學

○第四組 關於科學基本者

一 數學

二 哲學

○ 創造的藝術

○第五組

甲

一 藝術概論

二 藝術史

乙

一 文藝

二 美術

三 音樂

以上開了一大篇賬，一眼看去，彷彿是想把百科知識硬裝到腦裏去，有如儒者之主張通天地人，或者不免似乎有點冥頑，其實是平然的。這個計畫本來與中學課程的意思相同，不過學校功課往往未却原

意，變成專門的預備，以致互相妨礙，弄得一樣都沒有成績；現在所說的却是重在活用，又只是一種大要，所以沒有什麼困難而有更大的效果。譬如第一組的人身生理，目的是在使學者知道自身的構造與機能，不必一定要能諳記全身有幾塊骨頭等，只要了解大體，知道痰不能裹食，食不能裹火，或者無論怎樣「靜坐」，小肚裏的氣決不會湧上來，從頭頂上鑽出去，那就好了。能夠有善於編輯的人，儘可以在一百葉的書裏說明生理的基本事件，其餘的或者還可簡短一點，所以這繁多的項目也不成問題的了。

第一組的知識以個人本身為主，分身心兩部；生理又應注重性的知識，這個道理在明白的人早已了解，（在胡塗人也終於說不清楚，）所以可以無需再加說明。

第二組是關於生物及人類全體的知識，一項的生物學敘述生物共

通的生活規則，以及進化遺傳諸說，併包含普通的動植物及人類學（形質方面的）。二項社會學即總括廣義的人類學與民俗學，實即為人類文化的研究，凡宗教道德制度技術一切的發達變遷都歸納在內，範圍很是廣大，其專事紀錄者為歷史。以上兩組的知識最為切要，因為與我們關係至為密切，要想解決切身的重要問題，都非有這些知識做根抵不可。譬如有了性的知識可以免去許多關於性的黑暗和過失；有了文化史的知識，知道道德變遷的陳跡，便不會迷信天經地義，把一時代的習慣當作萬古不變的真理了。所以在人生的常識中，這兩組可以算是基本的知識。

第三組是關於天然現象的知識，第四組是科學的基本知識，可以不加說明。以上四組分為A B兩部，都是科學知識，他們的用處是在於使我們了解本身及與本身有關的一切自然界的現象，人類過來的思

想行爲的形跡，隨後憑了獨立的判斷去造成自己的意見，這是科學常識所能夠在理智上給予我們的最大的好處了。

第五組特別成爲一部，是藝術一類，他們的好處完全是感情上的。或者有人疑惑，藝術未必是常識裏所必需的東西，但我覺得並不如此。在全人生中藝術的分子實在是很強的，不可輕易的看過。我曾在北京女高師週刊上一篇文章裏說過：「我們的天性欲有所取，但同時也欲有所與；能使我們最完全的滿足這個欲求的，第一便是文學。我們雖然不是文學專家，但一樣的有這欲求；不必在大感動如喜悅或悲哀的時候，就是平常的談話與訪問，也可以說是這個欲求的一種明顯的表示，因爲這個緣故，文學於我們，當作一種的研究以外，還有很重要的意義與密切的關係，因爲表現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們的現代生活裏是極重要的一部分。」雖然所說的只是文學，本來可以包括藝

術的全體。所謂藝術的常識並不是高深的鑒賞與批評，只是「將藝術的意義應用在實際生活上，使大家有一點文學的風味，不必人人是文學家而各能表現自己與理解他人；在文字上是能通暢的運用國語，在精神上能處處以真情和別人交涉。」在中國，別的幾組的知識，或者還容易養成，至於這一種却是十分爲難，雖然也是十分需要，因爲向來把藝術看的太與人生遠隔了，所以關於這一項很須注意纔行。

養成這些常識，大抵在中國以外的各國，有適用的書物，沒有什麼困難，但中國便不能如此順遂。書籍中說是沒有一本適宜的，大約並不爲過：生理教科書裏都是缺少一篇的，可以想見科學家對於人身的觀念了。社會學類更沒有一本好書，說也奇怪，除了嚴幾道的一二譯本外竟沒有講到文化發達的書了。愛爾烏特所編的「社會學」在美國雖然怎樣有名，在現在這個目的上是不適用的。我們所要求的是一

種文化史大綱，彷彿威士德瑪克的道德思想的起源與發達，泰勒的原始文化一流的著作，而簡要賅括，能夠使我們了解文化的大概的一部書。別的方面，大約也是這樣。中國不能說是沒有專門學者，本來不應該還有這樣的「常識荒」的現象，但事實總是事實，我們也就不能不歸咎於學者的太專門了，只是攀住了一隻角落，不能融會貫通的一瞥人文的全體，所以他們的見識總是有點枝枝節節的，於供給全的人生的常識不免不甚適合了。在中國沒有這樣的一套常識叢書，也沒有養成全的個人的一種學院的時候，我們這種希望原只能當作理想，說了聊以快意，但如能涉獵外國書物，也可以達到幾分目的。這雖然不是很容易的事，但爲做人的大問題的緣故，不能太辭勞悴了；而且我們也還夢想有好事的人們出來，去擔任編叢書設學院的事，所以這一個養成常識的主張也還不能算是十分渺茫的高調罷。

這一年來，中國婦女問題的聲浪可以說是很高了，不喜歡談戀愛問題的人，也覺得參政之類是可以談的了，但是一方面却又有頑固的反動，以爲女子是天生下來專做蛋糕的，這個道理同火一般的明白，更不成什麼問題。我也承認運動解放的女子裏有多數還未確實的自覺，但對於那些家政萬能的學者更要表示不滿。究竟他們是否多少了解了自己，還是很大的疑問，更不必說知道女子了。我不知道他們根據什麼，（大約是西國的風俗？）便斷定女子只應做蛋糕，尤其不懂有什麼權利要求女子給他們做蛋糕？這真是一個笑話罷了。倘若以爲這是日常生活裏的需要，各人都應知道，那麼也不必如此鄭重的提倡，也不能算作常識的項目，更不能當作人生的最高目的。我希望現在主持婦女運動的女子和反對婦女運動的男子都先去努力獲得常識，知道自己是什麼，人與自然是什麼，然後依了獨立的判斷實做下去，這纔會

有功效。——然而那些「蛋糕第一」的學者們，大約未必肯見聽從，他們大約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是什麼」的了。

(一九二五年一月)

論做鷄蛋糕

近來對於女子教育似乎有兩派主張，一派是叫女學生要專做鷄蛋糕，一派是說不應該做。這兩派的人自然各有理由，不肯相下，現在姑且不去管他，照我個人的意見說來，我却是贊成做鷄蛋糕的。

本來雞蛋糕這東西是點心中頗好吃的一種，從店舖裏買來的一定價錢不很便宜，那麼倘若自己能做，正是極好的事，所以我對於女學生做雞蛋糕學說表示贊成。但是，我得聲明，我不是正統的雞蛋糕學派，因為他們的理由是老爺愛喫鷄蛋糕故太太應做之，說得冠冕一點是夫爲妻綱思想的遺風，這是我所始終反對的。我的主張本來並不限於女子，便是男子也該會做雞蛋糕，不但是雞蛋糕，便是煮飯洗衣男子也該會做，不過現在是談女子教育，所以只就這一方面立論罷了。

我並不是學教育的，也不會熟知中國女子，因此我不能以什麼教育家或是丈夫的資格來陳述她們的缺點，提議教育上的補救方法。我只是以旁觀的地位，就見聞所得，說一句老實話，覺得現代女子的確有一個缺點，即缺乏知識之實用。我決不說世風日下，以為舊婦女比新的要好要能幹；胡塗的經驗與空洞的知識一樣是無用的。若是做真的雞蛋糕等等，多謝有些學校及雜誌的提倡，恐怕新婦女的手段未必怎麼不及她們的老輩，所可惜的是對於人生這一個大雞蛋糕她們也同老姑母們一樣的沒有辦法。我說她們應該懂的是這個雞蛋糕的做法。

處理人生的方案我想是沒有人可以擬定傳授的，須得各自去追求纔對，但是這上面必要的常識却是可以修得。這可以分為普通知識之獲得及其實用來說。在現在這個過渡時代裏，只憑了傳統的指導去生活。固然也還可暫時敷衍過去，不過這不是我所希望於青年男女者，

所以應毋庸議，雖然那種生活法或者倒是頗安全而且舒服的，倘若那個人的個性不大發達，沒有什麼思想。爲現代的新青年計，人生的基本知識是必要的，大要就是這幾種學科：

一，自然科學類，內有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三種。

二，社會科學類，內只人類學一種，但包含歷史等在內。

一眼看去，這都是專門學問，非中學課程中所有，要望青年男女得到這種知識，豈非夢話。這個情形我原是知道的，不過我的意思是只要了解大意便好，並不是專攻深造，大約不是很難的事。我的空想的計畫是，先從生物學入手，明瞭了生物的生理及其一生的歷史，再從進化說去看生物變遷之跡，就此過渡到地質學方面，研究我們所住的這塊地的歷史及現狀，以後再查考地球在太陽系的位置，併太陽系與別的星星的關係，那就移到天文學上去了。這是右翼，左翼是人類

學，青年先從這里知道民族分類的情形，再注意於「社會人類學」的一部分，明白社會組織以及文化道德的發達變遷，於是這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的歷史大旨可以知道了。此外在右翼還可加入理化數學，左翼加入政治經濟，但如有了上邊的基本知識也就足以應用，不但女兒經及其他都用不着，就是不讀聖經賢傳，在一生裏也可以沒有什麼過惡了，這種常識教科書，倘若有適當的人來編，我想不是什麼難事，或者只要二十萬言就可以寫成四本書，此外單行小冊自然愈多愈好。只可惜中國人於編書一事似乎缺少才能，我看了那些刊行的灌輸知識的叢書，對於上面所說的樂觀的話覺得未免有點過分。

我們假定這些知識已經有了，但是如不能利用，還是空的。本來凡有知識無一不是有益有用的，只要人能用他。中國人因為奴性尚未退化，喜因而惡創，善記憶而缺乏思索，雖然獲得新知識也總是堆積

起來，不能活用，古希臘哲人云，「多識不能益智」，正是痛切的批評。據英國故部丘（S. H. Butcher）教授說，希臘的「多識」（Polymathie）一語別有含義，係指一堆事實，記在心裏，未曾經過理知的整理之謂。中國人的知識大抵如此，我常說這好像是一家藥材店，架上許多抽屜貯藏着各種藥品，一格一格的各不相犯，烏頭附子與茯苓生地間壁放着，待有主顧時取用。中國人的腦子裏也分作幾隔，事實與迷信同時並存，所以學過生理的人在講台上教頭骨有幾塊，生病時便相信符水可以止痢，石燕可以催生，而靜坐起來「丹田」裏有一股氣可以穿過橫隔膜，鑽通顱骨而出去了。現在當一反昔日之所為，把所得的知識融會貫通，打成一片，組織起一種自己的人生觀，時時去與新得的知識較量，不使有什麼分裂或矛盾，隨後便以這個常識為依憑，判斷一切日常的事件與問題。這樣做去，雖然不能說一定可以安身立命，

有快樂而無煩悶，總之這是應當如此處，而且有些通行的謬誤思想，如天地人爲三才，天上有專管本國的上帝，地球是宇宙之中心，人身不潔，性欲罪惡，道德不變，有什麼天經地義，等等謬見，至少總可以免除了罷。我對於文明史的研究全是外行，但我相信，凡不必要的束縛與犧牲之減少卽是文明的信徵，反是者爲野蠻。一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下，卽可以道德律的寬嚴簡繁測定之，而性道德之解放與否尤足爲標準，至於其根本緣因則仍在於常識的完備，趣味的高尙，因是而理知與感情均進於清明純潔之域。中國號稱禮教之邦，而夷考其實，社會上所主張的道德多是以傳統迷信爲根基的過去的遺物，（現在亦並不實行，只是借此以文過飾非，或爲做文章的資料，）一般青年却都茫然不知辨別，這是很可歎的事，所以常識之養成在此刻中國實爲刻不可緩的急務，願大家特別注意，不要再沈湎於自己騙自己的

「東方精神文明」的鴉片煙酒裏了。

我臨了重複的說，現代女子的確太缺乏知識，不要說知識實用了。在賢母良妻式的女學校「求學」的女學生，不愁不會做雞蛋糕，但是此外怎樣？結婚，育兒，當然是可能的，向來目不識一丁字的女人不是都能盡職麼？難道這於學問有什麼相干？是的，我要說，什麼事都要學，單憑本能與經驗是不中用的。聖經上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這正是賢者千慮之一失，現在應當倒過來說，未有嫁而後學養子者也。想做賢母良妻之人，不知道女人，男人，與小兒是什麼東西，這豈不是笑話？這個問題說起來很長，與本文只是一部分的關係，現在且不說下去了，只勸告諸君，侯勃忒夫人（Mrs. S. Harport）的兩性志（Sex-lore, A. & C. Black）與兒童志（Child-lore, Methuen & Co.）11

書可以一讀，即使不讀另外關於兩性及兒童心理的書。

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北溝沿通信

某某君：

一個月前你寫信給我，說奮發社週年紀念要出特刊，叫我做一篇文章，我因為其間還有一個月的工夫，覺得總可以偷閑來寫，所以就答應了。但是，現在收稿的日子已到，我還是一個字都沒有寫，不得不趕緊寫一封信給你，報告沒有寫的緣故，務必要請你原諒。

我的沒有工夫作文，無論是預約的序文或寄稿，一半固然是忙，一半也因為是懶，雖然這實在可以說是精神的疲倦，乃是在變態政治社會下的一種病理，未必全由于個人之不振作。還有一層，則我對於婦女問題實在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我于婦女問題，與其說是頗有興趣，或者還不如說很是關切，因為我的妻與女兒們就都是女子，而我

因爲是男子之故對於異性的事自然也感到牽引，雖然沒有那樣密切的關係。我不很贊同女子參政運動，我覺得這只在有些憲政國裏可以號召，即使成就也沒有多大意思，若在中國無非養成多少女政客女豬仔罷了。想來想去，婦女問題的實際只有兩件事，卽經濟的解放與性的解放。然而此刻現在這個無從談起，並不單是無從著手去做，簡直是無可談，談了就難免得罪，何況我于經濟事情了無所知，自然更不能開口，此我所以不克爲薔薇特刊作文之故也。

我近來讀了兩部書，覺得都很有意思，可以發人深省。他們的思想雖然很消極，却並不令我怎麼悲觀，因爲本來不是樂天家，我的意見也是差不多的。其中的一部是法國呂勃（G. Le Bon）著羣衆心理，中國已有譯本，雖然我未曾見，我所讀的第一次是日文本，還在十七八年前，現在讀的乃是英譯本。無論人家怎樣地罵他是反革命，但他所

說的話都是真實，他把羣衆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掣真相來給人看，這實在是很可感謝雖然是不常被感謝的工作。羣衆還是現在最時新的偶像，什麼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應民衆之要求，等千古時之奉天承運，就是真心做社會改造的人也無不有一種單純的對於羣衆的信仰，彷彿以民衆爲理性與正義的權化，而所做的事業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軍。這是多麼謬誤呀！我是不相信羣衆的，羣衆就只是暴君與順民的平均罷了，然而因此凡以羣衆爲根據的一切主義與運動我也就不能不否認，——這不必是反對，只是不能承認他是可能。婦女問題的解決似乎現在還不能不歸在大的別問題裏，而且這又不能脫了羣衆運動的範圍，所以我實在有點茫然了，婦女之經濟的解放是切要的，但是辦法呢？方子是開了，藥是怎麼配呢？這好像是一個居士游心安養淨土，深覺此種境界之可樂，乃獨不信阿彌陀佛，不肯唱佛號

以求往生，則亦終于成爲一個烏託邦的空想家而已！但是，此外又實在沒有辦法了。

還有一部書是維也納婦科醫學博士鮑耶爾（B. A. Bauer）所著的婦女論，是英國兩個醫生所譯，聲明是專賣給從事于醫學及其他高等職業的人與心理學社會學的成年學生的，我不知道可以有那一類的資格，却承書店認我是一個 Sexologiste，也售給我一本，得以翻讀一過。奧國與女性不知有什麼甚深因緣，文人學士對於婦女總特別有些話說，這位鮑博士也不是例外，他的意見倒不受佛洛依特的影響，却是有一點歸依那位性與性格的著者華甯格耳的，這于婦女及婦女運動都是沒有多大好意的。但是我讀了却並沒有什麼不以爲然，而且也頗以爲然，雖然我自以爲對於女性稍有理解，壓根兒不是一個憎女家（Anti-socialist）。我固然不喜歡像古代教徒之說女人是惡魔，但尤不喜歡

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頌揚女人是聖母，這實在與老流氓之要求貞女有同樣的可惡：我所贊同者是混和說，華甯格耳之主張女人中有母婦娼婦兩類，比較地有點兒相近了。這里所當說明者，所謂娼婦類的女子，名稱上略有語病，因為這只是指那些人，她的性的要求不是為種族的繼續，乃專在個人的欲樂，與普通娼妓之以經濟關係為主的全不相同。鮑耶爾以為女子的生活始終不脫性的範圍，我想這是可以承認的，不必管他這有否損失女性的尊嚴。現代的大謬誤是在一切以男子為標準，即婦女運動也逃不出這個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為解放之現象，甚至關於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觀點為依據，贊揚女性之被動性，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實為有失尊嚴，連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認了。其實，女子的這種屈服于男性標準下的性生活之損害決不下于經濟方面的束縛，假如鮑耶爾的話是真的，那麼女子這方面即性的解放

豈不更是重要了麼？鮑耶爾的論調雖然頗似反女性的，但我想大抵是真實的，使我對於婦女問題更多了解一點，相信在文明世界裏這性的解放實是必要，雖比經濟的解放或者要更難也未可知；社會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寬大，性生活也愈健全，而人類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却也最頑固不易變動，這種理想就又不免近于畫夢。

反女性的論調恐怕自從「天雨粟鬼夜哭」以來便已有之，而惜女家之產生則大約在盤古開天闢地以後不遠罷。世人對於女性喜歡作種種非難毀謗，有的說得很無聊，有的寫得還好，我在小時候見過唐代叢書裏的一篇黑心符，覺得很不錯，雖然三十年來沒有再讀，文意差不多都忘記了。我對於那些說女子的壞話的也都能諒解，知道他們有種種的緣由和經驗，不是無病呻吟的，但我替她們也有一句辯解：你莫怪她們，這是宿世怨對！我不是奉「安士至書人生觀」的人，却相

信一句話曰「遠報則在兒孫」，新女性發刊的時候來徵文，我曾想寫一篇小文題曰「男子之果報」，說明這個意思，後來終于未曾做得。男子幾千年來奴使婦女，使她在家庭社會受各種苛待，在當初或者覺得也頗快意，但到後來漸感到勝利之悲哀，從不平等待遇中養成的多少習性發露出來，身當其衝者不是別人，即是後世子孫，真是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怪不得別人，只能怨自己。若講補救之方，祇在莫再種因，再加上百十年的光陰淘洗，自然會有轉機，像普通那樣地一味怨天尤人，全無是處。但是最後還有一件事，不能算在這筆賬裏，這就是宗教或道學家所指點的女性之狂蕩。我們只隨便引佛經裏的一首偈，就是好例，原文見觀佛三昧海經卷八：

若有諸男子 年皆十五六

盛壯多力勢 數滿恆河沙

持以供給女 不滿須臾意

這就是視女人如惡魔，也令人想起華甯格耳的娼婦說來。我們要知道，人生有一點惡魔性，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點神性之同樣地重要。對於婦女的狂蕩之攻擊與聖潔之要求，結果都是老流氓（Pope）的變態心理的表現，實在是很要不得的。華甯格爾在理論上假立理想的男女性（F M），但知道在事實上都是多少雜糅，沒有純粹的單個，故所說母婦娼婦二類也是一樣地混和而不可化分，雖然因分量之差異可以有種種的形相。因為娼婦在現今是準資本主義原則賣淫獲利的一種賤業，所以字面上似有侮辱意味，如換一句話，說女子有種族的繼續與個人的欲樂這兩種要求，有平均發展的，有偏于一方的，則不但語氣很是平常，而且也還是極正當的事實了。從前的人硬把女子看作兩面，或是禮拜，或是詛咒，現在才知道原只是一個，而

且這是好的，現代與以前的知識道德之不同就只是這一點，而這一點卻是極大的，在中國多數的民衆（包括軍閥官僚學者紳士遺老道學家革命少年商人勞農諸色人等）恐怕還認爲非聖無法，不見得能夠容許哩。古代希臘人曾這樣說過，一個男子應當娶妻以傳子孫，納妾以得侍奉，友妓（*hetaira* 原語意爲女友）以求悅樂。這是宗法時代的一句不客氣的話，不合于現代新道德的標準了，但男子對於女性的要求却最誠實地表示出來。義大利經濟學家密乞耳思（Robert Michels）著性的倫理（英譯在現代科學叢書中）引有威尼思地方的諺語，云女子應有四種相，卽是：

街上安詳，（*Matrona in strada,*）

寺內端莊，（*Modesta in chiesa,*）

家中勤勉，（*Massaia n'casa,*）

□□顛狂。(e Matrons in letto.)

可見男子之永遠的女性便只是聖母與淫女（這個佛經的譯語似乎比上文所用的娼婦較好一點，）的合一，如據華甯格耳所說，女性原來就是如此，那麼理想與事實本不相背，豈不就很麼？以我的孤陋寡聞，尚不知中國有何人說過，（上海張競生博士只好除外不算，因為他所說缺少清醒健全，）但外國學人的意見大抵不但是認而且還有點頌揚女性的狂蕩之傾向，雖然也只是矯枉而不至于過直。古來的聖母教崇拜得太過了，結果是家庭裏失却了熱氣，狹邪之巷轉以繁盛；主婦以儀式名義之故力保其尊嚴，又或恃離異之不易，漸趨于乖戾，無復生人之樂趣，其以婚姻為生計，視性為敲門之磚，蓋無不同，而別一部分的女子致意于性的技巧者又以此為生利之具，過與不及，其實都可以說殊屬不成事體也。我最喜歡談中庸主義，覺得在那里也正是

適切，若能依了女子的本性使她平勻發展，不但既合天理，亦順人情，而兩性間的有些麻煩問題也可以省去了。不過這在現在也是空想罷了，我只希望注意婦女問題的少數青年，特別是女子，關於女性多作學術的研究，既得知識，也未始不能從中求得實際的受用，只是這須得求之于外國文書，中國的譯著實在沒有什麼，何況這又容易以「有傷風化」而禁止呢？

我看了鮑耶爾的書，偶然想起這一番空話來，至于答應你的文章還是寫不出，這些又不能做材料，所以只能說一聲對不起，就此聲明恕不做了。草草不一。

十一月六日，署名。

抱犢谷通信

我常羨慕小說家，他們能夠檢到一本日記，在舊書攤上買到殘抄本，或是從包花生米的紙上錄出一篇東西來，變成自己的絕好的小說。我向來沒有這種好運，直到近來纔拾得一捲字紙，

——其實是一個朋友前年在臨城附近撿來的，日前來京纔送給我。這些是些另另碎碎的紙張，只有寫在一幅如意箋上的是連貫的文章，經我點實了幾處，發表出來，併替他加上了一個題目。這是第一遭，不必自己費心而可以算是自己的作品，真是僥倖之至。

這篇原文的著者名叫鶴生，如篇首所自記，又據別的紙片查出他是姓呂。他大約是「肉票」之一，否則他的文件不會掉在失

事的地方，但是他到抱犢谷以後下落終于不明：孫美瑞招安後放免的旅客名單上遍查不見呂鶴生的名字。有人說，看他的文章頗有非聖無法的氣味，一定因此爲匪黨所賞識，留在山寨裏做軍師了；然而孫團長就職時也不聽說有這樣一個參謀或佐官。又有人說，或者因爲他的狂妄，被匪黨所殺了也未可知；這頗合于情理，本來強盜也在擁護禮教的。總之他進了抱犢谷，就不復再見了。甲子除夕記。

癸亥孟夏，鶴生。

我爲了女兒的事這幾天真是煩惱極了。

我的長女是屬虎的。這並不關係什麼民間的迷信，但當她生下來以後我就非常擔心，覺得女子的運命是很苦的，生怕她也不能免，雖然我們自己的也並不好。撫養我的祖母也是屬虎，——她今年是九十

九歲，——她的最後十年我是親眼看見的，她的瘦長的虔敬的臉上絲絲刻着苦痛的痕跡，從祖父怒罵的話裏又令我想見她前半生的不幸。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運命便是我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象。祖母死了，上帝安她的魂魄！如今我有了一個屬虎的女兒，（還有兩個雖然是屬別肖的，）不禁使我悲感，也併不禁有點迷信。我雖然終于是懦弱的人，當時却決心要給她們奮鬥一回試一試，無論那障害是人力還是天力。要使得她們不要像她們的曾祖母那樣，我苦心的教育她們；給她們人生的知識和技能，可以和諧而又獨立地生活；養成她們道德的趣味，自發地愛貞操，和愛清潔一樣；教她們知道戀愛只能自主地給予，不能賣買；希望她們幸福地只見一個丈夫，但也並不詛咒不幸而知道幾個男子。我的計畫是做到了，我祝福她們，放她們出去，去求生活。但是實際上却不能這樣圓滿。

她們嘗過了人生的幸福和不幸，得到了她們各自的生活與戀愛，都是她們的自由以及責任，就是我們爲父母的也不必而且不能管了，——然而所謂社會却要來費心。他們比父親丈夫更嚴厲地監督她們，他們造作謠言，隨即相信了自己所造作的謠言來加裁判。其實這些事即使是事實也用不着人家來管，並不算是什麼事。我的長女是二十二歲了，（因爲她是我三十四歲時生的，）現在是處女非處女，我不知道，也沒有知道之必要，倘若她自己不是因爲什麼緣故來告訴我們知道。我們把她教養成就之後，這身體就是她自己的，一切由她負責去處理，我們更不須過問。便是她的丈夫或情人——倘若真是受過教育的紳士，也決不會來問這些無意義的事情。這或者未免太是烏託邦的了，我知道在智識階級中間還有反對娶寡婦的事，但我總自信上邊所說的話是對的，明白的人都應如此。

文明是什麼？我不曉得，因為我不曾研究過這件東西。但文明的世界是怎樣，我却有一種界說，雖然也只是我個人的幻覺：我想這是這樣的一個境地，在那里人生之不必要的犧牲與衝突儘可能地減少下去。我們的野蠻的祖先以及野蠻的堂兄弟之所以爲野蠻，卽在于他們之多有不必要的犧牲與衝突。他們相信兩性關係于天行人事都有影響，與社會的安危直接相關，所以取締十分地嚴重，有些真出于意表之外。現在知道這些都是迷信，便不應再這樣的做，我想一個人只要不因此而生添痴狂低能以貽害社會，其餘都是自己的責任，與公衆沒有什麼關係。或者這又是理想的話，至少現在難能實現，但文明的趨勢總是往這邊走；或者這說給沒有適當教養的男女聽未免稍早，但在談論別人的戀愛事件的旁觀者不可不知這個道理，努力避去遺傳的蠻風。

我現在且讓一步承認性的過失，承認這是不應爲的，我仍不能說社會的嚴厲態度是合于情理。即使這是罪，也只是觸犯了他或她的配偶，不關第三者的事。即使第三者可以從旁評論，也當體察而不當裁判。「她」或者真是有「過去」，知道過一兩個男子，但既然她的丈夫原許了，（或者他當初就不以爲意，也未可知，）我們更沒有不可原許，並不特別因爲是自己的女兒。我不是基督教徒，却是崇拜基督的一個人：時常現在我的心目前面令我最爲感動的，是耶穌在殿裏「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的情景。「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我們讀到這裏，真感到一種偉大和神聖，于是也就覺得那些一臉凶相的聖徒們並不能算是偉大和神聖。我不能擺出聖人的架子，說一切罪惡都可容忍，唯對於性的過失總以爲可以原許，而且也沒有可以不原許的資格。

那些偽君子——假道學家，假基督教徒，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等，却偏是喜歡多管這些閑事，這是使我最覺得討厭的。假如我有一個敵人，我雖願意和他拼個你死我活，但決不能幸樂他家裏的流言，更不必說別人的事了。你們偽君子平常以此爲樂，到底是什麼意思？你們依恃自己在傳統道德前面是個完人，相信在聖廟中有你的分，便傲慢地來侮蔑你的弟妹，說「讓我來裁判你，」至多也總是說，「讓我來饒恕你。」我們不但不應裁判，便是饒恕也非互相饒恕不可，因爲我們脆弱的人類在這世界存在的期間總有着幾多弱點，因了這弱點，並不因了自己的優點纔饒恕人。你們偽君子們不知道自己也有弱點，只因或種機緣所以未曾發露，却自信有足以凌駕衆人的德性，更處處找尋人家的過失以襯貼自己的賢良，如把別人踏得愈低，則自己的身分也就抬得愈高，所以幸災樂禍，苛刻的吹求，你們的意思就只

是竭力踐踏不幸的弟妹以助成你的得救！你們的仲尼耶穌是這樣的教你的麼？你們心裏的淫念使你對於淫婦起妬忌怨恨之念，要拏石頭打死她們，至今也還在指點譏笑她。這是怎樣可憐憫可嫌惡的東西！你們笑什麼？你們也配笑麼？我不禁要學我所愛讀的小說家那樣放大了喉嚨很命的叫罵着說，

「……………」

這篇東西似乎未完，但因爲是別人的文章，我不好代爲續補。看文中語氣，殆有古人所謂「老牛舐犢」之情，篇名題作抱犢谷通信，文義雙關，正是巧合也。編者又記。

訶色欲法書後

案右文見法苑珠林卷七五，十惡篇六邪淫部二訶欲類中，上頭冠以「佛說日明菩薩經云」六字，查閱藏知津的西土聖賢撰集下，「菩薩訶色欲法，一紙欠，南宜北蕙；姚秦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譯。」這就是上文的來源與說明。我翻印這篇東西的理由第一因為文章實在流暢，話也說的痛快，「不爲此物之所惑也」！這真是擲地作金石聲。第二因為現代似乎頗歡迎「厭女派」(Misogynists)的文章，我也想來介紹一篇，但是終于只找到這篇刊文。我當初在欲海回狂上只見到一部分，很是惋惜，後來在西山養病，得見全豹，便把牠抄了下來，紙尾還有年月的數目「二一七五」，這回居然得到發表的機會，但數目已經是「二五一三〇」了。

我知道這篇色欲法有點訶得太舊，太是寺院氣，現代的厭女哲學最新的是日耳曼派的了。基督教的淨觀已經過了時，雖然牠的影響當然還遺留在人心上，不管是怎麼新教國；馬丁路得反正也是把女人當作夜壺看的。自然，我們所要說的是哲學家，他們的思想頭號新鮮的，例如叔本華呀，尼采呀，還有華甯格耳。房分略遠一點，有擺倫與斯忒林堡，是著名文士，十分厭女人，也是十分喜歡女人的。但是最聞名的祖師總要算叔本華，他的婦女論是現代厭女宗的聖書。

不過，我是有點守舊癖的人，不大喜歡新的，翻板的東西。據他們說，叔本華的厭女哲學全是由于性愛缺陷之反動，好像失戀者的責罵，說得好時可以得人家的同情，却不大能夠說服人，除非是他的同病。叔本華和他母親的關係大家大約是知道的，她雖然沒有像擺倫老太太似的把他的脚拘蹣，却也儘夠不對了：這種情形據心理分析家說

來是于子女有極大不幸的影響的。後來未必全然因為他的貓臉的關係吧，總之他沒有娶妻，但冶游當然是常有的，所以終於患了梅毒，——這件事似乎使他更是深惡痛絕那可憎的女性了。他的前輩特煞特（Desse）侯爵也是如此，因為不幸的結婚與戀愛關係，一變而為現代厭女宗的開山，又是「煞提死木死」（Sattisbum 可譯云「他虐狂」）的代表者。他的著作裏充滿這兩種特色，但是文章似乎不很高明，不甚見知于世，除了那些醫生之流。然而他的思想有些便都傳授給叔本華先生了。據柏林皮膚生殖科醫生醫學博士伊凡勃洛赫在現代的兩性生活上說，婦女論中的意見有許多與特煞特侯爵所說相同，論中最精采的一節，痛嘲女人形體的醜惡云，（借用張慰慈先生譯文）

「祇有那般為性慾所迷的男子才把這一種短小的狹肩膀的，闊大腿的，短小腿的人種叫做優美的女性！」

煞特侯爵在他的小說朱力厄特 (Juliette) 第三卷中說著同樣的話，「從你所崇拜的一個偶像身上脫去了她的衣服。這就是那兩條短而且彎的腿，使你這樣地顛倒昏迷的麼？」他又在一部小說上說，那些能夠斷絕情欲，不與那「墮落的虛偽的惡毒的東西」交接的男子，真是幸福的人。我不說叔本華是抄襲的詩人，但的確覺得他這些思想並不怎麼新奇，雖然因了他的文章總還是值得讀的。他說爲性慾所迷，這實是平凡之至的話。生而爲有性動物的人，有那一件事不含有性慾的影響，就是看花，據赫孫 (W. H. Hudson) 藹理斯 (Havelock Ellis) 等人說，也有性的意味，花色之優劣以肉體聯想爲標準，花香則與性之氣體等相近。人要是不爲她所迷，好似孫猴子想跳出我佛如來的掌心，有點不大容易。在我想來，涅槃之樂還不如喝一杯淡酒，讀兩首贊歎短小腿的人種的詩，不論古今；因爲我是完全一個俗人，凡人。

叔本華據說是熱心于涅槃的，那自然也是很好，中國老小居士知道了，一定要大樂，東方文化去救西洋可見並不始于歐戰之後。（其實，基督教也是我們東方的，更是古已有之。但是此刻現在這且莫談。）那麼，日明師父的確是他的前輩，我們能夠編訂他的文章，抄進這個報裏，可以說也與有光榮焉了罷。

勃洛赫醫生（Dr. Bloch）却聽了勃然大怒，在厭女思想一章中說，「叔本華，斯忒林堡，華甯格耳等，完全與特煞特同一精神，著書宣傳對於女性之輕蔑；這個種子遇見了現代青年却正落在肥地上了。那些年青的傻子便都鼓起了「男性的傲慢」，覺得自己對於那劣性是「精神的武士」了；那些滿足清醒了的蕩子們也來學時髦，說厭女，（當然都是暫時的，）聊以維持他們的自尊。倘若我們要說「生理的低能」，讓我們把這個名稱加在這般討厭的人們身上。正如喬治希耳

特在往自由的路上所說，這樣的男性的狂妄只是精神缺陷症的一種變化。」喔，喔，勃大夫未免太不幽默一點了。我想，隆勃羅所的天才都有點風狂的話是不錯的，但在藝術上這風狂却沒有什麼要緊，而且可以說是好的，因為他能夠給我們造出大藝術來。不過，你自己如不是有點天分而想去學他們，或相信了他們的風話，那就有些危險，與相信普通風子的話沒有多大差別。勃大夫的警告如給這些平凡的讀者，那也是頗有益的，所以把牠抄在這里，要請識者原諒。

喔，在詞色欲法後寫「鞋子話」（用古文寫大約是履言二字）不意竟有本文四倍以上之長，可謂胡塗矣，而且其中頗有「重女輕男」的嫌疑，更屬不合，理合趕緊收束，寫竟如上文。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夜中，登明謹識。

（註）赫孫所說見鳥與人(Birds and Man)一篇講花的顏色的論文。

訶色欲法附

日明菩薩

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者，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乏，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不至。

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矣。

凡夫重色，甘爲之僕，終身馳驟，爲之辛苦，雖復鐵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爲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

行者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厭病，離于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

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

之；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
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鮮得
出者。譬如高羅，羣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剝腸
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
害；惡而穢之，不爲此物之所惑也。

讀報的經驗

我們平常的習慣，每日必要看報，幾乎同有了癮一樣，倘若一天偶然停刊，便覺得有點無聊。所以報紙與我們的確很有關係，如有好的報紙供我們讀，他的好處決不下於讀書。但是好的報紙却很難得，我想就經驗上感到的缺點寫幾條出來，以供大家的參考，併希望五週年後的晨報能夠漸成爲理想的好報紙。

據自己的經驗，拿起報來大抵先看附刊，——有些附刊很離奇的，也別有一種趣味。其中最先看的是雜感通信一類的小品，以次及於詩文小說。我們固然期望常有真的文藝作品出現，但這是不可勉强的事，所以不得不暫以現狀爲滿足，只希望於青年思想界多有撥觸，振作起一點精神來。玄學問題愛情定則這些辯論，雖然有人或者以爲

非紳士態度，我却覺得是很好的。附刊的職分，在「多做文學思想上的事業」，但係日刊而非專門的雜誌，所以性質應當輕鬆一點，雖然也不可過於挖苦或痛罵，現在通行的幾種附刊，固然還大有可以改良發展的餘地，不過大都還過得去，我們且不必求全責備的去說了。

其次，我們所注意的，是政治新聞。自己雖然毫無政見，對於別人的政論也沒甚趣味，但關於這一方面的事情總有點知道的必要，所以每天照例的要看一看。既然如上邊所說，對於政治本無趣味，平常看報倒也隨便過去，並不想在這些報道裏邊求得什麼大道理，但在沒有新聞可看的時候却又很覺得寂寞了。恰巧中國報界有一種奇妙的習慣，無論政治上社會上鬧着什麼大亂子，倘若遇到什麼令節良辰，便刻日停工休息，有時整一兩個星期的全國沒有一張報紙；我真奇怪，像我這樣不談政治的人，在那時候還不免時常覺得焦燥，不知道時局

是什麼情形了，那些業談政治的人們却處之晏然，似乎並沒有什麼不滿意，究竟其故安在。中國過節的癡實在很大，轟轟烈烈的外交運動到年底也要休假，商會的罷市也要節後舉行，都是很好的前例，報界的一兩個星期的停刊或者是當然的事也未可知。但我還希望中國報界中至少有一二家能夠破除這個成例，來學一學鄰國的「年中無休刊」；我知道這個犧牲一定不很小，不過真是熱心辦報的人未必便担受不起，何況其中又并非沒有特別利益可得，只要中國人不至於過節過的如此入迷以致連報也不要看。即使退一步說，過年過節時不能照常出板，那麼減少一半可，甚至每日只出號外似的一塊，傳達緊要新聞，亦無不可。在中國這樣懶蛇似的國內政治以至軍事行動到了過節也會休息，真正沒有什麼緊要新聞可以傳達也未可知，但我總希望有一二家報館起來改革，打破言論出版界的停滯的空氣也好。

最後，我們看那社會新聞和廣告，關於現在的社會新聞的編法，有好幾處缺點可以舉出來。其一是重複，常常有同一新聞，記的略有異同，先後重出，或者在一張報上登了出來。這是一個小毛病，看了却也不很愉快。其二是有頭無尾，一個案件只在發生時記了一回，以後便無下文。中國的社會新聞大抵都是投稿，並不經過本社記者的查訪，而且多只道德聽塗說，並不就本案關係人或關係官廳加以探詢，所以多半不很確實，讀者也只當作消閑材料，看過就算。先前孫美瑤旅長在臨城鬧事之後，報上說火車要改鐘點，聲明容後續訪，而終於信息杳然；要乘火車的人當然會到車站去問改正的時刻，但報上記事有頭無尾，總是一個缺點。這樣的正經事尚且如此，別的小案件更不必說了。其三是太迎合社會心理，上兩點關於編輯方法，這一點是關於材料的。中國人看新聞，多當他做聊齋看，只須檢查舊申報或點石

齋畫報的題目，不是「怪胎何來」，便是「貞烈可風」或「打散鴛鴦」，就可明白。現在的報紙上不大看見這類的標題了，但查考他的內容還是同二十年前一樣。論理，新聞上只要記載重大的事件與公眾有利害關係的，或特殊事物之有趣味的便夠了，如說某處學術講演，某地強盜殺人，或三貝子花園的猴子生了小猴，中央公園的二月藍開了之類，至於別的個人的私事一概不必登載。然而羣衆喜歡聽講人家的壞話，報紙爲迎合社會心理起見，於是也多載所謂風化的新聞，攻訐的還不算在內。這類新聞表面上可以分爲名教的與卑猥的兩種，而根本上却是同樣的惡劣而且不健全。他們敘述某貞女之「以一言之微竟爾殞身」，或「兩塊骨頭」之在道士廟私會，有時更遠及數千里外幾個月前的個人隱密以充篇幅。這當然由於讀者無形的要求，但從新聞上論究竟價值何在。據我想來，除了個人的食息以外，兩性的關係

是天下最私的事，一切當由自己負責，與第三者了無交涉，即使如何變態，如不構成犯罪，社會上別無顧問之必要，所以紀述那種新聞以娛讀者，實在與用了性的現象編造笑話同是下流根性。或者說，這些事與風化有關，故有登載的價值。我殊不解，一位貴夫人的二十年前禁欲，一對男女的不曾公布的同居，會於所謂風化的隆替生什麼影響，世間如有風化，那只是一時代的兩性關係的現象，裏邊含有貞女節婦，童男義夫，也含有那兩塊骨頭以及其他，我們不能任意加以筆削。我并不是希望新聞記者去力斥守節之愚而盛稱幽會之雅，因為這也是極謬的；我只希望記者對於這些事要有一點常識，不要把兩性關係看得太神秘太重大，聽到一點話便搖筆鋪敘，記的津津有味，要知道這是極私的事沒有公布的必要，那就好了。性的事實並不是不可記述的，不過那須用別一種方法，或藝術的發表為文學美術，或科學的

爲性的心理之研究，都無不可，却不宜於做在社會新聞上供庸衆之酒醉飯飽後的玩弄。他們如有這種要求，可以不去理他；公衆對手的報紙固然不好無視社會心理，但有許多地方也只能拒絕。至於有些報上載些介紹式的菊訊花訊，那本不在我們所說的報紙範圍以內，自不必去說他的好壞了。

我於新聞學完全是外行，現在所說只是我個人的意見，沒有什麼根據，而且頗有惡人之所好的地方，未必容易實行，倘若能夠因此引起極少數的局部的改革，那就是這篇小文的最大的成功了。

(十二年十一月)

關於重修叢臺的事

今年暑假中，燕京大學的王德曦黃文寶二君往邯鄲去調查社會的狀況，見到叢臺故址，於是集款重修，教我寫一篇文章。我於文章既非所長，又未嘗親到叢臺，當然沒有什麼話可說，惟有關於保存古蹟的事却略有一些意見，所以就寫了下來。

保存古蹟這一種運動，在開化的國裏大抵是有的。保存的目的可以分作兩重，一是美術的，二是歷史的；但是古蹟未必都有美術的價值，所以這第二重的意義便佔了重要的位置。法國芒達倫貝爾（Montalembert）曾說，「長遠的紀念造成偉大的國民」，可以算是簡明的解釋。這長遠的紀念的效用，並不在使人追慕古昔，想教地球逆轉過來，乃是喚起一種自覺，瞻望過去即是意識將來，這是所以能使國民

偉大的緣故。歷史的古蹟正如一塊路程碑，立在民族的無限的行程的路旁，一方面紀錄經過的里數，一方面也就表示遼遠的前路，催促行道者去建立其次的路程碑。王羲之在蘭亭序上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雖是達觀的話，但若積極的用來，也就可以當作懷古的心情的一種解說了。

中國對於古蹟是向來重視的，也常有修整保存的舉動，但一般的意見不免偏於追慕古昔，而且保存也很不得法，這是極可惋惜的事。即如在我故鄉的蘭亭，原是有名的古蹟，地方上也頗知注意，常加修理，所以屋宇也極整齊，然而布置不甚合宜，近來又由一個布商監工改造，以致俗惡不堪，游蘭亭的人只在驢背上稍得領略山水之美，一到門前，却反而索然興盡了。還有大同的石佛寺，現存無數彫像，本不愧為東亞偉大美術之一，但也多被修整所害：佛像一經俗工的髹

漆，全化爲喇嘛廟裏的菩薩，使真的美術家見了恨不得撕去這些金碧，還他本來的殘缺而有榮光的面目；又有「保護」石窟的兵警駐紮，更無形的幫助着破壞的自然力的進行。就這兩件事看來，可見中國對於保存古蹟的辦法實在太欠講究，因此也就知道對於保存古蹟的道理不很分明了。

據王黃二君說，這回叢臺的修葺，與先前的辦法頗有不同，既不去故意的做出什麼流觴曲水來，也並無一些金碧的塗飾，單是開闢一塊地面，修理幾間房屋，彷彿公園模樣，可以供公衆的游覽；這方法却是極好的，叢臺的來源未必引起大家很深的感興，但邯鄲就是很可記念的地方，從中提出一個叢臺來做代表，也正是合宜的辦法。保存美術的古跡，當然須用別種的計畫，至於平常的歷史遺跡，却只須如此也就十分適當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日，在北京記。

關於兒童的書

我的一個男孩，從第一號起閱看兒童世界和小朋友，不曾間斷。我會問他喜歡那一樣，他說更喜歡小朋友，因為去年內兒童世界的傾向稍近于文學的，小朋友却稍近於兒童的。

到了今年這些書似乎都衰弱了，不過我以為小孩看了即使得不到好處，總還不至於有害。但是近來見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國貨號」，便忍不住要說一句話，——我覺得這不是兒童的書了。無論這種議論怎樣時髦，怎樣得庸衆的歡迎，我以兒童的父兄的資格，總反對把一時的政治意見注入到幼稚的頭腦裏去。

我們對於教育的希望是把兒童養成一個正當的「人」，而現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個忠順的國民，這是極大的謬誤。羅素在教育自

由主義一文上，說得很是透澈；威爾士之改編世界歷史，也是這個意思，想矯正自己中心的歷史觀念。日本文學家秋田雨雀曾說，日本學校的歷史地理尤其是修身的教訓都是顛倒的，所以他的一個女兒只在家裏受教育，因為沒有可進的正常的學校。畫家木村君也說他幼年在學校所受的偏謬的思想，到二十歲後費了許多苦功才得把他洗淨。其實，中國也何嘗不如此，只是少有人出來明白的反對罷了。去年爲什麼事對外「示威運動」。許多小學生在大雨中拖泥帶水的走，雖然不是自己的小孩，我看了不禁傷心，想到那些主任教員真可以當得「賊夫人之子」的評語。小孩長大時，因了自主的判斷，要去冒險捨生，別人沒有什麼話說，但是這樣的糟塌，可以說是慘無人道了。我因此想起中古的兒童十字軍來；在我的心裏，這衛道的「兒童殺戮」實在與希律王治下的「嬰兒殺戮」沒有什麼差別。這是我所遇見的最不愉

快的情景之一。三年前，我在晨報上看見傅孟真君歐洲通信瘋狂的法蘭西後，曾發表一篇雜感叫國榮與國恥，其第五節似乎在現今也還有意義，重錄於下：

「中國正在提倡國恥教育，我以小學生的父兄的資格，正式的表示反對。我們期望教育者授與學生智識的根本，啓發他們活動的能力，至於政治上的主義，讓他們知力完足的時候自己去選擇。我們期望教育者能夠替我們造就各個完成的個人，同時也就是世界社會的好分子，不期望他爲販猪仔的人，將我們子弟販去做那頗命們的忠臣，葬到凱旋門下去！國家主義的教育者乘小孩們腦力柔弱沒有注意的時候，用各種手段牢籠他們，使變成他的嘍囉，這實在是詐欺與誘拐，與老鴿之教練幼妓何異。……」

總之我很反對學校把政治上的偏見注入於小學兒童，我更反對兒

童文學的書報也來提倡這些事。以前見北京的兒童報有過什麼國恥號，我就覺得有點疑惑，現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國貨號，我讀了那篇宣言，真不解這些既非兒童的復非文學的東西在什麼地方有給小朋友看的價值。在我不知道編輯的甘苦的人看來，可以講給兒童聽的故事真是無窮無盡，就是一千一夜也說不完，不過須用理知與想象串合起來，不是只憑空的說幾句感情話便可成文罷了。鹿豹的頸子爲什麼這樣長，可以講一篇事物起原的童話，也可以講一篇進化論的自然故事；火從那里來，可以講神話上的燧人，也可以講人類學上的火食起原。說到文化史裏的材料，幾乎與自然史同樣的豐富，只等人去採用。我相信精魂信仰（Animism）與王帝起源等事儘可做成上好的故事，使兒童得到趣味與實益，比講那些政治外交經濟上的無用的話不知道要好幾十倍。這並不是武斷的話，只要問小孩自己便好：我曾問

小孩這些書好不好看，他說『我不很要看，——因為題目看不懂，沒趣味。譬如題目是「熊和老鼠」或「公雞偷雞蛋」，我就歡喜看。現在這些多不知說的是什麼！』編者或者要歸咎於教師之沒有愛國的教練，也未嘗不可，但我相信普通的小孩當然對於國貨仇貨沒有什麼趣味，却是喜歡管「公雞偷雞卵」等閑事的。要提倡那些大道理，我們本來也不好怎麼反對，但須登在「國民世界」或「小愛國者」上面，不能說這是兒童的書了。

在兒童不被承認，更不被理解的中國，期望有什麼為兒童的文學，原是很無把握的事情，失望倒是當然的。兒童的身體還沒有安全的保障，那里說得到精神？不過我們總空想能夠替小朋友們盡一點力，給他們應得的權利的一小部分。我希望有十個弄科學，哲學，文學，美術，人類學，兒童心理，精神分析諸學，理解而又愛兒童的

人，合辦一種爲兒童的定期刊，那麼兒童即使難得正常的學校，也還有適宜的花園可以逍遙。大抵做這樣事，書舖和學會不如私人集合更有希望；這是我的推想，但相信也是實在的情形，因爲少數人比較的能夠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至於容易的被裹到羣衆運動的渦卷裏去。我要說明一句，羣衆運動有時在實際上無論怎樣重要，但於兒的文學沒有什麼價值，不但無益而且還是有害。

在理想的兒童的書未曾出世的期間，我的第二個希望是現在的兒童雜誌一年裏請少出幾個政治外交經濟的專號。

(一九二三年八月)

讀兒童世界游記

一個在杭州的小朋友寫信給我，末節說，「喔喜喔！（從兒童世界游記裏學了這句日本話，胡鬧用來，似乎有趣。）」我看了也覺得有趣，便去買了一本兒童世界游記，翻開一看，不免有點失望，因為這一句話就解釋錯了。他說，「喔喜喔，其意就是說你們好。」但我却想不出這句話來，只有通用的「阿哈育（Ohayo）」意思說早上好，是早晨相見問詢的話。或者是英美人用了十足的英國拼法寫作Ohyo，現在又把他照普通的羅馬字拼法讀了，所以弄錯，也未可知。

日本人的姓名，在中國普通總是仍照漢文原字沿用，書中却都譯音，似乎也還可商。「塔羅」當然是「太郎」，但「海鹿顯勝」想不出相當的人名，只有「花子」是女孩常用的名字，讀作HanaKoschi（花

姑娘），據中國那拉互易的例，這或者就是「海鹿願勝」的原文了。

書中說，「木枕大如磚塊」，又說「幾盞紙燈」，這木枕與紙燈雖然都是事實，但現在已經不通行了。即使「箱枕」勉強可以稱作木枕，但也只是舊式的婦女所用，太郎決不用這個東西的。又在拍球的圖中，畫作一個男小孩穿著女人的衣服，也覺得很奇怪。我想這些材料大約是從西洋書裏採來，但是西洋人對於我們斜眼睛的東方人的事情，往往不大看得清楚，所以他們所記所畫的東西，不免有點錯誤，我們讀謙本圖的地理讀本的時候，便可約略覺得，這本游記又從他們採取材料，自然不免發生錯誤了。

但是另外有一件事情，西洋人大約不能負責的，便是游記裏說，「有人說，日本人是秦朝時候徐福的子孫，這句話從前日本人也承認的，想來是不差。」一民族的始祖是誰，不容易斷定的，以前雖然有

種種推測，到後來研究愈深，結論還是缺疑。譬如漢族的問題，有人說是從巴比倫來的，有人說是從猶太來的，現代德國最有名的中國學者希爾德著周代以前的古史只說是不可考，實在是最聰明的見識。中國的家譜式的估定人家的始祖，未免太是附會，而且對於別人也要算是失禮的。

游記第一冊的後半是講菲列濱的，我不能說他講的對不對。但是末了記述「村落中舉行吃父典禮」，我想我們如不是確知菲列濱人現在真是「你一塊我一塊」的還在那里吃父，這一節就不應該有。

(十一年四月)

評自由魂

我今年不曾看過影戲，所以這「偉大影片自由魂」當然也不曾見到。我只在友人處看見一張自由魂特刊，忍不住要說幾句話，但是我不願妨害別人的營業，特地等到演了之後再來批評。

美國有的是錢，又有那些影界的名人，這影片一定排演得不錯，——即使不好，我是個外行，又沒有看過，也不配去開口。我所想說的是，根據特刊裏所說的情節，這是一種不道德的影片。我本來是極端地反對憑了道德的見地去批評藝術的，但是我雖不承認文藝上說及私情便要壞亂風俗，却相信鼓吹強暴行爲的作品是不道德的東西。凡有鼓吹的性質的，我都不認牠爲正當的文藝。自由魂是鼓吹撲滅黑種主義的影片，至少據說明是如此，所以我說牠是不道德的。

自由魂原名國家之產生，主人公是白人朋納，在影片第一段中爲南軍隊長，與林肯對抗，反對解放黑奴，在第二段則組織三K黨，「弔民伐罪」，蕩平黑人，英雄美人照例團圓，而「從此美邦自由之光遂永永照徹於全國。」據這影片所可說，林肯解放黑奴正是國難之始，而三K黨首領朋納「盡殲衆醜」，國事始定，國家於是產生。總之全篇的精神是反林肯的，我們如以林肯的行爲爲合於人道正義，便不能不承認這篇裏所鼓吹的主義爲不合了。我們原不能過於認真，在娛樂中間很拙笨地去尋求意義，但是這種宣傳的影片自屬例外，因爲牠的意義已經是很明瞭的了。

我不是能夠打破種族思想的人。蘭姆在不完全的同情文中說，「在黑人的臉上你可以時常見到一種溫和的神氣。在街道上偶然遇見，很和善的看人，對於這些臉面——或者不如說面具——我常感著

柔和的戀慕。我愛富勒很美麗地說過的——那些「烏木彫成的神像」。但是我不願和他們交際，不願一同吃飯和請晚安，——因為他們是黑的。」（我不敢譯蘭姆的文章，這回是不得已，只算是引用的意思。）我現在對於黑的人也不免心裏存着一種界限，至少覺得沒有戀愛黑女的這個勇氣，但是，這個為親近的障礙者只是人種的異同，並不是物類的差別，就是說我們以黑人為異族，決不當他們是異類：我們無論怎樣地不喜歡黑人，在人類前總是承認彼此平等的了。然而在自由魂中簡直不把黑人當做人看，只是一羣醜類，（只是一個盡忠白人的黑嬭是例外，）其舉動蓋無一而不「醜」，而且更殘暴無匹，卒至「黑人之肉其足食乎」而三K黨大舉起義，「滌平諸醜」，大快人心！這種態度總不能算是正當，我決不敢恭維，雖然這是中國所崇拜的美國人的傑作，而且又是「價值千萬」。

我覺得在戲劇中描寫外國人是應該謹慎的事，在喜劇或影戲裏尤其非極端注意不可。天下的人都有點排外性質，隨時要發露出來，但在以羣衆爲看客的滑稽或通俗作品上更容易發現，也更多流毒，助長民族間的憎惡。猶太人是有特別原因的，可以不算在內，他如俄國劇裏的德人，美國劇裏的中國人，中國劇裏的日本人，都做得很是難看，實在是應該的。這不但是誣蔑外國人，無形中撒布帝國主義的種子，而且形容得不對，也是極可笑的，因爲描寫外國人不是容易的事。我前天看到法國畫家蒙治在北大展覽的畫，其中有一幅畫著一個撐著日傘的日本女人，但其姿勢很像滿洲婦人，而其面目則宛然是一個西洋人。我每見西洋人所畫遠東的人物，覺得都有天方夜談插畫的神氣，發生不愉快之感。大約畫東方景色最適宜的還是東方人自己。因此我想如要做嘲罵諷刺的戲劇，最好也是去嘲罵諷刺自己的民族，

那麼形容刻畫得一定不會錯。自己譴責又是民族的偉大之徵候，偉大的人不但禁得起別人的罵，更要禁得起自己的罵，至於專罵別人那是小家子相，我們所應切戒的。據特刊上說，自由魂的編演乃是美國政府所發起，旅華美僑又一「狂熱歡迎此片」，而特刊記者更申明「尤與我國現情相彷彿，大足供吾人之借鑒」，生怕中國人看了入迷，真會模仿起來，編演什麼唐繼堯組織三丁黨撲滅苗族（查我國現情與黑人相當者只有這些苗人）的影片，說不定引起扶漢滅苗的暴動（或義舉），真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所以在這裏順便說及，希望大家注意，不要上明納大師兄的當纔好。

我看完了這篇「自由魂之說明」，不自禁地忽然聯想起一部書來，這便是美國斯士活夫人所著的黑奴額天錄。本來這也是宣傳的書，不能算是很好的文藝，但在宣傳之中總是好的一方面的東西。

美國如要「表揚該邦之民氣」，何不編演老湯姆的故事；難道美國的精神不是林肯而是三K黨，美國的光榮不是解放黑奴而是殲滅黑種麼？或者不是，或者是。我沒有到過美國，不能知道。我也沒有看見自止魂的實演，不能知道牠的內容到底是怎樣。我只憑了那張特刊說話，倘若批評得不對，與事實不符，那大半是做那篇林琴南式古文的說明的人之過，因為在這篇大文內的確是充滿着對於帝國主義之悞懂與對於異民族之怨毒。

我們要知道黑人的生活真相，最好的方法還是去問黑人自己。法屬剛果的黑人馬蘭所著小說拔都華拉（*Batouala*）是一部極好的書，能排成影片，倒是最適宜的。但可憐中國人只會編演大義滅親，——我不知道所說的是什麼，不過見了這名目便已惡心起來了。

（十三年四月）

希臘人名的譯音

從師大出來，在琉璃廠閒走，見商務分館有一種標準漢譯外國地名人名表，便買了一本回來。我對於譯音是主張用注音字母的，雖然還不夠用一點；但在現今過渡時代有許多人還不認識，用漢字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只要不把牠譯成中國姓名的樣子。商務的這本表除采用通行舊譯外都用一定的字去表示同一的音，想把譯名略略統一，這是很有意義的事，其能成功與否那是別一問題。表中用字不故意地採取醜麗或古怪的字面，也不一定要把百家姓分配給外國人，都是牠的好處。還是一層，英德法義西各國人地名的音悉照本國讀法，就是斯拉夫族的也大都如此，實行「名從主人」之例，也是可以佩服的。中國人向來似乎只知道有一個英吉利國在西海中，英文就是一切的外國

文，英文發音是一切拼音的金科玉律，把別國本國或人名拚得一塌胡塗，現在明白起來了，姓張的不願自稱密司忒羌，也不願把人家的姓名亂讀，這本表可以說是這個趨勢的表示，也可以當作提唱與號召。

然而，我看到古典人名的一部分却不能不感到失望。有許多希臘羅馬的人名都還遵照英文的讀法，因此譯得很不正確。我們現在舉幾個希臘字爲例。本來英國的希臘文化最初都由羅馬間接輸入，羅馬與希臘語雖然是同系，字母却是不同，羅馬人譯希臘人名便換上一兩個容易誤會的字母，又遷就自己的文法把有些語尾也變更了，英國人從而用自己的發音一讀，結果遂變成很離奇的名字。我們要「名從主人」地讀，第一步須改正或補足缺誤的語尾，再進一步依照那方板的德國派把牠還原，用別的羅馬字寫出，讀音纔能的當。如希臘的兩個大悲劇家，表上是這樣寫：

(1) Aeschylus 伊士奇

(2) Sophocles 索福克 或索福克儂

這都是英國式發音的舊譯，是不對的。第一個應讀作 Aiskhulos，若照商務漢譯表的規定當云「愛斯屈羅斯」，其二作 Sophokles，漢譯「索福克雷斯」。

其次，有神話上師徒兩位，

(3) Dionysus 帶奧奈薩斯

(4) Silenus 賽利那斯

其實，(3)當作 Dionusos，漢譯「第奧女索斯」，(4) Silenos 漢譯「舍雷諾斯」。

復次，這是兩個美少年而變為花草者，即今之風信子與木水仙，大家都是相識的：

(5) Hyacinthus 亥阿辛塔斯

(6) Narcissus 那息薩斯

這位風信子的前身應作 Hekynthos，漢譯「許阿琴託斯」，其他一位是 Narkissos，漢譯「那耳岐索斯」。

最後我們請出兩位神女來：

(7) Circe 塞栖

(8) Psyche 賽岐

第一個是有名的太陽的女兒，她有法術，把過路旅客變成豬子，還將英雄「奧度修斯」留住兩年，見于史詩奧度舍 (Odyssey)，她的本名乃是 Kiklo，漢譯「岐耳開」。——說也可笑，我在二十年前譯過一本哈葛得安度 關合著的小說，裏邊也把牠讀如 Sose，譯為很古怪的兩個字，回想起來，真是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了。那第二個神女本

名 *Psyche*，譯云「普緒嘿」。她的尊名因了「什科洛支」的名稱通行世界，（最近又要感謝福洛伊特，）大家都有點面善，但她是愛神（*Eros*）自己的愛人，他們的戀愛故事保存在變形記（*Metamorphoses*）中，是希臘神話裏最美的一章，佩忒（*Peitho*）的快樂派馬留斯中也轉述在那里。

這一類的古典人名譯得不正確的還不少，希望再板或地名人名辭典出板時加以訂正，不特爲閱者實用計，也使這表近于完善，不負三年編纂與十一學者校閱之功云爾。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溝沿。

今日收到新月書店出版的潘光旦君著小青之分析，見第二章「自我戀」中亦說及 *Narcissus*，而譯其音曰「耐煞西施」，則更奇了。其後又云，「至今植物分類學之水仙屬卽由此得名；

Narcissus 希臘語原義爲沉醉麻痺，殆指耐煞西施臨池顧影時之精

神狀況也。」此不免如潘君自云，「因果之間不無倒置」。蓋此種說明緣起之神話都是先有物而後有人及故事，故此美男子臨流顧影的傳說乃由水仙花演出，並非水仙花由此少年得名，（*Echo* 之解釋亦准此，）又 *Narkissos* 一字從 *Narkis* 化出，義云麻痺，但此係因水仙屬之有麻醉性，查英國 *Skeat* 語源字典即可知，而不是爲美男子所造者也。從字義方面解析故事，本亦殊有趣味，但若稍涉差誤牽強，便沒有多少意思了。

十六年十一月六日附記。

新希臘與中國

近來無事，略看關於新希臘的文藝和宗教思想的書，覺得很有點與中國相像。第一是狹隘的鄉土觀念。如有人問他是那里人，他決不說希臘或某島某省，必定舉他生長的小地方的名字。即使他幼年出外，在別處住了二十三十年，那里的人並不認他爲本地人，他也始終自認是一個「外江佬」(Xenos)。第二是爭權。他們有一句俗語云，「好奴僕，壞主人，」便是說一有權勢，便不安分。所以先前對土耳其的獨立之戰，因爲革命首領爭權，幾乎失敗。獨立之後，政治家又都以首領自居，互相傾軋，議院每年總要解散一回。第三是守舊。本國的風俗習慣都是好的，結婚非用媒婆不可，人死了，親人(女的)須要唱歌般的哭，送葬的人都與死屍行最後的親吻。他們又最嫌惡歐

化。第四是欺詐。據說那里的東西只有火車票報章和煙捲是有定價，其餘都要憑各人的本領臨時商定。做買賣的贏了固好，輸了賤賣了的時候也坦然的收了錢，心裏佩服買主的能幹。第五是多神的迷信。一個英國人批評他們說，「希臘國民看到許多哲學者的升降，但終是抓住着他們世襲的宗教。柏拉圖與亞利士多德，什諾與伊壁鳩魯的學說，在希臘人民上面，正如沒有這一回事一般。但是荷馬與以前時代的多神教却是活着。」詳夢占卜，符咒神方，求雨扶乩，中國的這些花樣，那里大抵都有，只除了靜坐與採補。我講了這些話，似乎引了希臘替中國解嘲，大有說「西洋也有臭虫」之意。其實是不盡然。我要說的是希臘同中國一樣是老年國，一樣有這些壞處，然而他畢竟能夠擺脫土耳其的束縛，在現今成爲一個像樣的國度，這到底是什麼緣故？

希臘人有一種特性，也是從先代遺傳下來的，是熱烈的求生的欲望。他不是只求苟延殘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實的生活。宗教上從古代地母的祕密儀式蛻化來的死後靈肉完足與神合體的思想，說起來「此事話長」，不引也罷，且就國民生活的反影的文藝中引一個例。現代詩人巴拉瑪思（Palamas）的小說一個人的死裏，說少年美忒羅思（Metros）跌傷膝踝；醫好之後，腳却有點跛了，他又請許多術士道姑之流，給他醫直。一個大術士用腳把他的筋踢斷，別一個來加以刀切手拗，又經道姑們鬼混了許久，於是這條腿已非割去不可，但他又不答應，隨後因此死了。他爲什麼好了又請術士來踢斷，斷了又不肯割呢？他說，「或者將我的腿醫好，或者我死。」又說，「用獨隻腳走還不如死。」小說中云，「他或死了，或是終生殘疾，這有什麼不同呢？他們實在不大能夠分辨出這兩件壞事的差別」。他們對於

生活是取易卜生的所謂「全或無」的態度，抱着熱烈的要求。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現代的世界佔到地位，便在於此。但是中國却怎樣呢？中國人實在太缺少求生的意志，由缺少而幾乎至於全無，只要看屢次的戰亂或災殃時候的情形記載，最近如南行雜記第三「大水」的一節，也就可見一斑。自然先生原是「有求必應」的靈菩薩，他們如不大要活，當然著照所請。但是求生是生物的本能，何以竟會沒有，所以我曾同一位日本醫生談起，他笑着不肯相信。然而中國人不大有求生意志，却又確是事實。——近來我忽然想到，或者中國人是植物性的，這大約可以說明上邊的疑問。其實植物自然也要生活的，如白藤的那樣生活法，的確可以驚異，不過我覺得將植物的生活來形容中國人，似乎比動物的更切當一點。

中國人近來常常以平和耐苦自豪，這其實並不是好現象。我并非

以平和爲不好，只因中國的平和耐苦不是積極的德性，乃是消極的衰耗的証候，所以說不好。譬如一個強有力的人，他有迫壓或報復的力量，而隱忍不動，這纔是真的平和。中國人的所謂愛平和，實在只是沒氣力罷了，正如病人一樣。這樣的沒氣力下去，當然不能「久於人世」。這個原因大約很長遠了，現在且不管他，但救濟是很要緊。這有什麼法子呢？我也說不出來，但我相信一點與奮劑是不可少的；進化論的倫理學上的人觀，互助而爭存的生活。尼采與託爾斯泰，社會主義與善種學，都是必要。不過中國又最容易誤會與利用，如新青年九卷二號隨感錄中所說，講爭存便爭權奪利，講互助便要別人養活他，「扶得東來西又倒」，到底沒有完善的方法。

（十年九月，在西山。）

日本與中國

中國在他獨殊的地位上特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却並不然，大家都輕蔑日本文化，以爲古代是模仿中國，現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誠然是取材於中國與西洋，却經過一番調劑，成爲他自己的東西，正如羅馬文明之出于希臘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還過於羅馬，）所以我們儘可以說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藝術與生活方面更爲顯著，雖然沒有什麼哲學思想。我們中國除了把他當作一種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還當特別注意，因爲他有許多地方足以供我們研究本國古今文化之參攷。從實利這一點說來，日本文化也是中國人現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種研究。

日本與中國交通最早，有許多中國的古文化——五代以前的文化

的遺跡留存在那里，是我們最好的參考。明瞭的例如日本漢字的音讀裏可以考見中國漢唐南北古音的變遷，很有益於文字學之研究，在朝鮮語裏也有同樣用處，不過尙少有人注意。據前年田邊尙雄氏介紹，唐代樂器尙存在正倉院，所傳音樂雖經過日本化大抵足以考見唐樂的概略。中國戲劇源流尙未查明，王國維氏雖著有宋元戲曲史，只是歷史的考據，沒有具體的敘述，所以元代及以前的演劇情形終於不能瞭然。日本戲曲發達過程大旨與中國不甚相遠，唯現行舊劇自歌舞伎演化而來，其出自「雜劇」的本流則因特別的政治及宗教關係，至某一時期而中止變化，至今垂五百年仍保守其當時的技藝；這種「能樂」在日本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在中國看來更是有意味的東西，因為我們不妨推測這是元曲以前的演劇，在中國久已消滅，却還保存在海外。雖然因為當時盛行的佛教思想以及固有的藝術性的緣故多少使牠成爲

國民的文學，但這日本近古的「能」與「狂言」（悲劇與喜劇）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戲劇的兄弟，我們能夠從這裏邊看出許多相同的面影，正如今人憑了羅馬作品得以想見希臘散佚的喜劇的情形，是極可感謝的事。以上是從舊的方面講，再來看新的，如日本新文學，也足以供我們不少的幫助。日本舊文化的背景前半是唐代式的，後半是宋代式的，到了現代又受到歐洲的影響，這個情形正與現代中國相似，所以他的新文學發達的歷史也和中國彷彿，所以不同者只是動手得早，進步得快。因此，我們翻看明治文學史，不禁恍然若失，如見一幅幅的推背圖，豫示中國將來三十年的文壇的運勢。白話文，譯書體文，新詩，文藝思想的流派，小說與通俗小說，新舊劇的混合與劃分，種種過去的史蹟，都是在我們眼前滾滾來滾去的火熱的問題，——不過，新舊名流紳士捧着一隻甲寅跳着玩那政治的文藝復古運動，却

是沒有，這乃是我們漢族特有的好把戲。我想我們如能把日本過去四十年的文學變遷的大略翻閱一遍，于我們了解許多問題上定有許多好處；我並不是說中國新文學的發達要看日本的樣，我只是照事實說，在近二十五年所走的路差不多與日本一樣，到了現今剛纔走到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的樣子，雖然我們自己以為中華民國的新文學已經是到了黃金時代了。日本替我們保存好些古代的文化，又替我們去試驗新興的文化，都足以資我們的利用，但是我們對於自己的開葺墮落也就應該更深深的感到了。

中國與日本並不是什麼同種同文，但是因為文化交流的緣故，思想到底容易了解些，文字也容易學些，（雖然我又覺得日本文中夾着漢字是使中國人不能深徹地了解日本的一個障害，）所以我們要研究日本便比西洋人便利得多。西洋人看東洋總是有點浪漫的，他們的詆

毀與贊歎都不甚可靠，這彷彿是對於一種熱帶植物的失望與滿意，沒有什麼清白的理解，有名如小泉八雲也還不免有點如此。中國人論理應當要好一點，但事實上還沒有證明：這未必是中國人無此能力，我想大抵是還有別的原因。中國人原有一種自大心，不很適宜于研究外國的文化，少數的人能夠把牠抑制住，略為平心靜氣的觀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傷的時候，也就不能再冷靜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却是對的，別人也應當諒解牠，但是日本對於中國這一點便很不經意。我並不以為別國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以為報，我覺得在人情上講來，一國民的侮蔑態度於別國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總是一個極大障害，雖然超絕感情純粹為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絕無。

中日間外交關係我們姑且不說，在別的方面他給我們不愉快的印像也已太多了。日本人來到中國的多是浪人與支那通。他們全不了解

中國，只皮相的觀察一點舊社會的情形，學會吟詩步韻，打恭作揖，又麻雀打茶園等技藝，便以為完全知道中國了，其實他不過傳染了些中國惡習，平空添了個壞中國人罷了。別一種人把中國看作日本的領土，他是到殖民地來做主人翁，來對土人發揮祖傳的武士道的，于是把在本國社會裏不能施展的野性儘量發露，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儘多這樣亂暴的人物，別處可想而知。兩三年前木村莊八君來游中國時，曾對我說，日本殖民於遼東及各地，結果是搬運許多內地人來到中國，養成他們為肆無忌憚的，無道德無信義的東西，不復更適宜於本國社會，如不是自己被淘汰，便是把社會毀壞；所以日本努力移植，實乃每年犧牲許多人民，為日本計是極有害的事，至於放這許多壞人在中國，其為害於中國更不待言了。這一番話我覺得很有意思。還有一件，損人而未必利己的是在中國各處設立妖言惑衆漢字新聞，如北

京的順天時報等。凡關於日本的事件他要宣傳辯解，或者還是情有可原，但就是中國的事他也要顛倒黑白，如溥儀出宮事件，章士釗事件，順天時報也發表許多暴論，——雖然中國的士流也發表同樣的議論，而且更有利用此等報紙者，尤爲喪心病狂。總之日本的漢字新聞的主張無一不與我輩正相反，我們覺得於中國有利的事他們無不反對，而有害于中國者則鼓吹不遺餘力，據普通的看法日本是中國的世仇，他們的這種主張是當然的也未可知，（所奇者是中國當局與士流多與他們有同一的意見，）我們不怪他這樣的想，只是在我們眼前拿漢文來寫給我們看，那是我們所不可忍的，日本如真是對於中國有萬分一的好意，我覺得像順天時報那樣的報紙便應第一著自動地廢止。我並不想提倡中日國民親善及同樣的好聽話，我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但爲彼此能夠略相理解，特別希望中國能夠注意於日本文化的緣故，

我覺得中日兩方面均非有一種覺悟與改悔不可。照現在這樣下去，國內周游着支那通與浪人，眼前飄颻着順天時報，我怕爲東方學術計是不大好的，因爲那時大家對於日本只有兩種態度：不是親日的奴才便是排日的走卒，這其間更沒有容許第三的取研究態度的獨立派存在的餘地。

民國十四年十月三日。

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本年京報副刊的國慶特刊上我發表了一篇小文，名曰日本與中國，略說日本文化之研究于中國的學術文藝上有若何益處，併論及日本在中國的胡亂的言行傷害國人的感情，足以妨害此種研究之發達。日文北京週報一八一號譯載此文，後附案語，以為我說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頗多浪人及順天時報言論荒謬均係誤解，不日將著論辯駁。我還未見駁文，不知北京週報記者根據些什麼來證明我的誤解，但我自信所說的都是我的確信，現在特再略加說明。

我說浪人並不指日本封建時代的那種流浪的武士，或是無職業的游民；我只指那些以北京為殖民地的橫行霸道的人。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間有沒有這樣的人，日本居留民自己當然比我們外人更為明白。

我同他們絕少往來，不能詳細打聽，但聞前年在北京研究的日本某博士說及，這樣的浪人便已有二三人。我自己也不是沒有請教過，最近如五卅事件後北京鼓吹排斥英日，有一個店主對我的妻大吐氣焰，說居留民大部分都是退伍兵，倘若馮軍和學生有什麼舉動，便給他一個混戰，北京就要全滅。——但是，這些近于狂易的話何必多引呢？我們固然不必真是逐字地相信這些浪人的話，因而引起無謂的怨恨，然而說聽了這些暴言反而增加對於日本的好感，我恐總是未必的吧。千人中有兩三個壞人，自然不能算「多」，倘若嚴格地從數字上計算；不過害羣之馬並不真在乎怎麼多，就只是兩三人我們覺得這已經很夠了。

關於順天時報我總還是這樣想，牠是根本應該取消的東西，倘若日本對於中國有萬分之一的好意。我決不怪日本報紙發表什麼暴論，

我們即使不以爲應當，至少是可以原諒的，只要牠是用日本文寫的。他們寫給自己的同胞去看，雖然是說著我們，我們可以大度地不管。但是如用了漢文在中國內地發行，那可是不同了，牠明明是寫給我們看的了，報上又聲聲口口很親熱地叫「吾國」，而其觀點則完全是日本人的。憑了利害截不相同或者竟是相反的外國人的標準，來批評指導中國的事情，自政治外交以至社會家庭，思想道德的問題，無不列，即使真是出于好意，我們已經感到十分「可感謝的爲難」，何況順天時報之流都是日本軍閥政府之機關，牠無一不用了帝國的眼光，故意地來教化我們，使潛移默化以進于一德同風之域歟。日本的特別國情，我們充分地了解與尊重，但牠要擊到中國來布施給我們，我們斷乎不敢拜受。譬如溥儀出宮的事件：與日本沒有什麼關係，儘可不必多管，（論理，他們應該爲中國賀，但這自然是空不過的空想罷）

了，牠却大放厥辭，就是康有爲辦的報恐怕也不過如此。北京的知識階級爲了私鬪去利用順天時報正報等固然是「喪心病狂」，那些每天拜讀這樣的謬論而視若固然的看戶也可謂麻木不仁，就是我們容忍至今，不略示反對之意，此刻想來似乎也未免有點「昏愚」了。我們的反對原是很微弱的，未必能使不長進的國人反省而不閱，也不能希望現在的日本政府反省而停止；但明白的日本人一定會贊成我的反對，因爲這實在也于日本有利的。

老實說，日本是我所愛的國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臘也是其一。我對於日本，如對於希臘一樣，沒有什麼研究，但我喜歡牠的所有東西。我愛牠的遊戲文學與俗曲，浮世繪，盜銅漆器，四張半席子的書房，小袖與駒屐，——就是飲食，我也並不一定偏袒認爲世界第一的中國菜，却愛生魚與清湯。是的，我能夠在日本的任何處安住，其安

閑決不下于在中國。但我終是中國人。中國的東西我也有許多是喜歡的，中國的文化也有許多于我是很親密而捨不得的。或者我無意地采集兩方面相近的分子而混和保存起來，但固執地不可通融地是中國的也未始沒有；這個便使我有時不得不離開了日本的國道而走自己的路。這卽是三上博士所說幸虧日本沒有學去的那個傳統的革命思想。因爲這個緣故，無論我怎樣愛好日本，我的意見與日本的普通人總有極大的隔閡，而且對於他們的有些言動不能不感到一種憤恨。憤的是因爲牠傷了我爲中國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爲牠搖動了我對於日本的憧憬。我還未爲此而破壞了我的夢，但我不是什麼超越的賢人，實在不能無所恨惜。我知道這是沒法的，世上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只有喜悅而無恨惜；所以我也不再有什麼怨尤，只是這樣的做下去：可愛的就愛，可恨的就恨；似乎親日，似乎排日，都無不可，而且這或者正

是唯一可行之道。

中國人不了解日本，以爲日本文化無研究之價值，日本語三個月可以精通，這種淺薄謬誤的意見實有改正的必要。但我們固然不當以國際的舊怨而輕蔑日本的文化，却也不能因耽賞牠的藝術而容忍其他無禮的言動。在我們平凡的人，只能以直報怨地分別對付，或者這也是一種以德報德的辦法：我們珍惜日本文化，爲感謝牠給予我們的愉快，保存牠在中國的光榮，我們不僅讚歎隨喜，還不得不排除那些將污損牠的東西，反對在中國的日本浪人以及順天時報一流的國際的「黃色新聞」。

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日本人的好意

五月二日順天時報上有一篇短評，很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其文如下：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恩怨是另一問題。貪生怕死，螻蟻尚然，善惡也是另一問題。根據以上兩個原則，所以我對於這次黨案的結果，不禁生出下列的感想來。」

李大釗是一般人稱之爲「學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論，能被人稱爲「學者」，那末他的文章他的思想當然與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來教導一般後進，至少可以終身得一部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義的犧牲，絕命於絞首台上，還擔了許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再說這一般黨員，大半是智識中人，難道他們的智識連螻蛄都不如麼，難道真是視死如歸的麼？要是果真是不怕死的，何不磊落光明的幹一下子，又何必在使館界內祕密行動哩？即此可知他們也并非願意捨生就死的，不過因爲思想的衝動，以及名利的吸引，所以竟不顧利害，甘蹈危機，他們却萬不料到祕密竟會洩漏，黑幕終被揭穿的。俗話說得好，聰明反被聰明誤，正是這一般人的寫照。唉，可憐可惜啊。

奉勸同胞，在此國家多事的時候，我們還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輕舉妄動吧！』

你看，這思想是何等荒謬，文章是何等不通。我們也知道，順天時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機關，外國人所寫的中國文，實字虛字不中律令，原是可恕的，又古語說得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意見不

同也不是怪。現在日本人用了不通的文字，寫出荒謬的思想，來教化我們，這雖是日本人的好意，我們却不能承受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隊以新聞或學校爲工具，陽託聖道之名，陰行奴化之實，順天時報歷年所做的都是這個工作，這回的文章亦其一例。日本人勸我中國的「同胞」要「苟全性命」，趁早養成上等奴才，高級順民，以供驅使，免得將來學那「不逞鮮人」的壞樣，辜負帝國教養之恩。但是我要奉告日本人，不勞你們費心，敝國已有國立的聖教會了。據古聖人的遺訓，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諸說，與尊見不很相同。還有一層，照我們的觀察，日本民族是素來不大喜歡「苟全性命」的，卽如近代的明治維新就是一個明證：要是果真日本的「智識中人」都同螻蟻一樣，個個覺得去爲主義而犧牲「有何值得」，還不如在征夷大將軍德川列帥治下過個狗苟蠅營的生活，恐怕日本此刻也同中國

一樣早已爲西方帝國主義所宰割，那里還有力量來中國作文化侵略呢？日本之所以得有今日者，一半固然由於別的種種機緣，一半豈不是也由於那些維新志士，「不顧利害，甘蹈危機」，尊王倒幕，爲幕府所駢誅而不悔，始得成功的麼？日本人自己若不以維新志士爲不如螻蟻，便不應該這樣來批評黨案，無論尊王與共產怎樣不同，但其以身殉其主義的精神總是同的，不能加以歧視。日本人自己輕視生死，而獨來教誨中國人「苟全性命」，這不能不說是別有用意，顯係一種奴化的宣傳。我并不希望日本人來中國宣傳輕重生死，更不贊成鼓吹苟全性命，總之這些他都不應該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國的文字去發表謬論或非謬論，但決用不着他們用了漢文寫出來教訓我們。

順天時報上也登載過李大釗身後蕭條等新聞，但那篇短評上又有「如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語。我要請問日本人，你何以知

道他是不肯自甘澹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的報上記載是事實，那麼身後蕭條是澹泊的證據，還是不甘澹泊的證據呢？日本的漢字新聞造謠鼓煽是其長技，但像這樣明顯的胡說霸道，可以說是少見的了。日本人對於中國幸災樂禍，歷年干涉內政，「挑剔風潮」，已經夠了，現今還要進一步，替中國來維持禮教整頓風化，厲行文化侵略，這種陰險的手段實在還在英國之上。英國雖是帝國主義的魁首，却還沒有有來辦「順天時報」給我們看，只有日本肯這樣屈尊賜教，這不能不說同文之賜了。「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嗚呼，是亦漢文有罪焉歟！

（十六年五月）

再是順天時報

日本漢文報是日本侵略擾亂中國之最惡辣的一種手段，順天時報則是此類漢文報中之最惡辣的一種。我從前特地定閱，看看他們在那裏怎樣地胡說，有時候也找到點材料批評幾句，可是近來真有點看不下去了。他除了做本國軍閥政府的機關之外，又兼代中國的各反動勢力鼓吹宣傳，現在已成爲某派的半官報。我本來也還不至于這樣無定見，看了牠的宣傳便會感化，漸漸地變成三小子，但拏錢去買這樣東西來看，天天讀了要不舒服，生氣，那是何苦呢？所以我決定不再看順天時報這個天下最惡劣的東西了。日本漢文報之胡鬧已是有目共見的事實，只要不是媚外的政府就應該依法取締的，不必等我們來引經據典地揭發牠的惡跡。雖然不看順天時報了，我相信牠如活着決不會

改變，一定還是繼續搗亂下去；我在這裏無妨武斷地說一句，我們也應該繼續反對這侵略搗亂中國的日本漢文報不必再去找尋新的證據，因為牠的過去的惡事已經儘夠了。

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去年正月裏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裏邊講到在中國的日本漢文報，有幾句話頗有可供參考的地方，今抄錄于此。『……但是這個還有更危險的一件事，大家都沒有覺到，這便是外國人來鼓吹中國的有害的舊思想，一樣地替他們養成帝國主義的奴隸而其效率特大，比那些宣傳外來的宗教者要「事半功倍」，因為這壞思想原是中國固有的。——這是日本人所做的教育言論事業，如東省的公學校，北京的漢文順天時報。

日本的公學校的辦法本來與教會的中學校沒有多少不同，不

過相信灶君門神的國教的中國人要他改信耶和華比較地還費點手脚，皇帝却是自己也有過而且正希望着再有起來的，所以叫他歸依天皇却是順水推舟，不但愚民感戴，便是紳士們也是樂意的了。至于在中國發行漢文報的手段，尤其是惡辣得可以。辦學校還是公然的，固定的，有人願意受這種順民教育，還要他自己尋上門去，現在則你在家裏坐着，每天會把那函授奴隸講義似的漢文報分送來給你看，真正巧妙極了。恰巧又有不長進，不爭氣的同胞們，認賊作父地爭先購讀，真是世界無雙的現象：中國人的昏愚即此可見一斑，這樣地下去，真是「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排日平議

近來排日運動又復開始，而且有日益漫延的趨勢。這是當然的。對於世界列國，中國沒有一個比日本更應親善的，但也就沒有像日本那樣應該排斥的國家了。不問要研究過去的文化，或是建設現在的藝術？中國都不能疎忽了日本，因為千餘年來的交通，文化上發生一種不能分離的關係，凡欲研究本國的歷史文化文學美術的人，如不知道那一國的這些情形，結果便是本國的東西也總是不很明瞭，有些難以了然的地方。正如希臘研究固然為羅馬學者的基本學問，而希臘研究也可以從羅馬去得到極大的參考和幫助，中國與日本在文化研究上的關係正是如此。日本的舊式漢學與近來新式支那學的勃興，即是表明學術上這種的自覺，中國雖然向來看不起所謂東洋人，（其實他看得起

那一國人呢！——民國以後却也漸注意于日本文化的考察，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現象。不過這所說的單是學問藝術一方面，親善固然是應該，而且還是必要，若從別方面來說，則爲中國前途計，排日又別是絕對的應該與必要了。非民治的日本，軍人與富豪執政的日本，對於中國總是一個威嚇與危險，中國爲自存起見，不得不積極謀抵抗他，排斥他的方法，其次是對付不列顛帝國。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榮共存」，其實卽是侵略的代名詞：豬肉被吃了在別人的身體裏存着，這就是共榮共存。我以前曾說過，「日本人對我們說要來共存共榮，那就是說我要吃你，千萬要留心。日本除了極少數的文學家美術家思想家以外，大抵都是皇國主義者，他們或者是本國的忠良，但決不是中國的好友。」日本的同志是誰？我們試看，謝米諾夫，袁世凱，段祺瑞，……再看他做的什麼好事？出兵！西伯利亞，滿洲，津沽，現在是山

東，……無論日本怎樣辯解，說這只是保護僑民的，誰又相信？即使保護僑民是可以出兵的，（假如世界上有這個道理，）即使別國都可以出兵，也沒有人能相信日本不搗別的鬼；這都是有過證據，何況這回的出兵就是日本人也承認是侵害中國國權的？排日，所以我說，是當然的。排斥日貨，自然是一種很好的手段，但只是一種，並不是唯一的手段。無論是否如日本紡績業者所笑，排貨是中國自身的自殺政策，或是能夠給予日本資本家以多少損害，總之在中國此刻是應該厲行的策略，不過此外還必須有積極的根本方法。中國智識界應該竭力養成國民對於日本的不信任，使大家知道日本的有產階級，軍人，實業家，政治家，新聞家以及有些教育家，在中國的浪人支那通更不必說，都是帝國主義者，以侵略中國為職志的；我們不必一定怎麼去難為他，但我們要明白，日本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我們要小心，不要

信任他，但要努力隨時設法破壞他們的工作。這是中國智識階級，特別是關於日本有多少了解的人，在現今中國所應做的工事，應盡的責任。這不會立刻有效驗，使實業家的錢袋就發生影響，但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後，一定會有一種效果，比不買綿紗還要平和而永久的效果，那時或者日本所受排貨的損失固已過去，所得出兵的利益也已消滅了。吃了酸葡萄，牙齒是要浮的；這是當然的道理，應有的覺悟。B中將會說過，出兵要引起排日，日本是有了覺悟而出兵的。既然如此，那就很好了。

我希望學問藝術的研究是應該超越政治的，所以中國的智識階級一面畢生——不，至少在日本有軍人內閣，以出兵及扶植反動勢力爲對華方針的時代，努力鼓吹排日，一面也仍致力於日本文化之探討，實行真正的中日共榮，這是沒有偏頗的辦法。但是人終是感情的動

物，我恐怕理性有時會被感情所勝，學術研究難免受政治外交的影響而發生停頓，像歐戰時中國輕蔑德文一樣，那真是中國文化進步上的一個損失。不過，這也沒有法子。我們在此刻不能因為怕日本研究之頓挫而以排日為不正當。

(十六年六月)

裸體遊行考訂

四月十二日順天時報載有二號大字题目的新聞，題目「打破羞恥」，其文如下：

上海十日電云，據目擊者談，日前武漢方面曾舉行婦人裸體遊行二次，第一次參加者只二名，第二次遂達八名，皆一律裸體，惟自肩部掛薄紗一層，籠罩全身，游行時絕叫「打破羞恥」之口號，真不異百鬼畫行之世界矣。

該報又特別做了一篇短評，評論這件事情，其第二節裏有這幾句話：

「上海來電，說是武漢方面竟會有婦人舉行裸體游行，美其名曰打破羞恥游行，此真爲世界人類開中國從來未有之奇觀。」

我以為那種「目擊」之談多是靠不住的，即使真實，也只是幾個謬人的行爲，沒有多少意思，用不著怎麼大驚小怪。但順天時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機關報，以尊皇衛道之精神來訓導我國人爲職志的，那麼苟得發揮他的教化的機會當然要大大利用一下，不管他是紅是黑的謠言，所以我倒也不很覺得不對。不過該報記者說裸體游行「真爲世界人類開中國從來未有之奇觀」，我却有點意見：在中國是否從來未有我不能斷定，但在世界人類却是極常見的事。卽如在近代日本，直到明治維新的五年（西歷一八七一年），就有那一種特別營業，雖然不是裸體游行，也總不相遠：Yare-tuke, Sore tsuke 的故事，現在的日本人大抵還不會忘記罷？據守貞漫稿所記，天保末（一八四一年頃）大坂廟會中有女陰展覽，門票每人八文：

「在官倉邊野外張席棚，婦女露陰門，觀者以竹管吹之。每年照

例有兩三處。

展覽女陰在大坂唯此（正月初九初十）兩日，江戶則在兩國橋東，終年有之。」

明治十七年四壁菴著忘餘錄（Wasure-nokori）亦在「可恥之展覽物」一條下有所記錄，本擬併守貞漫稿別條移譯於此，唯恐有壞亂風俗之虞，觸犯聖道，故從略。總之這種可笑之事所在多有，人非聖賢，豈能無過，從事於歷史研究文明批評者平淡看過，若在壯年凡心未盡之時，至多亦把卷一微笑而已。如忘記了自己，專門指摘人家，甚且造作或利用流言，作攻擊的宣傳，我們就要請他自省一下。俗語云，人沒有活到七十八十，不可便笑人頭童齒缺。要我來暴露別人的缺點，實在是不很愉快的事，但我並不想說你也有臭蟲所以說我不得，我只是使道貌岩岩的假道學現出真形，在他的論語下面也是一本

金瓶梅罷了。

我並不很相信民衆以及游行宣傳等事，所以對於裸體游行這件事（假是真有的）我也覺得無聊，公妻我也反對，——我不知道孔教徒所厲聲疾呼的公妻到底是怎樣一種制度，在這裡我只當作雜交、Poly-miscuity）講。我相信，假如世界不退回暴民或暴君專制的地步，却還是發達上去，將來更文明的社會裏的關於性的事情將暫離開了尙脫不掉迷信的色彩之道德與法律的管轄而改由微敏的美感或趣味所指揮。羞恥是性的牽引之一種因子，我以爲是不會消滅的，即使因襲的迷信及道德有消滅之一日，（這也還是疑問，）裸體可以算是美，但就是在遠的將來也未必爲羣衆所了解；因此這裸體游行的運動除了當作幾個思想乖謬的人的一種胡鬧以外沒有什麼意義。我們現在當然以一夫一妻主義爲適當的辦法，但將來也不能確說不會有若何改變，不過推

想無論變成什麼樣子，總未必會比現今更壞。雜交的辦法，據有些人類學家考證，在上古時代未會有過，在將來也難有實現的可能，因為人性不傾向於此種方法，（或不免稍速斷乎？）至少總不為女性之所贊許，而在脫離經濟迫壓的時代如無女性的贊許則此辦法便難實施。現在那里（倘如實有）盲目地主張及計畫實行這不知那里來的所謂公妻者，如不是愚魯，便是俗惡的人，因為他相信這種制度可以實行。我反對這種俗惡的公妻主義，無論只是理論，或是實際；因此我是很反對賣淫制度的一個人。特別是日本現行的賣淫制度內，有所謂 *Masshi*（巡迴）者，娼妓在一夜中順次接得多數的客，單在文字上看到，也感到極不愉快的印象。這樣的公妻實行，在文明國家却都熟視若無睹，這是什麼緣故呢？或者因為中間經過金錢交易，合於資本主義罷，正如展覽之納付八文錢，便可以不算百鬼畫行了。近來有些日

本的士女熱心於廢娼運動，這是很可喜的事，——一面却還有另一部分人來管做國的道德風紀，那尤其是可大賀了罷！

臨了，我要聲明一句，這武漢的兩次——第一次二人，第二次八人——裸體游行完全與我無關；不然說不定會有人去匿名告發，說我是該游行的發起人呢。特此鄭重聲明！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又案，「唯自肩部挂薄紗一層籠罩全身」，也是「古已有之」的老調兒。在北歐的古書呢達（*Edta*）裏有一篇傳說，說亞斯勞格（*Astrae*）受王的試驗，叫她到他那裏去，須是穿衣而仍是裸體，帶着同伴却仍是一個人，吃着東西却仍是空腹；她便散髮覆體，牽着狗，嚼着一片蒜葉，到王那里，遂被賞識，立爲王后。（見自己的園地五〇）又羅伯著歷史之花（*Rope of Wendorer*, *Flowers of History*）中也有一條故事，伯爸夫人戈迪娃（*Lady Godiva*）

爲康文武利市民求免重稅，伯爵不允，強之再三，始曰，「你可裸體騎馬，在衆人面前，通過市街，回來之後可以允許。」於是夫人解髻散髮，籠罩全身，有如面幕，騎馬，後隨武士二名，行過市場，除兩條白大腿外不爲人所見云。故事的結末當然是伯爵欽服，下諭永遠蠲免該市苛稅。這種有趣雖然是假造的傳說可見很是普通，其年壽也很老了，現在不過又來到中國復活起來，正如去年四月「克復北京」後各報上津津樂道的所謂馬慾淫的新聞一看就可以知道是抄的一節舊小說。自從武漢陷落，該處遂成爲神秘古怪的地方，而一般變態性欲的中外男子更特別注意於該處的所謂解放的婦女，種種傳說創造傳播，滿於中外的尊皇衛道的報上，簡單地用胡適博士的一句術語來說，武漢婦女變成了箭彙式的英雄（或者迎合他們的意見稱作英雄）了。本來照例應該說

該游行者解散青絲籠罩玉體才好，但是大家知道她們是「新婦女」，都是剪去頭髮的，——這一件事早使衛道家痛心疾首寢食不安了很久，那里就會忘記？——沒有東西可以蓋下來了。她們這班新婦女不是常戴着一塊「薄紗」麼？那麼，拏這個來替代頭髮，也就可以了。遵照舊來規矩，採用上代材料，加上現今意匠，就造成上好時鮮出品，可以註冊認爲「新案特許」了。日本新聞記者製造新聞的手段畢竟高強，就是在區區一句話上也有這許多道理可以考究出來，真不愧爲東亞之文明先進國也！吾輩迂拙書生，不通世故，對之將愧死矣。

希臘的維持風化

十月十三日順天時報載西歐各國取締婦女異裝，其第二則係記希臘，原文云：「希臘政府因婦女着短裙于風化關係重大，特于二月十三日頒行新律，禁止婦女着短裙。凡已結婚之婦女及年在十四歲以上之未婚女子，其所着之裙距地面不得過英尺七寸半。今已實施此律，特派女檢查員二人在街檢查，如有違法者，實行拘捕處罰。其最可注意之點即希政府強迫爲父者爲其女負責，爲夫者爲其妻負責云。」

這在我們愛好希臘的書獃子看來心裏一定不免覺得詫異，這與我們所知道的書本上的希臘差得多麼遠呀！其實是我們錯了，這也就是我們之所以爲書獃子的地方也。蓋希臘之亡久矣，基督紀元前三三八年即爲馬其頓所併，繼屬羅馬及土耳其，直至一八三四年始得獨立，

爲奴隸者二千餘年，今之希臘已非復貝列克來思時之故物，文化湮沒，蠻性復現，民種雜亂，異族爲主，與中國頗相像，希臘的基督正教束縛人心或者比儒教也差不多同樣地厲害。拜輪在弔希臘詩中云，「嗟爾奴僇之民兮，局促轅下如牛羊，」（據劉半農君譯文，在新青年二卷四號，）的確罵得不錯。獨立後將及百年，終于還不能恢復他的元氣，而且名雖自主實際還不免要受別國的指揮，歐戰以後，差不多成了大英帝國主義的跟班；在這樣狀況之下，希臘的腐化與反動原來是當然的了。我們根據了雅典文化去批評現代希臘，正如根據了周秦諸子思想來批評現代中國一樣，無非表示其迂闊不知世故，毫無是處；我們要知道，希臘是一個久亡的古國，有如我們的中華，雖然獨立而還是同于附庸，一羣東方方式的無文化的民族，戴着一套也是東方式的專斷的政教，不過名稱還叫作希臘罷了。所以要了解希臘的近

事，用現代中國的眼光看去，大抵可以十得八九，上邊所記的禁短褲的用意也便可以完全領解，不但不須詫異而且還覺得極有道理了。至于所謂最可注意之點，那也不過是中國的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的遺意，一點兒都沒有什麼奇怪。日本到底也還是東方民族，又負有替中國維持風教的責任，所以聽見這類消息特別高興，彙集發表，用心之深至可佩服，只可惜中國原是東方文明的代表，一切奇事怪話他都全備，雖有希臘的良法美意，在中國却已屬陳言，因爲京津的官憲早已實行了過了也。但是，日本人替我們維持禮教的厚意，我們總是應當感謝的。

清朝的玉璽

玉璽這件東西，在民國以前或者有點用處，到了現在完全變了古董，只配同太平天國的那塊宋體字的印一樣送進歷史博物館去了。這回政府請溥儀君出宮，討回玉璽，原是極平常的事，不值得大驚小怪：難道擊到了這顆印還好去做皇帝不成麼？然而天下事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據願天時報說「市民大為驚異，旋即謠言四起，咸謂……奪取玉璽尤屬荒謬，」我真不懂這些「市民」想的到底是什麼。我于此得到兩種感想。其一是大多數都是昏蟲。無論所述市民的意見是否可靠，總之他們都是遺民，迷信玉璽的奴隸，是的確的，所以別人可以影射或利用。輿論公意，無論真假，多是荒謬的，不可信託。其二，是外國人不能了解中國的事情。外國人不是遺民，然而同他們一樣的

不是本國人，所以意見也一樣的荒謬，或者不是惡意的，也總不免于謬誤，至少是不了解。異國的人與文化，互相了解，當然並非絕不能的事，但據我所知，對於中國大約不會有過這樣的人，——我們自然也還不會了解過別人。我們也想努力的了解別國，但是見了人家的情形，對於自己的努力也就未免有點懷疑起來了。

順天時報是外國人的報，所以對於民國即使不是沒有好意，也總是絕無理解；牠的好惡無不與我們的相反，雖說是自然的却也是很愉快的。牠說優待條件係由朱爾典居中斡旋，現在修改恐列國不肯干休，則不但謬誤，簡直無理取鬧了。我要問朱爾典和列國（以及順天時報記者），當復辟的時候，你們為什麼不出來干涉，說優待條件既由我們斡旋議定，不准清室破約舉行復辟？倘若當時說這是中國內政，不加干涉，那麼這回據了什麼理由可以來說廢話？難道清室可以

無故破約而復辟，民國却不能修改對待已經復過辟的清帝的條件麼？
雖然是外國人，似乎也不好這樣的亂說罷。——然而仔細一想，就是
本國人，受過教育的人們中間，這樣想的人也未必沒有，那麼吾又于
外國人何尤？

（十三年十一月）

李佳白之不解

近日順天時報轉載「美國進士」李佳白的一篇文章，反對修改優待條件，有不解者五。他的記心真好，把辛亥遜位的事情記的清清楚楚，偏忘記了民國六年的十一天的復辟。好像外國人對於這事件都特別健忘似的，真令我「不解」。（聽說那打倒復辟的本人也似乎忘記了這件事，或者這件事本不好記，用福洛伊特派學說分析一下，一定可以找出重大的理由來吧。）

李佳白雖然居留中國，「在清政府之下者爲二十九年；在民國政府之下者爲十三年」，但究竟是外國人，完全不能了解中國的事情；而且照例外國人居留中國愈久，其思想之烏煙瘴氣亦必愈甚，李佳白自然不能逃此公例。仔細一想，李佳白的不解者五，實在已經不解得

太少，因為據我想來他的不解本當不止此數也。

順天時報是外國的機關報，他的對於中國的好意與了解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引李佳白同調所以正是當然。但我們也可以利用這些荒謬的議論。我們只要看這些外國機關報的論調，他們所幸所樂的事大約在中國是災是禍，他們所反對的大抵是於中國是有益的事。雖然不能說的太決絕，大旨總是如此。我們如用這種眼光看去，便不會上他們的當，而且有時還很足為參考的資料。

(十三年十二月)

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

今天看報知道日本子爵清浦奎吾來京了，這本來沒有什麼希奇，所奇者是他「自謂對中國文化具有常人所不及之特殊理解」。據電通社記述他的談話，有這樣的一節：

「予自幼年即受儒教薰陶，對孔孟之學知其久已成爲中國文化基礎之倫理觀念及道德思想，故特私心尊重，換言之，即予察中國自信當較一般常人頗具理解。」

這是多麼謬誤的話。我相信中國國民所有的只是道教思想，即薩滿教，就是以維持禮教爲業的名流與軍閥，其所根據以肆行殘暴者也。只是根于這迷信的恐怖與嫌惡，倘若不是私怨私利的時候。古昔儒家（並非儒教）的長處便是能把這些迷信多少理性化了，不過牠的本根

原是古代的迷信，而且他們都有點做官的嗜好，因此這一派思想終于非墮落分散不止。大家都以為是受過儒教「薰陶」，然而一部分人只學了他的做官趣味，一部分人只抽取了所含的原始迷信，却把那新發生的唯理的傾向完全拋棄了，雖然這一點在我看來是最可取的，是中國民族的一個大優點，假如誇大一點，可以說與古希臘人有點相像的。所以，現在中國早已沒有儒家了，除了一羣卑鄙的紳士與迷信的愚民。現今的改革運動，實在只是唯理思想的復興。我不知道所謂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在什麼地方有絕對的不同，我只覺得西方文明的基礎之希臘文化的精髓與中國的現世思想有共鳴的地方，故中國目下吸收世界的新文明，正是預備他自己的「再生」。這似乎是極淺顯的事情，但是那些相信東西文化是絕對不同，尤其以儒教為東方文化的精髓的人，則絕不能了解，他的對於過去現在將來的中國之判斷也無一

不謬誤。可惜這一類的人又似乎是特別的多。

清浦子爵是素受儒教薰陶的，又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了，其不能理解真的中國是當然的，也更不必置辯，但是因為他是子爵，他的話恐怕一定很得許多人的信仰，所以我想略有糾正之必要，特別是爲未來的「支那通」計。我想告訴他們，儒教絕不是中國文化的基礎，而且現在也早已消滅了。他的注重人生實際，與迷信之理性化的一點或者可以說是代表中國民族之優點的，但這也已消滅，現代被大家所斥罵的「新文化運動」倒是這個精神復興的表示。想理解中國，多讀孔孟之書是無用的，最好是先讀一部本國的明治維新史。無論兩國的國體是怎麼不同，在一個改革時期的氣分總是相像的，正如青年期的激昂與傷感在大抵的人都是相像的一樣。讀了維新的歷史，對於當時破壞嘗試等等底下的情熱與希望，能夠理解，再來看現時中國的情狀，纔

能不至于十分誤會。倘若憑了老年的頭腦，照了本國的標準，貿貿然到中國來，以爲找到了經書中的中國了，隨意批評一番，那不但是無謂的事，反而要引起兩方面的誤解，爲息事甯人計，大可不必。中國與日本最接近，而最不能互相了解，真是奇事怪事，——此豈非儒教在中作怪之故耶，哈哈。

十五年十月十七日。

支那民族性

從小說上看出的支那民族性，安岡秀夫著，本年四月東京聚芳閣出版，共分十章，列舉中國人的惡劣根性，引元明清三朝的小說作證，痛加嘲罵。我承認他所說的確是中國的劣點。漢人真是該死的民族，他的不長進不學好都是百口莫辯的。我們不必去遠引五六百年前的小說來做見證，只就目睹耳聞的實事來講，卑怯，凶殘，淫亂，愚陋，說謊，真是到處皆是，便是最雄辯的所謂國家主義者也決辯護不過來，結果無非只是追加表示其傲慢與虛偽而已。倘若人是應當如此的，那麼中國人便是代表，全世界將都歸他支配。如其不然，不仁不智不勇的人沒有生存的餘地，那麼我可以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且還是亡有餘辜。中國人近來又不知吃了什麼迷心湯，相信他的

所謂東方的文化與禮教，以爲就此可以稱霸天下，正在胡叫亂跳，這真奇極了。安岡的這本書應該譯出來，發給人手一編，請看看尊範是怎樣的一副嘴臉，是不是只配做奴才？

但是我不希望日本人做這樣的一本書。我並不是說中國的劣點只應由本國人自己來舉發，或者日本也自有其重大的劣點，我只覺得「支那通」的這種態度不大好，決不是日本的名譽。我們知道現代希臘的確有點墜落了，但歐美各國因爲顧念古昔文化的恩惠，總不去刻薄的嘲罵她，即使有所紀錄，也只是平心的說，保存他們自己的品格。我一眼看到桌上放着的一本「我們對於希臘羅馬的負債」叢書，美國哈特教授的希臘宗教及其遺風，不禁發生好些感慨，人們的度量竟有這樣的不同麼！我們決無權利去對日本主張債權，據我說來有些地方或者倒反對不起她，如儒教的影響的確于日本朝鮮安南諸民族頗

有毒害，但在日本方面看來中國確是有點像希臘羅馬，不是毫無關係的路人。中國現在墜落到如此，日本看了應當很是傷心的，未必是什麼很快意或好玩的一件事。我們不要日本來贊美或爲中國辯解，我們只希望她誠實地嚴正地勸告以至責難，但支那通的那種輕薄卑劣的態度能免去總以免去爲宜。我爲愛日本的文化故，不願這個輕薄成爲日本民族性之一。

(十五年七月)

支那與倭

承霞村先生惠贈「將來小律師」某君所著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一本，至爲感謝。這是民國四年出版的，我當初也曾聽到這個名字，但是沒有機緣買來一看，到現在似乎已經絕板了。著者痛恨「新名詞之爲鬼爲祟，害國殃民，以啓亡國亡種之兆，至于不可紀極」，故發憤作此冊，「欲以報効國家社會於萬一」，在現今所謂國家主義盛行的時代，仍不失爲斬新的意思，可以得大衆的同情，不必要我再來介紹。但是忠憤自忠憤，事實到底也還是事實，無論怎樣總是改變不過來的，我現在想就某君論「支那」的這一節略略說明，當作閒話的資料。原文云：

「支那（China）我譯則曰蔡拏」

此二字不知從何產生，頗覺奇怪。人竟以名吾國，而國人恬然受之，以爲佳美，毫不爲怪，余見之不啻如喪考妣，欲哭無聲，而深恨國人之盲從也。考此二字之來源，乃由日人誤譯西洋語 *China* 蔡拏者也。」

案查中國藏經中向有「支那撰述」的名稱。宋沙門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卷七「諸國篇」中有「脂那」這一條，註曰，「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國，卽讚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西域記云，摩訶至那，此曰大唐。」可知支那之名起于古印度，與奧斯福英文字典上所說一世紀時始見梵文中者正相合。「西洋語」不知何指，但看寫作 *China* 而讀如「蔡拏」，當係英吉利語無疑，武進屠寄氏亦曾主張支那原音應作楊那，與此說一致。但考西域記成于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卽西歷六四六年，距七八九年諾曼人侵入英國尙早一百四十三年；卽退一步而言翻譯名義集，該書成于宋高宗紹興丁丑，卽西歷一一五七年，是

時古英文雖已發生變化，但 China 之尚未讀成「蔡拏」，則可斷言也。因為照英國斯威德 (Henry Sweet) 之「歷史的英文法」所說，在十六世紀以前英文中的 i 字都讀作「衣」，所以那時英文中如有這一個字，也只讀作「啓那」，決不會如某君所說的那樣，與瓊思 (Jones) 的現代英文國音字典所拼脗合也。

原書在同一篇中又說：

「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其爲東方矮人，因其屢屢擾亂國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貽禍於今日，日人引以爲奇恥大辱，與天地爲長久，雖海苦石濫，亦刻刻不忘於心，銘諸杯盤，記于十八層腦裏，子孫萬代，無或昏忘。每一文學士作一字典，必于倭字註下，反覆詳加剖解，說其來由，記其恥辱。……吾因一倭字招人忌恨，割地喪權，來外交之齟齬，皆實其尤。」（附註：校對無訛。）

案前漢書地理志云，「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可見呼日本曰倭並不始于唐朝。據說文解字第八篇云，「倭，順貌，從人，委聲。詩曰，周道倭遲。」許君生在漢世，倘倭字有「形其爲東方矮人」之義，他老人家也總應該知道，帶說一句罷。「加以寇」則又在唐朝以後。查倭寇之起在日本南北朝時代，西歷十四世紀中葉，中國則爲元末，距唐朝之亡已經有四百五十年之譜了，硬說割地喪權由于唐代的一字，真是冤乎枉也，我不能不代爲辯護一聲。日本人是否把倭字銘諸杯盤，我不得而知，但是字典我却查過幾部，覺得「說其來由記其恥辱」的也不容易找到。字典中有倭字一條，這當然是漢和字典，我查服部與小柳二氏的，濱野的，簡野的諸書，（湊巧這些人不是文學博士便是布衣，沒有一個文學士，）只見大抵是這樣寫着：

倭人 古支那人呼日本人之稱。

倭夷 古支那人呼日本人賤稱，又倭奴，倭鬼。

這里所謂賤稱顯是指夷奴等字而言，與倭字沒有什麼關係，看「倭人」一條可知；其後且有「倭舞」之名，則係日本人自定，用以代「大和舞」（Yamato-mai）者。日本古訓詁書之一爲倭訓栞，又古織物有「倭文織」一種，至今女子名倭文子（Shidzuko）者亦仍有之。著者謂日本諱倭字，至于爲侵略中國之原因，愚未之前聞，不知其出于什麼根據也。

本來做律師的人關於這些事情不很知道也還不足爲病，我決不想說什麼閒話，但是著者是堂堂鼓吹國粹，反對夷化的人，知己知彼，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故不憚詞費，加以訂正，以免盲人瞎馬的危險。這個題目，照我作句上的趣味，本想寫作「倭與支那」，但是一則因爲文中次序有點不同，二則又因爲恐怕要觸愛國家之怒，所以改

成現在這樣，雖然這個調子我不大喜歡。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李完用與朴烈

在本年二月十三日的讀賣新聞上見到這樣一則紀事：

「日韓合併之功臣

李完用侯逝世

朝鮮總督府中樞院副議長李完用侯前因喘息病正在療養，至十一日病狀驟變，于同日下午一時死去。宮中得到李侯病篤的消息，下賜蒲桃酒一打以當慰問。侯爵家尙未發喪。又李侯乃是日韓合併的功臣。」

十五日同新聞的晚報上又有這樣的一大段紀事：

「第三年初在法廷相見的

朴烈夫婦

朝鮮人朴烈與金子文子（案此係日本人）將以大逆罪之被告于十六日上午十時在大審院刑事大法廷受特別裁判。在大震災直後，大正十二年九月二日爲警察廳所捕以來，至今已足第八百九十八日了。現將在曾經審過逆徒難波大助幸德秋水的一大法廷，在裁判長牧野菊之助之下開廷審理。大審院發出普通旁聽券一百五十張，在東京的朝鮮人大部分都切望旁聽，但均無法可想。法廷內外，由日比谷警署及憲兵隊派軍警防守。旁聽人只能見朴氏夫妻之入廷及裁判長訊問住所姓名，此後即禁旁聽，唯特別許可的人得以一直聽到末了。犯人二人現在市谷未決監內等候明日之裁判。當局職權上當行的精神鑑定也被拒絕，帝國大學杉田博士因了文書及其他材料，繼續作苦心之鑑定，至去年年底始告完成。藤井教誨主任二年半的教導也毫不見効，（沒有悔悟的意思。）朴烈起草作自敘傳，大部分已脫稿，今正在耽讀關於

思想問題等的書籍。去年年底，朴烈之兄特地從朝鮮的鄉間來到東京，在未決監與朴會面，日前已回朝鮮去了。又聞屆時朴烈將穿朝鮮禮服出廷，文子則穿染有「族徽」的和服。這個大逆事件裏面，還含有戀愛問題，所以更引起大衆的興味。朴烈與金子文子，路重漢與新山初代等，一面計畫著重大的陰謀，一面又浮沉于戀之漩渦裏。或一傳說謂因了戀愛的糾葛，此事件遂為警廳所聞知，以至暴露。新山初代在獄中病死，金重漢得豫審免訴，只餘朴烈與金子文子今當出席于特別裁判之法庭。布施律師等前曾奔走欲為二人正式結婚，其後也未實行。手鎖腰繩，頭戴編笠，二人當在法庭重複相見。十六日為事實審理，十七日為檢事的論告及律師的辯論，在二日間全部完結云。」

我們讀了上面的紀事而引起的第一個感想是，李完用是把朝鮮送給日本的一個朝鮮人，所以日本封他為侯爵，臨死時還遠遠迢迢地從日

皇賜給蒲桃酒一打去慰問他。朴烈是對於日皇謀逆的一個朝鮮人，所以被問了大逆罪，將來審判的結果自然也像逆徒難波或幸德一樣的消爲刑場之露，——這似乎更像幸德，因為他也夫妻共命的。這是我們感到的已然或是將然的事實。

我們第二個感想是，照理論上講，我不知怎的總覺得李完用倒是確實的逆徒，朴烈雖然在國際禮儀（不過這在順天時報的東鄰記者們是向來不講的，我們只是犯不着來學壞樣，）上不好怎樣的贊美，但總可以說是烈士，更不必說是朝鮮的忠良了。朝鮮在日韓合併的時候固然出了不少的逆徒，但是安重根，朴烈，以及獨立時地震時被虐殺的數百鮮人，流的報償的血也已不少了，我對於這亡國的朝鮮不能不表示敬意，特別在現今這個中國，滿洲情形正與合併前的朝鮮相似，而政客學者與新聞界的意見多與日本一鼻孔出氣，推尊張吳，竭力爲

他們鼓吹宣傳的時代。我相信中國可以有好些李完用，倘若日本（或別國）有興致來合併中國，但我懷疑能否出一兩個朴烈夫婦。朝鮮的民族，請你領受我微弱的個人的敬意，雖然這于你沒有什麼用處。我以前只知道你們慶州一帶的石佛以及李朝的磁器，知道你的先民富有藝術的天分，現在更知道並世的朝鮮人裏也還存在血性與勇氣。

日本爲生存競爭計或者不得不吞併朝鮮，朝鮮因爲孱弱或者也總難保其獨立，但我對於朝鮮爲日本所陵踐總不禁感到一種悲憤。中國從前硬要朝鮮臣服，現在的愛國家也還有在說朝鮮「本我藩屬」的人，我聽了很不喜歡。我是同江紹原先生一樣主張解放蒙藏的，但同時也主張援助亞東各小民族（如安南緬甸）獨立的，——這是說將來中國倘若有此力量。朝鮮我也希望他能獨立，不屬於中日，自然也不要屬於蘇俄。朝鮮的文化雖然多半是中國的，却也別有意義，他是中

日文化的連絡，他是中國文化的繼承者，也是日本文化的啟發者。在日本直接與中國交際之前，朝鮮是日本的唯一的導師，舉凡文字，宗教，工業，文物各方面無不給與極大助力，就是近代德川朝的陶磁工藝也還是由于朝鮮工人的創始。我真不解以俠義自憐的日本國民對於他們文化的恩人朝鮮却這樣的待遇，雖說這是強食弱肉的世界。日本對於不是李完用一流的朝鮮人給他加上一個極不愉快的名號，叫作「不逞鮮人」，——這就是那「不逞鮮人」的名稱，養成日本人的恐怖與怨毒，以致在地震時殘殺了那許多朝鮮人。我們看了朝鮮的往事，不能不為中國寒心。

（十五年二月）

文明國的文字獄

日本是東亞的文明先進國，有許多辦法是很值得我們中國去學樣的。是的，兩國的政體有點兒不同，日本是君主國，中國是共和國，但這是「實君共和」，或者應稱為「多君共和」纔對，壓根兒沒有多大差別，除了凶暴有餘而嚴密或未及。這末一點所以是應該學習的。

讓我舉出一兩個好例來吧。海賊江連等奪取大輝丸，屠殺中俄朝鮮乘客二十餘人，發揚國威，振興武士道之精神，故破案後江連僅判處十二年有期徒刑，聽者歡聲雷動，稱「名裁判」不置，此其一。憲兵大尉甘粕于大震災時誘大杉榮夫婦至司令部，手自絞殺，以絕無政府主義之根株，措國家于磐石之安，又為滅口起見，特將大杉六歲的外甥橋宗一一併絞死，移尸剝衣，以湮滅證據，苦心愛國，允為一國

士」。故破案後判處十年有期徒刑，旋即蒙保釋，發往奉天効力，此其二。此外解散各大學的研究社會科學團體，設置「學生監」，以防「思想惡化」，由內閣招集和尚道士會議，以謀「思想善導」，都是足以爲法的，至于收用謝米諾夫以反赤化，則大家都已知道，算不得什麼專賣特許的辦法了。

近來看報，見有一件更新的辦法，值得特別介紹。俗語云，「擒賊先擒王」，現在便是這個辦法，不去零零碎碎地拿辦無名的東髮小生，只從鼎鼎大名的教授下手，于是而井上哲次郎博士將被告發，而人心亦將正而邪說亦將息了。井上哲次郎是貴族院議員，帝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年紀也將近七十了，平常也算是真正老派，與滑稽學者們遠藤隆吉，建部遯吾，上杉楨吉等差不多，說他是賊王，是惡化思想的首領，的確是大有語病，但總之不知是什麼運命的惡戲，他

爲了在我國體及國民道德裏的一句話，犯了不敬的大罪，動了普天的公憤了。老博士的革職查辦當在不遠，這在凡有血氣的看來自然是千該萬該的，那里還容得懷疑或是猶豫呢？

却說說日本的神話，有三件建國之寶，一是八咫鏡，二是天之叢雲劍，三是八坂瓊曲玉，稱爲「三種神器」。據說鏡與曲玉是天照御神即太陽女神躲到岩窟裏去的時候由衆神所造，劍則係太陽的兄弟素盞鳴尊在下界殺了八首大蛇，從蛇的身子裏取出來的，又名草薙劍的便是。這雖都是神話，但據說這三件東西却都是實有的，至今還供養着，如書上所說，「實爲我天皇傳國之神璽，與皇統共天壤無窮之御寶也。」好在我們不是弄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的人，不必去議論他的真僞，引起是非來，只要說明有什麼一回事就得了。非上博士本來也不是弄那些東西的人，他的專門是哲學，因爲我彷彿記得他做過些講

孔夫子的書，這回不知怎地做了那本我國體與國民道德，說及三種神器，輕輕的一句話，却闖下了彌天的大禍。查我所見的日本報上都不說明，只說該博士「云云」，但我從在中國發行的日文報上曾看到一條，比較明白一點，只可惜原報一時找不着了。大約是井上博士說，現在的神器裏有兩種是真的，其一已經燒失，留存的只是模造品，至於燒失的是那一種，我記不清是劍呢還是鏡了。

這可了不得！在我們不相干的人看去是一句灰色的溫噉的話，在日本却是犯了不敬罪，是「搖動國民之信念」的東西了。前大東文化學院教授松平康國，佃信夫等於五日下午一時往訪內閣總理大臣，責問政府對於井上博士不敬事件爲何不嚴重查辦，主張須令井上辭職以謝天下。同日下午二時，有大學生二人往訪內務大臣，由次長接見，也是質問該不敬事件，因爲答覆不滿意，便競以老拳加於內務次長之

頭上。這兩個人經警署拘去，查明一爲中央大學生菱谷，一爲日本大學生中濱，雖然日本大學聲明沒有這個學生，中央大學聲稱該生業於六月間退學云。二人同係大和魂聯盟的團員。這樣團體在我們看來是一種反動的暴力團，但在本地當然是宗旨純正的尊王團體之一罷。同時司法方面也已開始活動，據說「學術研究之自由固然承認，但將研究之結果出版，發表於社會，則已越出研究的範圍，查出版法第二十六條，正屬相當：凡出版將破壞政體紊亂國權之文書圖畫時，處著作者發行者印刷者以兩月以上兩年以下之輕禁錮，附加二十圓以上二百圓以下之罰金。但該博士如辭去一切公職，專表謹慎之意，則或只傳案檢察，免予起訴，亦未可知云。」

你看這辦的多麼嚴重，多麼精密，多麼上下一心。文明國的文字獄到底與半開化的中國是不同的。中國的辦法只是殺一儆百，除了偶

然隨便槍斃一兩個之外，不知道有細磨細琢的好方法，無怪文化不進而被稱爲半開化也。竊意中國將來如能奮興，得列於強國之林，這一點不可不注意，即提倡武士道以扼人之頸頸，設置學生監以阻人之思想，良法美意，固當積極仿行外，那種文字之獄亦應時常舉行，以增威嚴，此恐作此文之微意也。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夏夜夢

序言

鄉間以季候定夢的價值，俗語云春夢如狗屁，言其毫無價值也。冬天的夢較爲確實，但以「冬夜」（冬至的前夜）的爲最可靠。夏秋夢的價值，大約只在有若無之間罷了。佛書裏說，「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夢，二先見夢，三天人夢，四想夢。」後兩種真實，前兩種虛而不實。我現在所記的，既然不是天人示現的天人夢或預告福德罪障的想夢，却又並非「或晝日見夜則夢見」的先見夢，當然只是四大不和夢的一種，俗語所謂「亂夢顛倒」。大凡一切顛倒的事，都足以引人注意，有紀錄的價值，譬如中國現在報紙上所記的政治或社會的要聞，那一件不是顛倒而又顛倒的麼？所以我也援例，將夏夜的亂夢隨

便記了下來。但既然是顛倒了，虛而不實了，其中自然不會含着什麼奧義，不勞再請「太人」去占；反正是占不出什麼來的。——其實要占呢，也總胡亂的可以做出一種解說，不過這占出來的休咎如何，我是不負責任的罷了。

一 統一局

彷彿是地安門外模樣。西邊牆上貼着一張告示，擁擠着許多人，都仰着頭在那里細心的看，有幾個還各自高聲念着。我心裏迷惑，這些人都是車夫麼？其中夾着老人和女子，當然不是車夫了；但大家一樣的衣服上罩着一件背心，正中綴了一個圓圖，寫着中西兩種的號碼。正納悶間，聽得旁邊一個人喃喃的念道，

「……目下收入充足，人民軍等應該加餐，自出示之日起，不問女男幼老，應每日領米二斤，麥二斤，豬羊牛肉各一斤，馬鈴薯三

斤，油鹽准此，不得折減，違者依例治罪。

飲食統一局長三九二七鞠躬

這個辦法，寫的很是清楚，但既不是平糶，又不是賑饑，心理覺得非常胡塗。只聽得一個女人對着一個老頭子說道，

「三六八（彷彿是這樣的一個數目）叔，你老人家胃口倒還好麼？」

「六八二——不，六八八二妹，那里還行呢！以前已經很勉強了，現今又添了兩斤肉，和些什麼，實在再也吃不下，只好拚出治罪罷了。」

「是啊，我怕的是吃土豆，每天吃這個，心裏很膩的，但是又怎麼好不吃呢。」

「有一回，還是只發一斤米的時候，規定凡六十歲以上的人應該

安坐，無故不得直立，以示優待。我坐得不耐煩了，暫時立起，恰巧被稽查看見了，拉到平等廳去判了三天的禁錮。」

「那麼，你今天怎麼能夠走出來的呢？」

「我有執照在這里呢。這是從行坐統一局裏領來的，許可一日間不必遵照安坐條律辦理。」

我聽了這些莫名其妙的話，心想上前去打聽一個仔細，那老人却已經看見了我，慌忙走來，向我的背上一看，叫道，

「愛克司兄，你爲什麼還沒有註冊呢？」

我不知道什麼要註冊，剛待反問的時候，突然有人在耳邊叫道，「幹麼不註冊！」一個大漢手中拿着一張名片，上面寫道「姓名統一局長一二三」，正立在我的面前。我大吃一驚，回過身來撒腿便跑，不到一刻便跑的很遠了。

二 長毛

我站在故鄉老屋的小院子裏。院子的地是用長方的石板鋪成的；坐北朝南是兩間「藍門」的屋，子京叔公常常在這里抄子史輯要，——也在這里發瘋；西首一間側屋，屋後是楊家的園，長着許多淡竹和一棵棕櫚。

這是「長毛時候」。大家都已逃走了，但我却並不逃，只是立在藍門前面的小院子裏，腰間彷彿挂着一把很長的長劍。當初以為只有自己一個人，隨後却見在院子裏還有一個別人，便是在我們家裏做過長年的得法，——或者叫做得壽也未可知。他同平常夏天一樣，赤着身子，只穿了一條短袴，那豬八戒似的臉微微向下。我不會問他，他也不說什麼，只是憂鬱的却很從容自在的站着。

大約是下午六七點鐘的光景。他並不抬起頭來，只喃喃的說道，

「來了。」

我也覺得似乎來了，便見一個長毛走進來了。所謂長毛是怎樣的人我並不看見，不過直覺他是個長毛，大約是一個穿短衣而拿一把板刀的人。這時候，我不自覺的已經在側屋裏邊了；從花牆後稟出去，却見得法（或得壽）已經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反背着手，專等着長毛去殺他了。以後的景致有點模糊了，彷彿是影戲的中斷了一下，推想起來似乎是我趕出去，把長毛殺了。得法聽得撲通的一顆頭落地的聲音，慢慢的抬起頭來一看，纔知道殺掉的不是自己，却是那個長毛，於是從容的立起，從容的走出去了。在他的遲鈍的眼睛裏並不表示感謝，也沒有什麼驚詫，但是因了我的多事，使他多要麻煩，這一種煩厭的神情却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了。

三 詩人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詩人，（當然是在夢中，）在街上走着搜尋詩料。

我在護國寺街向東走去，看見從對面來了一口棺材。這是一口白皮的空棺，裝在人力車上面，一個人拉着，慢慢的走。車的右邊跟着一個女人，手裏抱着一個一歲以內的孩子。她穿着重孝，但是身上的白衣和頭上的白布都是很舊而且髒，似乎已經穿了一個多月了。她一面走，一面和車夫說着話，一點都看不出悲哀的樣子。——她的悲哀大約被苦辛所凍住，所遮蓋了罷。我想像死者是什麼人，生者是什麼人，以及死者和生者的過去，正抽出鉛筆想寫下來，他們却已經完全不見了。

這回是在西四北大街的馬路上了。夜裏驟雨初過，大路洗的很是清潔，石子都一顆顆的突出，兩邊的泥路却爛的像泥塘一般。東邊路

旁有三四個人立着呆看，我也近前一望，原來是一匹死馬躺在那里。大車早已走了，撒下這馬，頭朝着南脚向着東的攤在路旁。這大約也只是一匹平常的馬，但躺在那里，看去似乎很是瘦小，從泥路中間拖開的時候又翻了轉面，所以他上邊的面孔肚子和前後腿都是濕而且黑的沾着一面的污泥。他那胸腹已經不再掀動了，但是喉間還是咻咻的一聲聲的作響，不過這已經不是活物的聲音，只是如風過破紙窗似的一種無生的音響而已。我忽然想到俄國息契特林的講馬的一生的故事柯虐伽，拿出筆來在筆記簿上剛寫下去，一切又都不見了。

有了詩料，却做不成詩，覺得非常懊惱，但也微倖因此便從夢中驚醒過來了。

四 拂拂之出籠

在著名的雜誌宇宙之心上，發現了一篇驚人的議論。篇名叫做拂

狒之出籠。大意說在毛人的時代，人類依恃了暴力，捕捉了許多同族的狒狒猩猩和大小猿猴，鎖上鐵鍊，關在鐵籠裏，強迫去作苦工。這些狒狒們當初也曾反抗過，但是終抵不過皮鞭和饑餓的力量，歸結只得聽從，做了毛人的奴隸。過了不知多少千年，彼此的皮毛都已脫去，看不出什麼分別，鐵鍊與籠也不用了，但是奴隸根性已經養成，便永遠的成了一種精神的奴族。其實在血統上早已混合，不能分出階級來了，不過他們心裏有一種運命的階級觀，譬如見了人己的不平等，便安慰自己道，「他一定是毛人。我當然是一個狒狒，那是應該安分一點的。」因為這個緣故，彼此相安無事，據他們評論，道德之高足爲世界的模範。……但是不幸據專門學者的考察，這個理想的制度已經漸就破壞，狒狒將要扭開習慣的鎖索，出籠來了。出籠來的結果怎樣，那學者不會說明，他不過對於大家先給一個警告罷了。

這個警告出來以後，社會上頓時大起恐慌。大家——凡自以爲不是狒狒的人們，——兩個一堆，三個一攢的在那里討論，想找出一個萬全的對付策。他們的意見大約可以分作這三大派。

一，是反動派。他們主張恢復毛人時代的制度，命令各工廠「漏夜趕造」鐵練鐵籠，把所有的狒狒階級拘禁起來，其正在趕造鐵練等者准與最後拘禁。

二，是開明派。他們主張教育狒狒階級，幫助他們去求解放，即使不幸而至於決裂，他們既然有了教育，也可以不會有什麼大恐怖出現了。

三，是經驗派。他們以爲反動派與開明派都是庸人自擾，狒狒是不會出籠的。加在身上的鎖索，一經拿去，人便可得自由；加在心上的無形的鎖索的拘繫，至少是終身的了，其解放之難與加上的時間之久

爲正比例。他們以經驗爲本，所以得這個名稱，若從反動派的觀點看去可以說是樂觀派，在開明派這邊又是悲觀派了。

以上三派的意見，各有信徒，在新聞雜誌上大加鼓吹，將來結果如何，還不能知道。反動派的主張固然太是橫暴，而且在實際上也來不及；開明派的意見原要高明得多，但是在這一點上，也是一樣的來不及了。因爲那些自承爲狒狒階級的人雖沒有階級爭鬪的意思，却很有一種階級意識；他們自認是一個狒狒，覺得是卑賤的，却同時彷彿又頗尊貴。所以他們不能忍受別人說話，提起他們的不幸和委屈，即使是十分同情的說，他們也必然暴怒，對於說話的人漫罵或匿名的揭帖，以爲這人是侵犯了他們的威嚴了。而且他們又不大懂得說話的意思，尤其是諷刺的話，他們認真的相信，得到相反的結果，氣轟轟的爭鬪。從這些地方看來，那開明派的想借文字言語企圖心的革命的運

動，一時也就沒有把握了。

拂拂倘若真是出籠，這兩種計畫都是來不及的。——那麼經驗派的不出籠說是唯一的正確的意見麼？我不能知道，須等去問「時間」先生纔能分解。

這是那一國的事情，我醒來已經忘了，不過總不是出在我們震旦，特地聲明一句。

五 湯餅會

是大戶人家的應堂裏，正在開湯餅會哩。

廳堂兩旁，男左女右的坐滿了盛裝的賓客。中間彷彿是公堂模樣，放着一頂公案桌，正面坐着少年夫妻，正是小兒的雙親。案旁有十六個人分作兩班相對站着，衣冠整肅，狀貌威嚴，胸前各挂一條黃綢，上寫兩個大字道，「證人」。左邊上首的一個人從桌上擎起一張文憑似的金邊的白紙，高聲念道，

「維一四天下，南瞻部洲，禮義之邦，摩訶弗羅利達國，大道德主某家降生男子某者，本屬游魂，分爲異物。披蘿帶荔，足禦風寒；飲露餐霞，無須烟火。友螻蛄而長嘯，賞心無異于聞歌；附螢火以夜游，行樂豈殊于秉燭。幽冥幸福，亦云至矣。爾乃罔知滿足，肆意貪求：却夜臺之幽靜而慕塵世之紛紜，舍金剛之永生而就石火之暫寄。卽此顯愚，已足憐憫；况復緣茲一念，禍及無辜，累爾雙親，鑄成大錯，豈不更堪歎恨哉。原夫大道德主某者，華年月貌，羣稱神仙中人，而古井秋霜，實受聖賢之戒；以故雙飛蛟蝶，既未足喻其和諧，一片冰心，亦未能比其高潔也。乃緣某刻意受生，妄肆蠱惑，以致清芬猶在，白蓮已失其花光，綠葉已繁，紅杏修成爲母樹。十月之危懼，三年之苦辛；一身瀕於死亡，百樂悉以捐棄。所犧牲者既大，所耗費者尤多；就傳取妻，飲食衣被，初無儲積，而擅自取攜；猥云人

子，實唯馬蜩，言念及此，能不慨然。嗚呼，使生汝而爲父母之意志，則爾應感罔極之恩；使生汝而非父母之意志，則爾應負彌天之罪矣。今爾知恩乎，爾知罪乎？爾知罪矣，則當自覺悟，勉圖報稱，冀能懺除無盡之罪於萬一。爾應自知，自爾受生以至復歸夜台，盡此一生，爾實爲父母之所有，以爾爲父母之罪人，卽爲父母之俘囚，此爾應得之罪也。爾其謹守下方之律令，勉爲孝子，余等實有厚望焉。

計開

一，承認子女降生純係個人意志，應由自己負完全責任，與父母無涉。

二，承認子女對於父母應負完全責任，併賠償損失。

三，准第二條，承認子女爲父母之所有物。

四，承認父母對於子女可以自由處置；

甲，隨意處刑。

乙，隨時變賣或贈與。

丙，製造成謬種及低能者。

五，承認本人之妻子等附屬物間接爲父母的所有物。

六，以感謝與滿足承認上列律令。」

那人將這篇桐選合璧的文章念了，接着便是年月和那「游魂」——現在已經投胎爲小兒了——的名字，於是右邊上首的人恭恭敬敬的走下去，捉住抱在乳母懷裏的小兒的兩手，將他的大拇指捺在印色盒裏，再把他們按在紙上署名的下面。以後是那十六個證人各着花押，有一兩個寫的是「一片中心」和「一本萬利」的符咒似的文字，其餘大半只押一個十字，也有畫圓圈的，却畫得很圓，並沒有什麼規角。末一人畫圈纔了，院子裏便驚天動地的放起大小砲竹來，在這聲響中

間，聽得有人大聲叫道，「禮——畢——」於是這禮就畢了。

這天晚上，我正看着英國巴特勒的小說虛無鄉遊記，或者因此引起我這個妖夢，也未可知。

六 初戀

那時我十四歲，她大約是十三歲罷。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樓，間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兒。伊本姓楊，住在清波門頭，大約因為行三，人家都稱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婦沒有子女，便認她做乾女兒，一個月裏有二十多天住在他們家裏，宋姨太太和遠鄰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婦雖然很說得來，與姚宅的老婦却感情很壞，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並不管這些事，仍舊推進門來游嬉。她大抵先到樓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趣一回，隨後走下樓來，站在我同僕人阮升公用的一張板棹旁邊，抱着名叫「三花」的一隻大

貓，看我映寫陸潤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會和她談過一句話，也不會仔細的看過她的面貌與姿態。大約我在那時已經很是近視，但是還有一層緣故，雖然非意識的對於她很是感到親近，一面却似乎爲她的光輝所掩，開不起眼來去端詳她了。在此刻回想起來，彷彿是一個尖面龐，烏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並沒有什麼殊勝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裏總是第一個人，使我於自己以外感到對於別人的愛着，引起我沒有明瞭的性的概念的對於異性的戀慕的第一個人了。

我在那時候當然是「醜小鴨」，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終不以此而減滅我的熱情。每逢她抱着貓來看我寫字，我便不自覺的振作起來，用了平常所無的努力去映寫，感着一種無所希求的迷濛的喜樂。並不問她是否愛我，或者也還不知道自己愛着她，總之對於她的存

在感到親近喜悅，並且願爲她有所盡力，這是當時實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給我的賜物了。在她怎樣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緒大約只是淡淡的一種戀慕，始終沒有想到男女夫婦的問題。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發表對於姚姓的憎恨，末了說道，

「阿三那小東西，也不是好東西，將來總要流落到拱辰橋去做姨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姨子這些是什麼事情，但當時聽了心裏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姨子，我必定去救她出來。」

大半年的光陰這樣的消費過去了。到了七八月裏因爲母親生病，我便離開杭州回家去了。一個月以後，阮升告假回去，順便到我家裏，說起花牌樓的事情，說道，

「楊家的三姑娘患霍亂死了。」

我那時也很覺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慘的死相，但同時却又似乎很
是安靜，彷彿心裏有一塊大石頭已經放下了。

(十年九月)

真的瘋人日記

編者小序

近來神經病似乎很是流行，我在新世界什麼地方拾得的「瘋人日記」就已經有七八本了。但是那些大抵是書店裏所發賣的家用日記一類的東西，表紙上印著「瘋人日記」四個金字，裏邊附印月份牌郵費表等，後面記事也無非是「初一日晴，上午十點十七分起牀」等等尋常說話。其中只有一本，或者可以算是真正瘋人所記的。這是一卷小方紙的手抄本，全篇用「鐵綫篆」所寫，一眼望去，花綠綠的看不出是什麼東西，——幸而我也是對於「小學」用過功的，懂得一點篆法，而且他又恰好都照著王楷篆去的，所以我費了兩天工夫，居然能夠把他翻譯出來了。這篇裏所

記的，是著者（不知其姓名，只考證出他就是寫那鐵線篆的人而已）的民君之邦——德謨德斯坡諦恩——游記的一部分，雖然說得似乎有點支離曖昧，但這支離曖昧又正是他的唯一的好處，倘若有人肯去細心的研究，我相信必然可以尋出些深奧的大道理來，所以我就拿來發表了。至於他是否是真正的瘋人，我們既然不會知道他的姓名，當然無從去問他自己，但是他即使不是瘋人，也未必一定是不瘋人：這是我所深信不疑的。小序竟。

一 最古而且最好的國

憑了質與力之名，我保證我所記的都是真實，但使這些事情果然實有，而且我真是親到彼邦，實地的看了來。

民君之邦——德謨德斯坡諦恩，這兩句話我已經不知道說了多少遍了，現在這一卷敘述起頭，不免再說一番，——在東海中，是世界

上最古，而且是，最好的國；這末一節，就是我們游歷的人也不好否認，不但是本國的人覺得如此。在那里各人都有極大的自由，這自由便以自己的自由爲界，所以你如沒有被人家打倒，儘可以隨意的打人，至於謾罵自然更是隨意了，因爲有「學者」以爲這是一種習慣，算不得什麼。大家因爲都尊重自由，所以沒有三個人聚在一處不是立刻爭論以至毆打的；他們的意見能夠一致的只有一件事，便是以爲我自己是決不會錯的。

他們有兩句口號，常常帶在嘴裏的，是「平民」與「國家」，雖然其實他們並沒有一個是平民，却都是便衣的皇帝。因爲他們的國太古了，皇帝也太多了，所以各人的祖先差不多都曾經做過一任皇帝，——至少是各人的家譜上都這樣說；據說那極大的自由便是根據這件事實而發生的。至於愛國一層却是事實，因爲世界上像他們那樣憎惡

外國的人再也沒有了，這實在是愛國的證據。但是平常同外國人也還要好，而且又頗信用，即如我帶去的白乾，他們很喜歡喝，常常來買，又有一次大家打架，有一個唯一愛國會會長背了一捆舊賬簿到我這裡來寄存，也是一例。這些舊賬簿本來是五百年前的出入總登，在此刻是收不起賬來的了，他們却很是看重，拿到我們華商家裏存放，實在要比我國人的將裝著鈔票契據的紅漆皮箱運到東城去更為高尚了。

閑話說得太遠了，現在言歸正傳，再講那「平民」與「國家」兩句口號的事情。有一天我在路上走著，看見兩個衣冠楚楚的人對面走來，他們彼此很很的看了一眼，一個人便大發咆哮道，「你爲什麼看我，你這背叛國家的……」那個人也吼叫道，「你欺侮平民麼，你這智識階級！」說時遲，那時快，倘若不是那站在路心的巡捕用木棍敲

在他們的頭上，一人一下，把他們打散，我恐怕兩個人早已鑽了過去，彼此把大褂撕破，隨後分頭散去，且走且罵，不知道要走到什麼地方纔肯住口哩。

二 准仙人的教員

在這民君之邦裏最可佩服的是他們的教育制度，這或者可以說是近於理想的辦法了。他們以爲教育是一種神聖——不，無甯說是清高的事業，不是要喫飯撒矢，活不到一百歲的俗人所配幹的，在理論上說來應該是仙人纔可以擔任。但是不幸自從葛仙翁的列仙傳出板以後，神仙界中也似乎今不如古，白日飛昇的人漸漸少見，不免有點落莫之感了。雖然呂純陽等幾位把兄弟還是時常下凡，可以坐蒲一「桌」，但是要請他們擔任國立七校（因爲他們缺少一個美術學校）的教職也是不夠，何況還有許多中小學校呢。他們的教育當局勞心焦

思的密議了十一個月，終於不得已而思其次，決議採用「准仙人」一來充當職教員，算是過渡時代的臨時辦法。這所謂准仙人乃是一種非仙非人，介在仙與人之間的清高的人物；其養成之法在拔去人氣而加入仙氣，以禁止喫飯撒矢爲修煉的初步。學校任用的規則，係以避穀者爲正教授，餐風飲露者爲教授，日食一麻一麥者爲講師，這一類自然以婆羅門爲多。學校對於准仙人的教員，極爲優待：凡教授都規定住在學校的東南對角的一帶，以便他們上校時喝西北風藉以維繫生命；避穀的正教授則准其住在校裏，因爲他們不復需要滋補的風露，而且他們的狀態也的確不很適宜于搬動了。至於講師就不大尊重，因爲還要吃一麻一麥，未免有點凡俗而且卑鄙；倘若從事於清高的教育事業而還要吃飯，那豈不同苦力車夫一樣了麼？這在民君之邦的教育原理上是絕對的不能承認的。

他們學校各種都有，只是沒有美術學校，因為他們從平民的功利主義立腳點看來，美術是一種奢侈品，所以歸併到工業裏去，哲學也附屬於理化，文學則附屬於博物，當我在那里的時候，統治文壇的人正是一個植物學者。他們的學科雖然也是分門別類有多少種，但是因為他們主張人是全知全能的，活動的範圍是無限的，所以實際上是等於不分，這便是術語上的所謂學術的統一。我曾看見一個學造船的人在法政學校教羅馬法，他的一個學生畢業後就去開業做外科醫生，後來著了一部白晝見鬼術，終於得了一個法學博士的名號。據說這種辦法是很古的，而且成績很好，近有歐美都派人去調查，恐怕不久便要被大家所採用了。他們主張人類的全知全能，所以猛烈的反對懷疑派，說是學敵，因此他們在古人中又最恨蘇格拉底與孔子：因為蘇格拉底曾說他自知其無所知，故為唯一之智者；孔子也說，知之為知之，不

知爲不知，是知也。他們國裏倘若有人說這不是自己所研究的，不能妄下論斷，他們便說他有蘇黨的嫌疑，稱他是御用學者，要聽候查辦。想免去這些患難，最好是裝作無所不知，附和一回，便混過去；好在這種新花樣的學說流行，大都是同速成法政一樣，不久就結束了，所以容易傳衍。有一回，一個名叫果非道人的和尙到那里提倡靜臥，說可以却病長生，因爲倘若不贊成就不免有蘇黨的嫌疑，所以一時聞風響應，教室裏滿眼都是禪床，我們性急的旁觀者已經預備著看那第一批的靜臥者到期連著禪床冉冉的飛上天去了。但是過了一個半月之後，却見果非道人又在別處講演星雲說，禪床上的諸君也已不見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近來有人發見豬尾巴有毒，喫了令人怔忡，新發起了一個不食豬尾巴同盟，大家都坐了汽車出發到鄉間去宣傳這個真理；其結果是豬尾巴少賣了若干條，——然而在現在自然是仍

舊可以賣了。

三 種種的集會

我參觀了許多地方。規模最爲弘大者是統一學術研究所，據說程度在一切大學院之上，我在那里看見一個學者用了四萬八千倍的顯微鏡考察人生的真義，別一個學者閉目冥想，要想出化學原子到底有七十幾種。又有一個因形垢面的人，聽說是他們國裏唯一的支那學者，知道我是中國人，特別過來招呼；他說廢寢忘食的——這個有他的容貌可以作證——研究中國文字，前後四十年，近來纔發見俗稱一撇一捺的人字實在是一捺上加一撇，他已經做了一篇三百頁的論文發表出去，不久就可望升爲太博士了，——因爲他本來是個名譽博士。

理性發達所是去年纔成立的，一種新式學說實驗場。某學者依據亞列士多德的學說以爲要使青年理性發達，非先把這些蘊蓄着的先天

的狂議論發出不可，因此他就建設這個實驗場，從事於這件工作。其法係運用禪宗的「念佛者誰」的法子，叫學生整天的背誦「二四得三」：「這一句話。初級的人都高聲的念「二四得甲」或是「二四二千七」等等，——因為這些本來是狂議論。最高級的只有一個人，在一間教室獨自念道「二四得六！」引導的人說他畢業的期已近了，只要他一說出二四得七，那便是火候已到，理性充分的發達，於是領憑出所，稱為理性得業士了。至於「二四得八」這一句話，在那里是不通行的，因為那建設理性發達所的學者自己也是說「二四得七」的。

以色列拉忒勒亞——勉強可以譯作主義禮拜會，是一種盛大的集會，雖是儀式而「不是宗教」。我去參觀的時候，大半的儀式都已過去，正在舉行「亞那台瑪」了；依照羅馬舊教的辦法，一派的禮拜者各詞咒詛異己的各派，那時正是民生主義派主席，詛着基爾特及安那其

諸派，所以這幾派的人暫時退席，但是復辟黨帝制黨民黨都在一起，留着不走，因為於他們沒有關係，所以彼此很是親善；這實在足以表示他們的偉大的寬容的精神，不像是我國度量狹隘的民主主義者的決不肯和宗社黨去握手，我於是不禁歎息「禮失而求諸夷」這句話的確切了。

民君之邦的法律——不知道是那一個階級所制定，這便是他們的議員也不清楚——規定信仰自由，有一所公共禮堂，供各派信徒的公用。這地方名叫清淨境，那一天裏正值印度的拜科布拉蛇派，埃及的拜鱷魚派以及所謂大食的拜口派都在那里做道場，但是獨不見有我所熟知的大仙廟和金龍四大王廟，而且連朱天君的神像也沒有。我看了很是奇怪，（而且不平，）後來請教那位太博士，這纔明白：他們承認支那是無教之國，那些大仙等等只是傳統的習慣，並不是迷信，所

以不是宗教。但是還有一件事我終於不能了解，便是那大食的拜口派。我們鄉裏的老太婆確有這樣的傳說，但是讀書人都知道這只是誣蔑某教的謠言，不值一駁的；我又曾仔細考証，請一個本教的朋友替我查經，順翻了一遍，又倒翻了一遍，終於查不出證據來。——然而在民君之邦裏有一個學者在論文上確確鑿鑿的說過，那麼即使世間沒有這樣的事實，而其為必然的真理，是不再容人置疑的了，所以他們特設一個祭壇，由捕房按日分派貧民隊前往禮拜，其儀注則由那個學者親為規定云。

此外還有一個兒童講演會，會員都是十歲以下的小學生，當時的演題一個是「生育制我的實際」，一個是「萬古不變的真理」，一個是「漢高祖斬丁公論」，餘興是國粹藝術「捧壳子」。但是我因為有點別的事情，不會去聽，便即回到我的寓裏去了。

四 文學界

民君之邦裏的文學很是發達，由專門的植物學家用了林那法把他分類，列若干科，分高下兩等。最高等的是「雅音科」，——就是我們在外國文學史上時常聽到的「假古典派」，最下等的是所謂墮落科，無韻的詩即屬於這一科裏。雅音科又稱作「雅手而俗口之科」，原文是一個很長的拉丁字，現在記不起來了。他們的主張是，「雅是一切」，而天下又只有古是雅，一切的今都是俗不可耐了。他們是祖先崇拜的教徒，其理想在於消滅一己的個性，使其原始的魂魄去與始祖的精靈合體，實在是一種非常消極的厭世的教義。他們實現這個理想的唯一手段，便是大家大做其雅文，以第一部古書的第一篇的第一句爲程式，所以他們一派的文章起頭必有詰屈膠牙的四個字爲記，據說其義等於中國話的「呃，查考古時候……」云云。但是可惜國內

懂得雅音的人（連自以為懂的計算在內）雖然也頗不少，俗人却還要多；而且這些雅人除了寫幾句古雅的文字以外，一無所能，日常各事非俗人替他幫忙不可，這時候倘若說，「咨，汝張三，盜盛予！」那是俗人所決不會懂的，所以他們也只能拼出這一張嘴，說現代人的俗惡的話了。「雅手而俗口」就是指這一件事，中間的而字係表示惋惜之意的語助詞。

這正統的雅音派的文學，為平民和國家所協力擁護，所以勢力最大，但是別派也自由流行，不過不能得到收入八存閣書目的權利罷了。他們用拈鬪的方法認定自己的宗派，於是開始運動，反對一切的旁門外道；到了任期已滿，再行拈定，但不得連任。凡志願為文者，除入雅音派以外，皆須受一種考試，第一場試文字，以能作西洋五古一首為合格，第二場試學術，問盲腸炎是本國的什麼病等醫學上

的專門知識。

編者跋

我剛將稿子抄到這裏，忽然來了一個我的朋友，——這四個字有點犯忌，但是他真是我的並非別人的朋友，所以不得不如此寫，——拿起來一看，便說這不是真的瘋人日記，因為他沒有醫生的證明書。雖然我因為鐵綫窠的關係，相信著者是瘋人，但那朋友是中產階級的紳士，他的話也是一定不會錯的，所以我就把這稿子的發表中止了。有人說，這本來是一篇遊戲的諷刺，這話固然未必的確，而且即使有幾分可靠，也非用別的篇名發表不可，不能稱爲真的瘋人日記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吉日跋。

雅片祭灶考

日本讀賣新聞十一月二十四日附錄記述當日廣播電話的節目，有下列這一篇文字：

『珍奇的支那風俗

供糖與雅片[◎]以祭灶神

一年一度的任意的請求

中野江漢君的有意思的趣味講座

今天是支那祭灶神的日子。因此今晚的趣味講座有中野江漢君的談話，題爲「日本所無的珍奇的支那風俗」。中野君本名吉三郎，號江漢，多年在支那，努力于支那風物之紹介，著書也有二三種，現爲支那風物研究會主。

向來有人說支那與日本是同文同種，因此以爲一切都是同的，其實思想風俗習慣非常差異。例如支那人是非常精于計算的國民，無論什麼事都很打算。舉其一例，有稱作「功過格」計算日常道德標準的東西，因了這個標準以爲自己的行爲之收支計算，自己的行爲之批判。又支那人以爲宇宙係天所造成，人亦係天所造成，故造人的天亦當然保育人類，予人以種種的食物，也同樣地在道德上引導人類，卽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因果報應之思想是也。天則遣其代表者灶神至下界，監視人類，這位尊神故爲一家之主人公，是最可怕的東西。又因此因果報應之思想發生一種的宿命觀。無論什麼事，大抵多以爲是運命而斷望了，例如連續遇見不幸，說是「苦命」，因爲生就這種運命，說是「沒法子」，就斷望了。——現在說祭這個灶神的日子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這一天裏，這位尊神一年一度昇天去，把一年間

的人的行爲報告于天上的神道。因此在這天，供了糖和雅片及酒，請求不要報告惡事，單把善事報告上去，對於尊神使用賄賂，請託于自己有利的事，這豈不是支那式的，很有意思的麼？此外還有吃人的風俗，世界無比的死刑方法，因為想使子孫不絕，想尊崇祖先，發生絕端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有什麼「人市」，賣買女人的風習等，爲日本人所萬想不到的風俗，還很多很多。今夜就只是講這一件事罷了。」

我抄了這篇文章之後，禁不住微笑了一笑。在支那多年，著書也有二三種，尊爲支那風物研究會主的名人，還不知道中國民間的祭灶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這真可謂「恭喜」之至了。我在南京住過五年，北京十年，浙江二十年，却沒有聽說有人請灶王抽大烟，雖然現今南北厲行烟禁，治病執照已經填發，將來會有用雅片敬神之一日也未可知。對於尊神使用賄賂，這却是真的，因爲凡是祭獻供養無不合

有這種意味，即使不用鴉片而只有酒，即使不是自乾而是日本的神酒！我想到這里不免發生一種感慨，日本與中國雖然不是同文同種，究竟是有關係的，不是老表，也總是鄰居，好好歹歹有許多牽連，若想找他家的漏洞時稍不小心，便批了自己的嘴巴，不可不慎。譬如所謂人市罷，我不知道是在那里，但以中國的這樣野蠻而論，號稱民國而婢妾制度還公然認可，這種市集當然是可以有的，無論現在事實上有沒有；然而，東亞之事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說起人市，就令人不能不聯想到日本有名的吉原，——這里似乎應當聲明一下，我不曾登過吉原的「樓」，不過這地方是知道而且到過的，有一年春天曾同我的妻，妻弟，妻妹夫婦，去看過吉原的「夜櫻」，關於吉原的文獻則現代的還存有一本明治四十三年（1910）的新吉原細見。那種勸工場式的賣笑，西洋人如哈利思之流大約又要嘲笑了，但是到過

倫敦巴黎的人也會找出他們的暗黑面來，叫他出一個大醜：甚矣專想找他家的漏洞之難也！

新吉原細見序很有意思，附譯于此。文曰：公娼制度爲日本所固有，蓋以花魁（*oiran* 娼妓之嘉稱）爲美術而可尊重，對於此說或有反對者亦未可知，但生理的情欲終難防止，壯年男子如遇街燈影暗躑躅于柳陰之曖昧婦，危險無踰此者，不但一生殘廢，且傳惡疾于子孫，此實明于觀火也。故欲滿足安全快樂，當以買有風骨尙意氣的花魁爲最佳，花魁者清淨無垢，無後患者也。若云獎勵誘引，則吾豈敢。惶恐惶恐。

四十三年之三月，南史題。

還有一層，平常所謂風俗，當以現代通行者爲準，不能引古書上所記錄，或一兩個人所做的事，便概括起來認作當世的風俗。倘若說

這是可以如此說的，那麼我們知道德川朝有過火燒，鍋煮，澆滾湯，釘十字架種種死刑方法，也可以稱他是世界無比，根據了男三郎的譬肉切取事件，也可以說日本有吃人的風俗。但是頭腦略為明白的人便知道這是不對，因為後者是個人的事情，（雖然人肉治病是民間的迷信，）前者乃是從前的事情了，現在日本的死刑是照文明國的通例，用絞法的，他們絞死逆徒幸德秋水難波大助等，正如大元帥之絞死李大釗等一千赤黨一樣，而日本病人平常之不會想吃人肉湯，大抵也與中國沒有多大不同。假如連這一點常識都還沒有，怎麼講得學問？本來講學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風俗研究也不是例外，要講這種學問第一要有學識，第二要有見識，至于常識更不必說了。風俗研究本是民俗學的一部分，民俗學或者稱爲社會人類學，似更適當，日本西村眞次著有文化人類學，也就是這種學問的別稱。民俗學上研究禮俗，並

不是羅列異聞，以爲談助，也還不是單在收錄，他的目的是在貫通古今，明其變遷，比較內外，考其異同，而于其中發見禮俗之本意，使以前覺得荒唐古怪不可究詰的儀式傳說現在都能明瞭，人類文化之發達與其遺留之跡也都知道了。這實在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也很難，不是第二流以下的人所弄得來的。日本對於中國的文哲史各方面都有相當的學者正經地在那里研究，得有相當的成績，唯獨在民俗學方面還沒有學者著手，只讓支那浪人們拏去作招搖撞騙之具，這實是很可惜的事。日本人要舉發中國的野蠻行爲，我決不反對，但是倘若任意說謊，不免要來訂正幾句。其實這種謊話，凡是在中國僑寓的正直的日本人也無不知道，不過他們不敢揭穿罷了：第一，他們自然也想保存同胞的面目，無論他是怎樣的無賴；第二，誰又不怕無賴的結怨呢？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是害羣之馬，他們怕馬踢而不敢去惹牠，却不

知道一方面因了這種害馬的緣故而全羣並受其害了。

十六年十二月四日，

剪髮之一考察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順天時報載有下列一則新聞，題

「世界進化中男女剪髮不剪髮問題」，——

「東京八日電，女子剪髮，日人頗嫉視之，認爲係東方之傳染病。女子剪髮問題實南起馬尼拉，北至哈爾濱，西起孟買，東至東京，家庭中，社會中，老少之間，保守與急進各派中，常惹起極大風波，雖謂梳髮一事極屬小節，但已致社會之不安，竟至與政治法律發生關係，除非島有剪髮稅之外，日本警察對待剪髮之女子則認爲墮落者，對長髮之男子則認爲赤化。前此遠東各國女子保重美髮之風似已屬過去，而反對剪髮最力者當推日本，最近大阪電影公司竟將所有剪髮女伶盡數解僱，併告各女演員云，髮不蓄長則勿庸回職也，而東京

警察對女子之剪髮竟認爲與裸體同等屬於違禁，同時日（本）之青年男子有欲蓄髮作歐美之藝術派者，亦爲警察所不容，其感受之苦痛與女子正同。日本各大城警察每遇蓄髮之青年男子，即拘入警署審訊其是否懷革命思想，或須受嚴重之監視，但多數青年寧受警察之監視，亦不忍去其長髮。夫髮之長短，在女則以長爲善，在男則以短爲善，亦誠近代不可解之習俗云。」

我讀了此文之後，閉目沉思了一忽兒，覺得這個「習俗」並沒有什麼不可解。簡單地一句話，這便是「狗抓地毯」，謎底是「蠻性的遺留」。野蠻時代，厲行一道同風之治，對於異言異服者輒加以「嫉視」，現代專制流行，無論是赤化的俄羅斯，白化的義大利，或是別色化的什麼地方，無不一致地實行獨斷高壓的政治，在這個年頭兒，男女之剪髮蓄髮當然非由當局以法令規定不可，否則就是違禁。我們

只要就記憶所及，不必去翻書，考究一下，如滿清入關時之留髮不留頭，「長毛」時代之短髮者爲「妖」，孫聯帥治下之江西殺斷髮女子（以前有三一八，忘記先說了，）與一撮毛的男子，上海灘人稱斷髮女子爲女革命，（這本是說在聯帥治下的時代，現在是怎樣，鄙人遠在京兆不能知道，）討赤的奉吉黑直魯之罰禁女子剪髮，反赤的廣東之殺戮剪髮女子，成例甚多，實在叫一個工友來數還數不清。爲什麼頭髮如此關係重大呢？是的，頭髮是身體的一部分，也就是性命的一部分，不可輕易把牠弄長弄短，這只請去看江紹原君的研究髮鬚爪便可明白，不過在這里這倒還在其次，最要緊的乃是這頭髮的象徵，——即是主君對於臣僕，男子對於女子的主權。夫幾縷青髮，何關重要，在吾輩視之，拉長剪短，大可隨意，至多亦不過影響到個人形相的好醜，旁聽者以己意加以愛憎，如斯而止矣；然此把頭髮拉長剪短之

中所包含的政治意義却非同小可，難怪當局見而「心上有祀天之慮」，爲保護既得權利起見不得不出以斷然的處置也。男性的主權者既規定頭髮在女則以長爲善，在男則以短爲善，斯卽天經地義，無可改變，如有應短而反長，應長而獨短，則卽是表示反抗，與不奉正朔服色同，當視爲大逆不道，日本警察認此等男女爲墮落者與赤化，實甚得此意也。在中國因有「二百餘年深仁厚澤食土踐毛」之關係，對於辮髮頗有遺愛，故男子之長髮以至有辮子者在社會上卽使不特別受人家的愛敬，亦總無違碍，可以自由游行，唯一撮毛者始殺無赦，與日本寬嚴稍有不同。至于女子則長髮乃是義分，不服從者卽係叛逆，其爲男性所嫉視固其所也，北方旣罰辮于先，南方復捕殺于後，雖曰此係李福林君之政策，但總可以見南北討赤固有同心，卽對於女子剪髮之男性的義憤在中國亦頗有一致之處也。不佞亦係男性一分子，擁護男

權，不敢後人，唯生性遲鈍，缺少熱狂，迴思愈久，疑問愈多，遂覺得男子此種行爲未免神經過敏，良如梁實秋君所說，此刻中國是在浪漫時代也。我外出時固常見斷髮女子之頭，然亦常見其足；雖曰剪髮，既不如尼，亦不如兵，或分或捲，仍有修飾，至于脚上之鞋，也相當地美麗，而且有些還是高跟而且頗高的。因此我覺得那些男性的確是神經過敏或者竟是衰弱了。女子剪了男性所規定的長髮雖屬貌似反抗，但我們看那些鞋便可知她們還著實捨不得被解放，此其一；她們穿這種鞋，大抵跟時式，也就還是爲悅己者容，即是不用這些鞋了，而那剪短的頭髮也還是一種「容」，此其二；因此可見她們的剪髮並不是怎麼大的叛逆，而男性之狼狽胡鬧有點近于發呆，這實在令我也有些難爲情。感情是野蠻人所有，理性則是文明的產物，人類往往易動感情，不受理性的統轄，剪髮問題即其一例，此亦可謂蠻性遺

留之發現也。

還有一種理由，特別是關於女子的，是薩滿教的禮教思想。新聞原文上說得很是明白而且有趣味，云「東京警察對女子之剪髮竟認爲與裸體同等屬於違禁」，可見在這個嫉視裏面有幾分是政治問題，有幾分是「風化」問題了。我向來不懂這兩個神秘的字的意義，後來從原始宗教上看出來這就是所謂太步（Tabu，禁忌？），是一種穢氣毒氣之傳染，形而上的感應。現代社會以裸體爲違禁，表面上說是因爲誨淫，挑發旁人的欲情，其實最初怕的是裸體的法力，這個恐怖至今還是存在，而且爲禁止裸體的最大原動力。古今中外有許多法術，作法時都要裸體，而且或如書上所說，被髮禹步，現在記者說剪髮與裸體同等，這是從下意識裏自然地發出來的，一句素樸的話，却含有深厚的意義。女子的頭髮如不是挽作什麼髻而披散了或是剪短，這

便有一種不吉，特別降于男性身上，有如裸體，無論他們怎樣想看，但看了總是不吉，如不是考不取科名，也要變成禿子！民間忌見尼姑，和尚則並不忌，凡見者必須吐唾沫于地，方可免晦氣，如有同伴，則分走路的兩側，將該尼姑「夾過」(Gedult)尤佳。爲什麼呢？因爲她是剪髮的女子，因此她有法力，能令看見的男子有晦氣。今之熱心維持禮教的政府與社會實在就是傳這個迷信的正統，把個人的嫌惡被除的行爲轉爲政府的嫉視，把吐一口唾沫變做政治法律的干涉罷了。有人疑心，一切道學的反動都有色情的分子，政府社會之注意女子的禪穿不穿，髮長不長，明明是這種徵候，如去從政治和禮教上尋求牠的原因，未免有點太迂闊了。這一節話我也承認，我知道這些反動裏含有色情分子很多，不過我不單獨把牠當作一個原因，却將牠包括在上文的兩個原因裏了，因爲政治的或禮教的嫉視女子之剪髮其動機原

都是色情的，與疾視男子之長髮原因不盡同也。——江君的髮鬚爪總說即將出板了，有這些好材料可惜不及收入，希望再板時能夠改訂增廣，或者到那時候材料勃增，可以單出一巨冊的髮之研究亦未可知罷？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于北京，嚴寒中。

後記

費了好幾個禮拜的工夫，把這一百三十篇文章都剪貼好，校閱過，談虎集總算編成了，覺得很是愉快，仿佛完了一件心事。將原稿包封，放在一旁之後，仔細回想，在這些文章上表現出來的我的意見，前後九年，似乎很有些變了，實在又不曾大變，不過年紀究竟略大了，浪漫氣至少要減少了些罷。我對於學藝方面，完全是一個「三腳貓」，隨便捏捏放放，脫不了時代的浪漫性，但我到底不是情熱的人，有許多事實我不能不看見而且承認，所以我的意見總是傾向著平凡這一面，在近來愈益顯著。我常同朋友們笑說，我自己是一個中庸主義者，雖然我所根據的不是孔子三世孫所做的那一部書。我不是這一教派那一學派的門徒，沒有一家之言可守，平常隨意談談，對於百

般人事偶或加以褒貶，只是憑著個人所有的一點淺近的常識，這也是從自然及人文科學的普通知識中得來，並不是怎麼靜坐冥想而悟得的。有些懷舊的青年會評我的意見爲過激，我却自己慚愧，覺得有時很有點像「鄉愿」。譬如我是不相信有神與靈魂的，但是宗教的要求我也稍能理解，各宗的儀式經典我都頗感興趣，對於有些無理的攻擊有時還要加以反對；又如各派社會改革的志士仁人，我都很表示尊敬，然而我自己是不信仰羣衆的，與共產黨無政府黨不能做同道。我知道人類之不齊，思想之不能與不可統一，這是我所以主張寬容的理由。還有一層，我不喜歡舊劇，大面的沙聲，旦脚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亂滾，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過火的事物我都不以爲好，而不寬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頭腦不是現代的，不知是儒家氣呢還是古典氣太重了一點，壓根兒與現代的濃郁的空氣有

點不合，老實說我多看琵琶詞侶的畫也生厭倦，誠恐難免有落伍之慮，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大約像我這樣的本來也只有十八世紀人纔略有相像，只是沒有那樣樂觀，因為究竟生在達爾文菲來則之後，哲人的思想從空中落到地上，變為凡人。

民國十年以前我還很是幼稚，頗多理想的，樂觀的話，但是後來逐漸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價，尋路的人一篇便是我的表白。我知道了人是要被鬼吃的，這比自以為能夠降魔，笑迷迷地坐着畫符而突然被吃了去的人要高明一點了，然而我還缺少相當的曠達，致時有「來了」的豫感，驚擾人家的好夢。近六年來差不多天天怕反動運動之到來，而今也終於到來了，殊有康聖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這反動是什麼呢？不一定是守舊復古，凡統一思想的棒喝主義即是。北方的「討赤」不必說了，即南方的「清黨」也是我所怕的那種反動

之一，因為牠所問的並不都是行爲罪，——以思想殺人，這是我所覺得最可恐怖的。中國如想好起來，必須立刻停止這個殺人勾當，使政治經濟宗教藝術上的各新派均得自由地思想與言論纔好。孟子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句老生常談，到現在還同樣地有用。但是有什麼用呢？棒喝主義現在正彌漫中國，我八九年前便怕的是這個，至今一直沒有變，只是希望反動會匿跡，理性會得勢的心思，現在却變了，滅了，——這大約也是一種進步罷。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聲明。

次号

册数 2 定价 / 0.00

上海书店



周作人著談虎集下卷，實價九角
一九二九年六月三版，北新書局發行

五〇〇一——七〇〇〇

北新書局發行周作人譯著書目

自己的園地，改訂本，價八角

雨天的書，價八角

陀螺，譯詩小品集，價八角

炭畫，顯克微支小說，價八角

狂言十番，日本古喜劇，價七角

冥士旅行，譯文五篇，價四角

瑪加爾的夢，科羅連珂小說，價三角半

澤瀉集，價五角

談虎集，價一元八角

加玖分

